



書叢藝文葉藍

安蒂小姐姐

行發社版由化文界世 著冰 陶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藍葉文藝叢書

安蒂小姐

陶冰著



世界文化出版社發行



序「安蒂小姐」

宇青

陶冰女士是後起的女作家之一，她這部「安蒂小姐」長篇創作，敘述一個少女凄苦的童年，直至青春蓬勃的少婦時期，而步入社會的一生。更貫以祖母，媳婦，孫女三代的悲劇生活。其中描寫的人物有血有肉，尤其對於少女內心的纖微心理，異常細膩。刻劃人物性格，真實生動。更描繪出安蒂被逼作舞孃的淒愴生涯，超過舞女孟燕向社會呼籲的悽慘身世。

可是，安蒂竟像秋天的楓葉，一度吐豔以燃燒的青春之生命點綴了人間美之後，無情的殘冬却悄悄地湮沒了她的熱情。安蒂的勤讀奮鬥、聰明勇敢，為生活不惜獻出了她的青春和美貌；終於因社會的殘酷，愛情的打擊，粉碎了她脆弱的心靈，一顆聖潔的善良的靈魂殞落了。她的受難和犧牲，是多麼震撼人心而使讀者同聲一哭啊！因為安蒂代表着千萬婦女向上奮鬥的意志遭遇社會冷酷無情底摧殘的悲愴命運。

正如作者所說：「我這小說中的美人，為我全心魂所愛的，為我努力表現她全部美的」。她不僅美，而她是女性反折磨的戰鬥史詩，是抒情的少女心聲的呼喚，是職業婦女爭取工作平等的號角！陶冰女士寫作中的「女記者生活」和在首都晚報副刊上連載的「苦女求生記」兩部長篇小說，我相信會更成熟，更完美底表現她的才華，因為她文筆的樸實，雋永，流暢感人之深，是近年來不可多見的。希望她努力創作，與美國「飄」作者密契爾女士，英國「永恆的琥珀」（虎魄）作者愛莎女士媲美，為中國女作家在世界文壇上爭一席之地。



857.1
856=55

目次

序文	(一)
一 安蒂的童年	(一)
二 優秀的小姑娘	(六)
三 她開始流浪	(一五)
四 婦婦的抑鬱	(二三)
五 衝出了同性戀愛的圈子	(二七)
六 揭開了心底秘密	(三三)
七 告密的婦人	(四〇)
八 不敢公開的約會	(五〇)



- 九 瀑布前的情話……………(一五)
- 十 多事的保長……………(一六)
- 十一 求婚……………(一七)
- 十二 又出來一個不幸的女人……………(一八)
- 十三 會三小姐的朋友……………(一九)
- 十四 貞操是怎樣送掉的……………(二〇)
- 十五 做了一次太太……………(二一)
- 十六 究竟是誰的罪惡……………(二二)
- 十七 一個最偉大婦人的死……………(二三)
- 十八 狂歡中的兩個陰影……………(二四)
- 十九 遺棄的嬰兒……………(二五)
- 二〇 理想的幻滅……………(二六)

一 安蒂的童年

北平——古老的城市。充滿了陳舊的，腐蝕的氣息。

這裏歷代保留下來的宮殿、庭園、湖山、是居民們唯一向外方人士誇耀的勝蹟，正如同那些官家遺族，保存他們的封建思想與舊禮教一樣。

這是一個禮貌的城市，連拉黃包車的都要穿着長衫，含着烟斗，像太爺似的，必恭必敬的坐在車桿上候着客人。

民國十六年，北平前門大脚胡同一個古老的院落裏，住着一家官家的後裔，主人羅老夫人，自從她丈夫死了以後，響往着昔日的威風，更成了官迷，於是便將自己的獨子送到中國大學習政治，想使自己有一個顯赫的暮年。一面又替兒子討了一個如花似玉的書香人家的女兒做媳婦，以便生下孫兒來傳宗接代。結果，她的目的是達到了，在兒子大學畢業後的一年，媳婦已是一個孫女同一個孫兒的祖母了。兒子做官的事，也有幾處在接洽中。她畢生的大事，算已達到目的，祇等待着幸福來消磨她的餘年。

這是一個多難的季節，國家雖然在外表上是統一的中華民國，其實內部仍是紛亂不堪，內戰頻仍。於是她的獨子捲入了政治的潮流。在她安享了幾個月老太太生活以後，兒子便在內戰中失蹤了，任她多方打聽，也探尋不出一點消息。傳說是死了，但是怎麼死的，誰也不知道，她兒子服務的軍隊裏，也沒有給她一個通知，因為軍隊已經開往到無錫了。

她的生活漸漸地艱難起來，內戰打破了嬌金黃色的安享晚福的美夢。媳婦是一個大戶人家的閨女，除了帶孩子外，不能拋頭露面的到外面去工作，那末，一切事情就要靠她來苦心經營了。

首先，她們辭掉了佣人，繼而變賣家產、飾物、等到一切都沒有辦法的時候，她們不得不向親戚求援了。於是羅老夫人經商的弟弟，替她在湖北武昌買了一棟房子，而且答應贍養她們一家，並且寄了充足的路費來，她們一家就作了一次整個的遷徙。爲了生活，她們告別了暮氣深沉的家鄉，而將兩個幼小的生命，帶到了革命的發源地。

她的媳婦——婉春，是一個最賢淑的女人，她對於詩書有濃厚的興趣。她也能做詩，雖然詩做得不好，但是平仄却不會弄錯；她不喜歡三從四德的教條，但是她愛丈夫，愛兒女，同情婆婆的不幸，雖然她可以回娘家去過極富麗的生活，但是她甯愿同婆婆，兒女守在一起，過貧窮而寂寞的生活。她用最大的毅力與勇氣，克服了孤獨的青春的苦惱，用她同她丈夫的溫馨的回憶，與對孩子們的期望，來填補她空虛的生活。她是一個最富有忍耐性的女人，她更在嘗試習慣勞苦，但是她卻潛隱着最剛強的個性，不屈服於勢力，金錢，與各種其他的卑鄙事件，却甯願拿最大的愛心去同情她生活圈子裏一些不幸的人，就是犧牲自己的幸福與利益，也毫不顧惜，正像她的詩裏所寫的人物一樣，

這是民國十八年的時候，安蒂已經六歲了，她的弟弟——羅超也有兩歲；在羅老夫人與婉春的鍾愛厚望之下，安蒂是應該啓蒙讀書了，何況她又是一個極聰明的孩子。

所謂啓蒙，不過就是把安蒂送到學校去的意思，其實在婉春的教導下，她已經認識了幾百個方塊字了，而且還能說幾個簡單而不準確的英文字，如鼻子、眼睛、嘴之類，那是她爸爸教給她，而經她的媽媽保留在她的記憶裏的。此外，她還能唱一些簡短的歌，揮着小手跳舞，就憑這些已博得人們的讚美和喜愛了，何況她還有那一付蘋果般的小臉，更配上了那一對圓圓的烏珠呢！而且她又是一個最懂禮的小孩，見了人就鞠躬

，擡起小嘴喊伯伯，她又成了鄰居們寵愛的小天使，大家爭着要收她做乾女兒。

始終不能從安蒂腦袋裏移去的印象是：啓蒙的時候，拜孔夫子和老師的一幕，那是羅老夫人的主意，她最反對新學校裏教孩子們的一些大狗跳小狗叫的玩意，所以執意把她送在附近的一所私塾裏，當紅燭高燒，磕頭禮拜以後，她就被那兩眼深陷的瘦老頭子，安置到後面角落裏的一個高桌子上。桌子太高了，她的下巴剛好觸到桌子的邊沿，她看不見老師，她相信老師也看不見她，因為在他們之間，還有很多高大的學生，足以擋住彼此的視線，假如安蒂低着頭，她整個的人就在桌面之下了。坐在凳上的時候，她的腿總是懸在半空的，要爬上那高的坐凳，也要費她很多氣力，所以她索興蹲在地下玩。而那位老先生是從來不巡視學生的，他的職務只是在學生的書本上打着紅點，與拿了一塊板子打學生的手掌心。

安蒂讀的一本書是：「人之初」。最先，她被先生的板子嚇住了，當先生教她兩句：人之初，性本善的時候，她就死命的把它記下來。以後，每天上學的時候，先生都爲她用紅筆在書上點兩句，而不耐煩的揮着手，叫她坐到她的角落裏去。既不叫她背書，也不打她的手掌心，於是安蒂便安心樂意的蹲在角落裏玩了，除了頭兩句以外，其他的什麼也不記得。只記得一句苟不教，性乃遷，因為苟不教與狗不叫同，狗叫不叫爲什麼性乃遷，她就不懂，她想問老師，又給老師那付刻板的嚴厲面孔駭住了，想回家去問媽媽，但是等她一邊走，一邊玩到家的時候，她已把這問題忘記到九霄雲外了。於是在第二天上學的時候，她又記起了狗不叫。但是這一直是一個疑問，直到她長大了以後，才自己找出了解答。

在她的記憶裏，爸爸是一個漂亮的，高貴的人；他身材高大，穿着整齊光亮的衣服，那是和私塾裏老師完全不同的。

他有秀長的、潔淨的面孔，他的神氣，據安蒂想，那是媽媽講的神仙故事裏的英雄。這模糊的輪廓，永遠刻劃在地底小腦袋裏。她比弟弟還要幸福，因為弟弟連爸爸的影子也捉摸不到了。

爸爸給她印象最深的是，教她說英文的一幕——那時，安蒂祇有兩歲，而口齒的伶俐，已超過一般的孩子了。爸爸抱她坐在自己的身上，握着她的右手，教她讀 *Good by*，以致把她的手搖得發酸，然而爸爸是高興的，因為他又教會了女兒一個英文字及它的用法。從這次以後，爸爸永遠在她的生活裏消失了，她再也沒有留下爸爸的，其他的記憶。

「羅安蒂！爲什麼叫這樣一個古怪的名字？替她改一個好不好？」那位嚴厲的老師一天向着羅老夫人說，他已很久看不慣這個名字了。

那是雨天，羅老夫人張着雨傘，送她的孫女兒上學。

「這是她爸爸起的哩！說是一個外國名字翻譯的吧！讓她去吧！她爸爸也不在了，就把這名字留着紀念他吧。」

於是，安蒂知道了命名的由來，要是爸爸在的話，她不是更要多被一個人喜愛嗎？但是爲什麼自己的爸爸會不在，別人的爸爸又都在呢？這又是一個疑問了。

「奶奶，爸爸到那裏去了？」一天，奶奶接她從學校回家的時候，安蒂在路上問。

「爸爸出去賺洋錢去了。」奶奶在哄着她。

「什麼時候回來呀？」

「過年的時候就回來的，回來同我們團圓呀！」

過年的時候，有好東西吃，好衣服穿，而且爸爸又要回來，這是孩子所喜歡聽的消息，安蒂的心裏是高興了，最期望着過年。然而羅老夫人却偷偷地在擦着她通紅的眼圈。

回到家裏，安蒂想把快樂帶給媽媽，媽媽正替弟弟做鞋子。

「媽媽！奶奶說爸爸過年要回來的，還帶一些洋錢回來，是真的嗎？」安蒂放下書包，望着媽媽說。媽媽微微地點點頭，低低的，簡單的說：「是真的。」

「奶奶還說爸爸回來和我們團圓哩！」

可是媽媽沒有做聲，她放下了鞋，將身子投到床裏去了，而將臉埋在枕頭上，她哭了！但是，她的哭聲別人定聽不見的，安蒂祇奇怪地看見她的肩頭在抽動着，於是便同那摸着牆壁走路的弟弟去玩了。

二 優秀的小姑娘

到武昌的第二年，羅老夫人的弟弟死了，一個新的景象又印到安蒂的腦子裏來，她們寬大的新住宅，被一個大胖子和他的家屬佔去了。在凌亂同淒涼的情況下，她們搬到了另一處黑暗，矮小的屋子裏。安蒂很清楚的懂得，那間住宅將永遠不屬於她們了，那房子是賣去了。而她最捨不得的就是鄰居的小朋友，同許許多多的乾媽。

遭遇雖然是不幸，却不能就誤孩子讀書的年齡，安蒂已正式進了一所省立小學。羅老夫人是用了全付力量在督促着，每日清晨送孩子上學，又在放學後把媽接回來。她陪着孩子一樣的，要在從家裏到學校去的路上，每日來去四次。

安蒂每天看見奶奶從一個小紅匣子裏拿出銅元來，媽媽整日躲在她黑暗的小房裏做着活計，或是倒在床上將臉埋在枕頭裏哭泣。這一切她都看慣了，毫不覺得奇怪，而且以為這是大人們應有的習慣。

但是就在這循例的愁慘的日子裏，她們又遭到了厄運，小紅匣子裏再也拿不出錢來了，她們不得不去倚靠婉春娘家的親戚。安蒂的學業作了一個初步的停頓，但是在媽媽與奶奶的督導之下，她仍是在進步着。

外婆是一個不懂得慈愛的老人，她以為女兒回家來住是應該的，為什麼要把婆家的人也帶來呢？就連這一對外孫，也是多餘的附屬品。於是在冷淡與言語的侵犯下，羅老夫人負氣的離開了她們，而單獨的在武昌尋找生活。

這給安蒂的小腦子裏印象是深刻的，她和奶奶有了不能分離的感情。在從前她每晚都睡在奶奶的懷裏，

而現在她却要單獨的睡在媽媽的腳頭，媽媽呢？整日的忙着要照料弟弟，很少有時間顧到她了。在她單獨的玩得寂寞與無聊的時候，她就格外地懷念奶奶。外婆則是不坐在牌桌上，也是很少同她談話的，否則就是叫她做一些不費力的小事。

「媽媽，奶奶爲什麼還不來呀？」安蒂總盼望着奶奶能和她住在一起，一天，她這樣問她底媽媽。

「奶奶永遠不會來了。」

「爲什麼呢？我要奶奶呀！」安蒂不禁哭了。

「這裏不是羅家呀！」媽媽的憤慨只有訴之於無知的女兒。

「我們不好回我們羅家去嗎？爲什麼一定要在這裏呢！」

「羅家窮，回去了沒飯吃。」媽媽的聲音有些啞了。

「爲什麼我們要窮呢？」窮字第一次嵌進了安蒂的小腦袋。

「誰叫你們是沒有爸爸的孩子呢。」媽媽的眼淚又淌下來了。

安蒂半天沒有做聲，忽然她領悟了：

「媽媽，要是我們有爸爸就不窮了，就有飯吃了，是嗎？奶奶說過爸爸過年要回來的，那末，我們又可以住在一起了，省得奶奶一個人住。」

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爸爸始終沒有回來。

這時候，婉春已做了一年半的小學教員，她已經將生活的重擔，從羅老夫人的肩上擔負了下來，她們一家又團聚了。

是民國二十年，洪水淹沒了整個繁華的武漢，低一點的地方，連屋頂也被淹沒。街道變成了水衢，划子代替了汽車，災民們遍處皆是，平民的臉上，祇看得見飢餓與淒涼。

安蒂的一家，搬到武昌的一個小山上，洪水的恐懼是沒有了，她們的生活靠了婉春的好運道的哥哥——安蒂舅父暫時的接濟，還能勉強地支持着。安蒂姊弟兩個，也從此交着好運道了。

安蒂姊弟倆，在他們媽媽同奶奶的悉心教導下，變得溫馴而懂得禮貌，他們常常警惕着，不去和一些齷齪，胡鬧而喜愛吵架的孩子爲伍，而常以孩子中最高尚的地位自居着。他們拿唱歌當作遊戲，以幫大人作事與讀書當作日常工作，於是在鄰居們的眼中，他們顯然被目爲最有教養，最好的兩個孩子。

鄰居中有一位是武昌基督教中華聖公會的會長，在洞悉她們的家庭境況以後，便把安蒂姊弟倆介紹免費讀一所教會辦的小學，於是他們姊弟倆學校問題又解決了。在洪水後不久，媽媽又得到了小學教師的位銜。她們的生活，勉強在平穩與簡單裏支持過去。

這樣一直過了六年。

安蒂小學的學業，將在民國二十六年春季結束。她驚人的天資與優良的品性，使她在學業與操行上都佔着首席的位置，學期終了的第一名，經常是爲她安排的。現在是用不着會長的叮嚀，校方也在自動地給她免費了。

在各方面安蒂都是優秀的，她更有音樂的天才，沒有人教導，她已能偷偷地在風琴上按出簡單的歌譜。

更有一付美婉的歌喉，她是禮拜日唱詩班中的領唱者，校方也並沒有因她非本教教徒而歧待她。相反地，在校方她總是獲到最後優等的一位。

安蒂已是十四歲了，然而她沒有穿過一件特爲她做的新衣服，她經常是穿的表姊妹們不要的破舊衣服，不是寬大得不合身，就是短到遮不到膝頭。同學們常在背地裏議論她的服裝，但卻沒有誰來當面笑她。在教會學校讀書的大半是貴族子弟，他們常常眩耀着他們戴的金戒指或是新製的皮鞋。但是老師們給與她的誇獎，使她覺得比什麼都要光榮。同學們用大量的早點錢吃着極可口而香甜的食品，她却將極少數的早點錢積聚起來，去買一本新出的歌本或其他的書籍，而經常是從清晨五點多鐘餓到十一點三刻時回去吃午飯的。她已是一個懂得艱苦，懂得奮鬥的孩子了。

校長很喜歡她，在她離職去美國的時候，送她很多禮物；有水紅紗的長衫，白力士鞋，還有一本精裝的載着插圖的聖經故事。

級訓導很喜歡她，常常送給她一些半舊的衣服，而且在聖誕節的時候，還特別送她一頂新的，編織的毛線帽。

沒有一個老師是不喜歡她的，她經常的被當作模範生提出，而讓別的學生做着榜樣。但是，還有一個星期，便要考畢業會考了，安蒂將永遠離開這所可依戀的學校，和愛她如子女的老師們。

她的心惆悵了！

不僅是爲了離別，離別後怎麼辦呢？更是一天到晚在偷偷地煩惱她的一個大問題。

媽媽的月薪是四十二元，但是經過了七折八扣以後，每月實得薪俸二十五元，她們家中的情形，是每月都在向外面借債的。米，也不知向別人借過多少次，常常是一升兩升的買着吃，當然，不要想有多餘的錢供給她讀書了。

「中學」對她是一個憧憬，是一個誘惑，她渴望着升學，但是怎麼能向媽媽同奶奶提出呢？那不是更增加她們的急愁與不安嗎？若是不讀書年紀這樣小，誰又願意給她工作呢？她又能做些什麼事呢？而且，「中學」是一個多麼美麗的地方，將有許多奇異的東西等着去發現與學習。而且自己又不是一個笨拙的孩子，在學校裏不是經常攷的頭名嗎？

安蒂的心悵鬱了當同學們興高采烈的談着升學或投攷事情的時候，安蒂總是迅速的將頭埋下來，避免同學們的問及，她底心裏早已是非常的難過了。

然而考頭名者，擬往那個學校，當然是孩子們必定關心的事情，不管她的躲避同學們仍加緊的追問她。

「羅安蒂！妳預備考那個學校？」

「不知道。」安蒂難過的搖着頭。

「考那個學校，妳都不知道嗎？」同學們有點微微的生氣了，彷彿安蒂是存心在他們面前保守祕密。

「確實不知道，我媽媽還沒有對我說哩！」安蒂的眼睛要紅了，她將受到怎樣的命運，她確實是不知道。就是媽媽叫她不要再讀書了，她也不能有一點怨言，因為家中艱難的境況她是知道的。

要是有錢的話，媽媽同奶奶早就商量好了，讓她去投考那一些學校，然而現在媽媽同奶奶好像都怕提起這件事似的。媽媽星期六從學校回來的時候，同奶奶談起的總是米、油之類的事，安蒂不敢再將自己的煩惱

告訴她們，她曾經打聽過中學繳費的事情，省立中學要繳費十九元，包括制服費在內，即使不穿制服，也要將費繳齊的，否則不許註冊入校，私立中學，費用就更大了，每學期需繳七十餘元，連書籍，制服等其他費用，合計需媽媽三個月的薪金，無論讀省立或私立中學，都是她們能力上辦不到的事情，在安蒂的一再思考之下，她失學的命運是已被決定了。

她心裏並不是沒有打算，她和別的同學一樣，早將自己所理想的和一般人口中所讚賞的學校選定了。那裏有好的設備，優良的老師，完美的校風。但是那是私立的，需要一次繳足七十餘元才能進學校，假使她有錢的話，假使她們家中一個月有一百元以上的收入，她是要決定去投考這學校的。可是她現在不敢把自己的希望說出來，這當然是一件辦不到的事情，同學們一定會譏笑她，或者是同情她，而譏笑與同情都不是她願意接受的，那全是侮辱，最大的侮辱。

所以，她的眼睛紅了，也不讓眼淚在同學面前流出來，趕忙低頭遮掩過去。

孩子們有的是眩耀誇大的個性，那些同學得不到安蒂確切的回答，她就要誇示自己對媽媽的辦法了。

我媽媽要我去攷省立中學，但是我喜歡希理達，我要讀希理達，就怕考不取。」

希理達！這不正是安蒂所憧憬的、所理想的一個學校嗎？地再也忍耐不住了，但她却將那放聲的一哭，改爲一聲猛烈的咳嗽，於是用手巾擦着鼻子，低着頭，衝向室外去，她不敢停留在他們的談話中。

這一次談話，安蒂連午飯都沒有心情吃，很早的便到學校來了。

她首先經過的是辦公室。照習慣，她是每經過那裏的時候，都要看看辦公室裏的掛鐘的，可是這次當她從沉思裏抬起頭來看鐘的時候，却正好碰見了站立在辦公室門口的訓導主任萬邦興先生，他正拿着牙簽剔

看剛吃過飯的牙齒。

安蒂沒有防到他在這裏。一時她惶惑了。

萬先生却將眼睛定定的看住她，似乎在想什麼。

「安蒂，妳預備考那個學校呀？」突然萬先生把她喊住了。

又是這樣的一捶擊中了她幼小的鬱悶的心靈。

她一時找不出適當的話來答應。

「妳不想讀書了嗎？」萬先生似乎有一點惋惜的口氣。

「我想。」安蒂再也忍不住那早欲奔放的眼淚了。

羅安蒂的家境，幾年以來，是每一個先生所洞悉的，萬先生對羅安蒂的愛護，是超過了自己的孩子，他已經是五個孩子的父親，他瞭解安蒂不能約束的眼淚，他關心安蒂的未來，正如同安蒂自己所憂慮的一樣，但是他不能在金錢上幫助她，因為除了孩子外，他還有父親、母親和妻子，要不是教會給他津貼，他也一樣的要度着艱苦的命運。

「妳想讀那一個學校呢？告訴我，不要緊的。」萬先生的聲音，親切得真像自己的爸爸，安蒂再也沒有顧慮了。

「我想讀希理達」她沖口喊了出來。

「希理達要招考了吧？」

「明天報名截止，後天考試，星期五發榜。」安蒂是早已打聽得清清楚楚的了。

「那末，你今天就去報名，我先給你填好一張修業證書，考取了我替你想辦法。」

安蒂高興得要發瘋了，要不是爲了尊敬，她真想去擁抱萬先生，但是她那副驚喜與感激的像，已够使萬先生快樂了。站在基督的立場，他是應該幫助一個窮苦的有希望的好孩子的。

安蒂去投考的一天，就幻想着自己已是那所優良、靜穆的學校裏的學生了。

「我將在這綠草茵上散步！我的腳將親吻這軟綿綿的柔得像海棉一樣的草。我將呼吸樟腦樹的幽香，在它的樹蔭下看着書。傍晚同清晨，這一間間的小琴房，將供給給我清甜的琴聲。禮拜天啊，這裏也有幽揚的頌主聖詩。那些大玻璃窗內將是我的課室；還有那些鋼絲床，同一段整潔而有秩序的生活。還有白雲；藍天；清晨的太陽，一些深奧的課本……」

「這一切都將屬於我，我將是這裏面的學生。」

安蒂果然考取了，所有的學校裏的先生都知道她考取了。爲了她升學的問題，校方特爲她招開了一次校務會議，會議的結果是：一面以學校的名義去一封公函給希理達校方請求替安蒂免一部份學費，並特別將她品學兼優，屢居第一陳列出來。一面又派教友領安蒂去謁見主教，主教是美國人，請他替安蒂出餘下的，不能免的費用。

老師們對羅安蒂的希望是大的，她是這所小學裏數十年來，第一個最得意的學生。

「我說她考第一吧！你看，這文憑上又是第一！」萬先生興高采烈的捧着安蒂的文憑，向其他的先生及羅老夫人說。

「這都是老師的教導有方。」羅老夫人連嘴也笑得合不攏了，她是特別領着安蒂來向老師們道謝，並來

領取她的小學文憑回家的。

奶奶同媽媽對安蒂的希望大了，因為老師們都是這樣的看重她：『羅安蒂，當然是一個聰明可愛的孩子，她一向就比別的孩子聰明。』

媽媽更說：『我要把安蒂當男孩子看待的。』

親戚們對她希奇了，他們希奇的是，怎麼羅家有錢送她女兒讀這樣的貴族學校？

安蒂的心裏是比任何人都更要快樂，她的希望實現了，她再不担心她的升學問題。當同學們問她：

『安蒂，妳預備讀那個學校？』

『希理達啊！當然。我不是已經考取了嗎？』她毫不遲疑的說，而且還加一句：『妳呢？』

『我還沒有決定。』對方搖著頭說。

『妳不是要讀希理達嗎？』安蒂反追問她。

『考了兩次都沒有考取呀！』對方羞澀的說着，同時對她投着羨豔的眼光。

安蒂現在想到更遠的事情了，她想：在進了中學以後她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就是說：她將決定做人的方向了，譬如文學家，或是科學家；博士，或是碩士。她小心裏所裝的東西，更是別人從她的年齡上猜不透的。

三 她開始流浪

在安蒂畢業後，還未進中學的暑假期中，七月七日，日寇發動了蘆溝橋事變，全國人民沒有一個不歡欣鼓舞摩拳擦掌的想和日寇廝拚，這正是報仇雪恥的時候。

安蒂也特別興奮，她不能忘記課本上告訴她的，朝鮮、台灣、琉球與東三省那一大串血的慘案，和那些豐美的地方，尤其是在中國版圖內的東三省。

無論誰對這次戰爭都是樂觀的。

八月一日，安蒂正式上課了，她慶幸自己真正的做了希理達的學生，她現在是中學生了。

她在小學時所有優點，又帶到中學裏來，於是她又照例的得了老師們的寵愛與誇獎。但却被一些比她大些的同級學生所妬嫉，安蒂有點苦惱，因為那些嫉妬她的學生，老是找一些不重要的事情麻煩她。例如：不要她的攷試卷交快，不要她天天習小字……；但整個的說來，安蒂是快樂的，因為她是希理達的學生，而且是優秀的學生。

可是不幸的事情接踵來了，當她們預備過一個快樂的聖誕節的時候，上海在十一月十二日陷落了。而大家焦切的首都南京，在苦戰了一個月以後又被淪陷。同學們拍桌子放聲大哭，彷彿首都沒有了，中國也就完了似的，誰又願意做亡國奴呢？

傷兵源源朝後方輸送，這第一批退下來的傷兵，因為國家對他們還沒有適當的處置，對於傷兵優待的條例還沒有頒佈出來，他們沒有受到血戰後應有的榮譽與享受，加上一股無知的老百姓，見了他們的垢形鳩面

，又給以輕視與迴避，養成了他們一種變態，憎惡老百姓的心理，他們以光榮戰士的身份，到處爲所欲爲。於是一些非禮的事情，天天傳到人們的耳朵裏來，女學生更視傷兵如猛虎。

但是學校裏的美國人，仍在籌備過聖誕節，他們想趁這節日爲中國祈禱着勝利和平。可是在一天的傍晚，教歷史的杭小姐，氣急敗壞的從校外跑進來，她向着圍繞着她的師生們說：「有四五個傷兵，他們在後面追我，要我把大衣脫下來，」她懼怕的並不是大衣，而是怕傷兵的無禮！！。

對於女孩子們，這該是一個可怕的事情，但是校方卻用他極鎮定的手腕來制止驚慌，學校仍照常上課。這十二月二十的夜晚，在十二點鐘過後，有些驚醒的同學聽見了校外的哄鬧聲，而且還夾雜着稀疏的步槍聲，她們聽見了叫罵聲，聲音是那樣的粗野而洪亮。

「把門開開；不開老子們打進來！」

「她媽的！咱們在前方把腿子都打斷了，她們還在這裏天天唱歌享福，把門開開！」

傷兵們以爲，在戰爭期中，學校裏也是不應該唱歌的。他們以爲人們把他們流血的事蹟忘記了，而想藉這理由來滿足自己的願望。

同學們嚇呆了，她們麻木地將被蒙住了頭。

守門的慌得不知所措，他去報告校長，校長又去召集了全校的外國人，於是這羣——七個——美國人，執着手槍，威鎮了那一羣——約二三十——胡鬧的傷兵，傷兵們退了。而學校也就在第二天宣布提早放假，其實就是解散。

第二學期二十七年，校方克服了困難，他們借了城內文華中學的一個角落開學了，所以安蒂靠了主教的

幫助，仍得做希理達的學生。

但是，不幸又來了。

長江下游，不是一個能戰能守的地方，武穴黃岡，都聽得到作戰的砲聲。不久這砲聲，在武漢的人也可以在睡夢寂靜中依稀聽見。學校提早結束了。人們相見全是談的準備逃難的事情。有很多人想到湖南去，有些人也想上四川，沒有一個人是想捲入戰爭的漩渦裏去的，戰爭是太可怕了，他們都要帶着家小，逃！逃！逃！敵機已先日寇攻擊到武漢了，漢口的法租界是最好的躲警報區，一般人民的心理，祇要站到租界的木柵門邊，便覺得是安全了，而其他區域的人，祇有躲到桌子或床鋪底下。武漢的防空壕，活像一個沒有封口的墳墓，高度不及三尺，深度不到二尺，便已看得見水了。頂面蓋的一層土不及五寸厚，一塊炸彈片便可以洞穿過去，即使是一點常識也沒有的人也不會去躲。

租界區的房屋便趁機大敲竹槓，尤其是法租界。剛剛放得下一個床鋪的房間，每月就要三百元的租金，如此看來安蒂一家只有睜着眼睛等死了。幸好，她們同院落裏住着一對從南京來的夫婦，他們把她們一家帶到漢口去，住的不花錢的房屋，那是靠這位南京人在某軍事機關服務的名義而得到的，雖然不是租界，但是敵機來時，往租界上跑卻是極方便。

媽媽失業了，學校也沒有消息，這是大家都在準備逃亡的時候。逃亡，可以保全性命，聽說敵人是姦淫燒殺無所不爲的，尤其是青年與智識份子，現在羅超也是小學畢業了，那末，不逃吧？她們這一家婦孺老弱同年青的人，定是穩死無疑了。

逃！逃到那裏去呢？湖南嗎？四川嗎？既沒有可靠的親戚，又沒有可仰仗的朋友，不逃嗎？敵人來了怎

麼辦？兩個孩子的生命，自己的安危。

市面一天天的荒涼了！空着的房屋一天多似一天，熱鬧的鋪面，早釘上了斜十字的木板。馬路上再看不見閃耀的霓虹燈，只看得見少數衣衫襤褸的老百姓，戚然的躑躅街頭，此外就是武裝的士兵。

「安蒂，你會不會英文？」一天，那個南京人周先生喊着她問。

「我讀過英文的。」安蒂不敢說會，但是她卻懂得一些膚淺的句子，希理達的享受盛名，便以它的英文程度優良爲主要的原因。

「我寫一句妳翻譯給我聽好不好！」

「好的，妳寫吧！」安蒂擔心着，深恐寫得太深了，她不能給他滿意的答覆。

她目不轉睛的看着他揮動的手，於是她放心了，那是一句最簡單不過的話：

Have you brother?

「你有弟兄嗎？」安蒂脫口而出。

「對了！妳能把它答出來嗎？」周先生已是很高興了。

「我也來寫在紙上吧！」

於是，她接過了筆，就在他那一句的底下寫着：

Yes, I have a younger brother

「真聰明！真聰明！妳愿意到我們隊上來工作嗎？」周先生歡喜得跳起來。

「什麼工作呀？」安蒂也是非常高興，她想不到她會使他們如此驚奇的。

「模範第一救護大隊的司藥，我們隊上需要一個能懂英文的人。」周太太接着說。

「司藥？司藥是做什麼的呀？」安蒂第一次聽見這名詞，她對它是太生疏了。

「司藥就是照着醫生開的藥方發藥。」周先生解釋着。

「我不會做司藥，我沒有讀過藥名字。」

「那容易得很，只要藥單上的英文字母，和藥瓶上的英文字母相同就可以發了。」他微笑地望着她，似乎說：這並不是一件難事，隨又加一句說：「隊上有多少人想這位置我都沒有給她們，這事情的月薪要多些，階級也要高些。」

「我要去問問奶奶，媽媽，看她們的意思怎麼樣。」安蒂還是不敢決定。

於是安蒂的奶奶同媽媽被請了來，他們原是住在一間屋子裏的，這對於他們彼此都不是一件費力的事。

「羅老太太，恭喜你！妳的安蒂真聰明，叫她到我們隊上來工作吧，我們需要這樣一個人。」周先生連笑帶讓的說，他兩手恭敬的把羅老太太送到了座位上。

「你們不是要上前線嗎？」羅老太太再也不敢把自己的骨肉送給戰爭了，爲了獨子的喪失，她已受盡了辛酸與苦難。

「我們是要上前綫，但是不上火線呀！我們是救護工作，是在前綫的後方。否則，那些傷兵也吃不消呀！」周先生連忙委婉的向老太太解釋着。

「一個月多少錢呢？」羅老太太問。

「二十八塊錢，比我們僅少得七塊錢，隊上多少人都都在想這位置呀！可是她們的英文不行，趕不上安蒂

。周先生慫恿着

「我們現在暫時還不上前綫，先到湖南長沙，然後到衡陽，家眷還可以跟着一塊兒走，一切用費都是公家出，連零用都不要帶。」周太太針對着她們的困難說，這是最有力的話語。

羅老太太沉默了。

「做司藥將來有什麼發展嗎？」安蒂在顧慮她的前途。

「做司藥當然有發展囉！像你這樣聰明做得幾年就可以當醫生了！」周先生隨口說，當然他指的醫生，是那些撞騙的濫芋充數的醫生。

但這醫生兩字在安蒂聽來却變得偉大了，她高興地問着：「真的嗎？能够做醫生嗎？有沒有人是由司藥而變成醫生呢？」

「當然有囉！聰明人什麼事都可以幹。」周先生有把握地說。

「有機會我到是希望安蒂讀書的。」安蒂的媽媽說。

「可是現在一個學校也沒有呀！」周太太緊接着。

於是爲了一個月二十八塊錢，爲了一家都能跟着到湖南，爲了逃避敵人的殘暴，她們接受了周先生夫婦的厚愛，安蒂進隊了，她是上尉司藥。但是安蒂只知道，她不需受六個月的軍訓，就能比別的隊員高一級，而且還多拿一些錢，於是她又受到了其他的六十多個隊員的妬嫉，連醫生都會被她們質問：「爲什麼要一個沒有受過軍訓的人到隊上來工作，」但這些不過祇是她們的不平而已。

一天，周先生帶着安蒂和其他的女同志，共約二十餘人，到隊部去謁見李隊長。那是清晨，時間剛跨過

六點，安蒂從那半開的門裏，瞧見了那位穿着白色便服，正在梳洗的年青的大隊長。恰好大隊長的眼光也向着門外她們這一羣瞥了過來，在童稚的安蒂覺得，那不過是平常的掃視而已，因為在許多的人羣中，祇應該大隊長被她們認識，而絕不會使大隊長來認識她們的。但是精靈的大隊長已將安蒂牢印在腦海裏了。安蒂自己不知道，她的美貌與風度已是怎樣的驚人！

三個星期過去了，工作是沒有展開，不過安蒂已是吃着公家的伙食了。這三星期的工作就是在門外瞥見了一次大隊長，在廣大的禮堂裏，做了七百餘人之一的聽衆，聽了一次漫長而貧乏的演講，簡直把她的頭腦攪昏了。

這一天，已是九月底了，安蒂在街上走着的時候，看見了牆上貼着的一張——！湖北省主席陳誠，告學生家長書，大意謂：「日寇侵凌，爲保持青年學子學業及安全計，決由省府，聯合湖北各中學，創辦一湖北省立聯合中學，到後方安全地帶求學，一切費用，包括學、膳、制服等費，全由省府供給，沿途並設有招待站，招待學生。」並誠摯的申明：「你們的子女，也就是國家的子女，我們（指省府或國家）一樣的在深切的關懷他們。」言詞懇切，入學手續又簡單，祇須持原校的證件、相片去到市府登記就行。

安蒂大喜過望的跑回去告訴奶奶同媽媽，她們還不相信省府替徘徊中老百姓的子女，想出如此妥善安全的辦法。於是相率去看牆上的通告，通告的旁邊，早已擠滿了擁有子女的老百姓了，沒有一個人不爲這次的善舉而慶幸的，他們都交口的稱讚着，這是最好的德政，尤其令老百姓放心的，就是他們的子女就是國家的子女。「我們把他們培養大了，也是替國家做事，何不趁此時把他交給國家呢？」於是安蒂又得到了放棄工作去求學的許可，她登了記，分發到湖北省立聯合中學均縣女高分校。

不顧一切困難與阻撓，乘着少年特有的勇氣，帶了最少數的十元錢，以十五歲的幼齡，作着千里路的長途旅行。當遠行的船隻載著她離開漢口的時候，母親的眼淚與淒涼的影子漸漸使她淡漠了，她不懂得傷感，她還沒有體會到離別的悲哀，那遼闊的遠方，在她目力所能達到的藍天的底下，有一個新的世界，等着她去創造一個燦爛的，理想的未來。船隻離開漢口愈遠，她覺得接近理想也愈近，心裏也愈加歡樂了。這正是十月三日，安蒂告別了漢口。

及至兩星期後，李大隊長點名的時候，他發現羅安蒂已經不是第一次見的羅安蒂，而由另一個女孩子代替。周先生不得不詳陳衷曲，真正的羅安蒂已走向了她理想的旅程，大隊也跟着到了湖南。

十月二十五日，武漢淪陷了，安蒂從此與家中隔絕了消息，

四 孀婦的抑鬱

重慶，南岸，一個小鎮的附近，那是人們認爲的風景區，這地名是清水溪。

一間小的草房座落在一些小丘與樹木的中間，週圍也還綴綴着一些洋房——那是有錢人們的別墅，早上，殷紅的朝日，從東面長江水面上，慢慢地爬了起來，水面閃耀着金黃色的光芒。若是霧季，人們要在十一點鐘左右才看得見陽光，或者是整日的在霧色中過着生活，現在已是距霧季不遠的時候。

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的一天，做生意的人們正預備笑嘻嘻的結算他們一月來的盈餘。公務員也懷着一顆希冀的心等待領薪金。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觀感，那就是東西比以前貴了，加倍的貴哩！

草屋裏忙碌的一天已經過去了！「山城」——在寂靜中熟睡着，只有昏黃的電燈在薄霧籠罩下發散出微弱的光芒，江邊不再傳來拉牽的歌聲。這正是人們恢復疲勞，放下思慮的時候。

一頂破爛，補疤很多的夏布蚊帳下面，寬大硬挺的木床上，躺着這屋裏的老少三代人。最小的一個男孩子已經睡着了，另外兩人也正想努力地去尋他們的好夢，這些是武漢淪陷時送到重慶來許多難民中的幾個少數難民，她們是追隨着她們的女兒順着長江上來了。

高漲的生活，造成了很多飢餓的人們，在無法求得生活的時候，只有偷竊的方法了。但是，飢餓的人，仍是偷盜的窮苦人家。富貴人家，既已築了高大的銅牆鐵壁，且又禁衛森嚴，飢餓者是無法進去的，於是有的餓者，他們更安穩的看着窮人來吞吃窮人。

這正是有名的霧重慶。

草屋的門窗，自從兩次被盜後，格外的謹慎起來，除了門得緊緊的外，另外還要抵上木棍或凳子，上面還放着一些容易發出吵鬧聲音的洋鐵盒或瓷盆之類的東西，以便隨時有賊人來的時候，都可將她們鬧醒。但她們却怎樣也關閉不了月光，家裏不用點燈已照得很明亮了。

羅老太太格外睡得不安，她輾轉翻動着，時而嘆出一口氣來，一年來流離的難民生活，更摧殘了她衰頹的身軀，輕微的疾病，佔了她日常生活中大部份光陰，而她終日呻吟在思念中，現在她已將思念兒子的心，整個地移在安蒂身上了。

「奶奶！妳還沒有睡着嗎？」安蒂的媽媽也成了一個早衰的中年婦人。一年的苦難，替她的年齡增加了十歲，雖然她實在只有三十八歲。現在年紀大了，她是隨着孩子們稱呼的。

「想着些事情睡不着，安蒂在學校裏也不知道是怎樣？聽說學校的生活很苦，學生都是吃的包穀，連飯都沒得吃，唉……」

這句話引動了數月來，藏在婉春心裏的唯一思慮，每當她提着一籃煮熱了的蠶豆，冒着暑熱，上小鎮上去叫賣的時候，看見了其他十六七歲的女學生，她便會意外的想着：啊！那是我的安蒂回來了吧！但及至走近的時候，失望也跟着來了。——那只是別人家的女孩子。而「懷念」却趁機深深地撕痛着一個做母親的心。她底心也沒有一天不因懷念而痛楚，因為她每天要碰見這樣的事情有三四次之多，現在她底心重又沉痛了，而且染上了陰鬱的憂愁的色彩。

「把她接回來吧！」在片刻地沉默後，婉春——安蒂的媽媽這樣提議着。

「我就是想到這個問題呀！這一筆路費最少需要三十塊錢，我們那有這許多錢呢？」羅老太太想到錢的

問題，又連想到她們到重慶後的生活了，她不得不感激賢淑的媳婦，便又接下去說：「虧妳拿得下身份，去攬點小生意。不然，我們都要餓死了。」

「這是大把飯我們吃。……」她提到這件事的時候，她就把功勞歸迸到上天了。
「但是路費問題呢？」

……
房間被沉默統治着，大地也寂然無聲。

小男孩正發出勻整的呼吸，忽然他高聲的喊着：

「姐姐！姐姐！」又欣喜地喊：「媽！姐姐回來了！」

他是正在追尋怎樣愉快地一個甜夢啊！

羅老太太摸着孫子的額角說：

「他在說夢話哩！」

「他也想安蒂想得很呀！」媽媽的聲音裏有些感嘆。

「唉！……」

又是一個暫時沉默。

……
「這樣好不好？」羅老太太忽然想到一條妙策了，聲音裏夾着愉快：「寶姐不是欠梅貞三十元嗎？喊她

把那錢付給安蒂做路費，再由我們還給梅貞好了。」

寶姐是老太太的姨姪女，因為她比老太太的兒子大，通常喊的時候，都在她名字底下加了一個姐字，這樣幾十年來，就成了習慣的稱呼了。梅貞是婉春的內姪女，現在她同她的丈夫在南岸另一處較遠的鎮上行醫，生活很是寬裕。

「對了，就這樣辦！明天一早就寫信去，一封給寶姐，一封給安蒂，叫安蒂回家。」

「安蒂回來了，重慶還是可以讀書呀！」老人又摸着她孫子的頭說：「他們倆又可以在一塊讀書了。」

「有安蒂引着他讀書就好了，他什麼事都不懂。」

「安蒂比他能幹多了，聰明多了。」

「他是腦筋裏一時想不透呀！長大了就好了，今年才十三歲吶！」在媽媽的思想裏，孩子，沒有一個是愚笨的，她認為那祇是聰明孔沒有開，或者是在走渾運吧！

她們停止了談話，現在真的要去找尋好夢。可是，她們被興奮佔有了，仍舊好久沒有睡熟。她們都在想着，安蒂回來了，會帶給這家裏怎樣一股生氣阻愉悅。而羅老太太更想到；她也該結婚了——十六歲了——還得爲她留心一個好伴侶哩。而安蒂的媽媽卻在想着，怎樣讓她繼續讀書，將來像一個男孩子般的工作，做事業。

他們倆都在幻想中睡熟了，追隨着小男孩去尋求快樂的夢。

月亮偷偷摸摸的溜進來，又偷偷摸摸的溜走了，

她們的信發出去了，日子就在焦灼與期待中過去。

五 衝出了同性戀愛的圈子

不顧校長、老師、以及同學的挽留，安蒂是回來了，她要到重慶來放高中。這時，她的腦海裏有了一個新的理想：中國爲什麼沒有女科學家？爲甚麼國家重要的事情，都是男子在擔任？爲什麼女子在實際的地位上都是受人摒棄的？她已決定要做一個科學家，至少要給一些輕視女子的中國人以驚奇，她是酷愛理化這一學科的。但這不過是理想，把她從前對教員清高生活的仰慕，轉移到科學的途徑了，她確實想做一個一鳴驚人的偉人。

她剛跨進少女時期，這初期的發育是迷人的，她有靈活的身段，與兩個饅頭似的怕羞的乳峰，她是出落得更爲漂亮了！她烏亮的眼睛裏閃耀着聰明活潑的光輝，眼角邊還隱隱的保留着羅家的剛硬的性格，她有着黃鶯般的聲音。她的臉上經常掛着一副甜美的笑容，露出兩個醉人的淺淺的窩影。而最使人迷惑的，就是她身上彷彿散發一股磁力，這磁力能够吸引每一個接近她的人的心，無論是男的或是女的，她在學校裏就被女同學熱愛着，在她與她家裏隔絕了消息的時候，就是一位愛她的女同學，幫她渡過了經濟的苦難。在她的記憶裏，那女同學給了她甜美的回憶，那女同學叫趙瑛。

「愛情」，也許冒昧的想去敲開她底心之門。但是，立刻它失敗了，在她底心靈深處正關閉着那夢幻似的理想與前途——讀書！——向書本裏去探求，自然會有一個光明美麗的前途，不要讓那些「無聊」的「愛情」，混入了清靜的心靈，而影響寶貴的求學光陰，在這樣年輕的求學時代談「愛情」，她認爲那只是「無聊」，而且那冷像冷天吃冰淇淋，非但不適合，恐怕還要傷胃。

終於，無止境的求知慾戰勝了一切，爲了彌補這學期爲路途所耽誤的損失，安蒂湊齊了學費，進了附近的一所補習學校。當然是她媽媽拚命做小生意得來的錢，繳的學費。爲了兒女，做媽媽的願意嘗盡所有的困苦，何況安蒂又是如此上進，可愛的女兒呢？

學校的內容是糟極了，安蒂相信了那鼓吹的招生廣告——這正是假教育爲宗旨的名義，變相做生意的妙法。不過她總以爲壞學校裏還是有好學生的，只要有先生在那裏指導，無論如何比空坐在家裏好些。

一進課室，她翩翩的風度，引起了全體同學的注意。連正在授課的先生，也本能的向她投過不同的一瞥。她被視得不安，找到一個角落裏坐了下來，同桌的已有三個女生同兩個男生，她覺得靠近女生坐要好一些。

桌子是四方的一點也不合乎一個學校的規定，凌亂的情形，極像她啓蒙時讀的私塾，不過好的是坐的桌凳不要自己帶來，也不知學校是從那裏收來的一批荒貨。

不等下課，同桌的女生就悄悄地溜走了，因爲她們對先生的講解不感興趣，也許是根本不懂，現在祇剩下安蒂和那兩個男生了。安蒂是不肯輕易放棄求學的機會的，雖然在學校裏的時候，爲了看護趙瑛的病，也會曠過課，但現在她是失學了，於是她更寶貴這每一分鐘的求學時間。

對於陌生者的認識，沒有比那兩個男生來得更自然了。當下課了以後，他們和安蒂，很快的談起話來，而變成了最熟稔的朋友，有一個的年齡比安蒂似乎要大幾歲，有一個跟安蒂差不多大，而談話最多的也就是那年齡小的一個。

他倆是湖北人，這對於安蒂是熟習的，因爲湖北已是她的第二故鄉了。而且他們三個人還可以拉扯的說

是同學，他們都是湖北省立聯合中學的學生，祇不過是分校的地點不同而已。無論怎樣的陌生人，只要有這樣拉扯的關係，他們的談話就要比別人來得多了。

他們倆人剛好是同姓——都是姓聞。年齡大些的一個。個子也高些——叫家駒，小的一個，也矮些——叫祖培。家駒有着一副漂亮的面孔，嘴唇厚厚的顯得他是一個詞令笨拙的人，眼神中表現出一付遲疑不決，沒有果斷的神氣。祖培生就一付剛強氣派，他臉部硬性的骨骼，充分傳達出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氣。

祖培是天生的大嗓子，他的聲音可以傳到全教室：

「我們分校的伙食不好，常常吃不飽飯。尤其糟糕的是「菜」，份量既少，又不能吃，豆芽菜連根一塊兒煮，白水煮蘿蔔永遠看不見一滴油。」

「與我們那個分校簡直是一樣，有書讀就是幸福呀！在淪陷區沒有出來的青年，還當我們是在天堂裏哩！」這是安蒂清脆而滿足的聲音，對於學校給她的恩惠，她確實是非常感激而滿足的。

「噢！我們的伙食那有妳們那樣好呀！妳們該不會連白飯也吃不飽吧？」祖培反問她。

祖培看見安蒂點了頭，他又接下去：

「我們學校裏搯了油，不替我們辦好，而且有一天還拿包穀給我們吃。後來我們就鬧風潮，把校長也打了，事務主任也打了……」

「是嗎？」看見祖培邊說邊摩拳擦掌的神氣，安蒂試探的問他：「你也打架來的嗎？」

祖培難為情的笑了笑，

「我就是因為打架才離開學校的。」

安蒂也笑了，露出了她薄薄的紅脣內包着的一排明亮整潔的小白牙，似乎在說：「男孩子們呀！都是這樣調皮的。」

「其實學校還不曉得打架的是我們幾個，因為那天是晚上打的，」祖培又繼續着：「第二天，我們幾個人就請假離校了，校長同事務主任也給打跑了。更奇怪地，後來我們到巴東，住在一家小旅館等船，恰巧校長也住在那旅館裏……」

「呀！那不是碰見了嗎？怎麼辦呢？」安蒂是天生的急性，也許她爽朗的性情，由這裏可以看得出來，她是不會矯揉造作，故作溫柔的，雖然她的本性是一個極純緜的孩子。

祖培得意地說了，似乎還在回憶那一幕趣劇。

「他不知道我們就是鬧風潮的幾個罪魁哩！他還請我們吃飯，對我們說：『要不是他們鬧風潮，你們也不需離開學校，拖連了你們這些好學生，哈哈。』」

「哈哈，真有趣，你也打架來的嗎？」安蒂天真的笑了，她笑出銀鈴般，清脆的聲音，隨又問着那含笑一旁不語的家駒。

「我不過是軍師，是參謀，打架要讓他們去幹的。」家駒慢條斯理的說着。

「他還有本事打架嗎？他是一個自私的，怕事的人。」祖培像冲天炮一樣毫無顧忌的說。

家駒瞪了他一眼，沒有回話，他們已習慣了這種小衝突。

回到家裏，安蒂把她聽來的祖培在學校鬧風潮的事情，娓娓地說給奶奶同媽媽聽，這是她們在一個黃昏的時候，唯一地團圓地快樂，結果她從有經驗的奶奶的口中，得到一個結論，這結論盤據在她底心裏，和她

一道生活着，那就是：

『中國的事情都是這樣，往往有很好的法令，而幹不出很好的事情來，那就是因爲低層的執行者，從中舞弊，貪污的緣故，這是妳祖父生前最痛恨的事情。』

『爲什麼不讓公正廉潔的人去幹呢？』安蒂奇怪地問。

『他們沒有後台呀！』奶奶說。

『後台』這兩個字又第一次撞進她的腦裏來，『什麼叫後台呀？』安蒂問。

『後台就是有大面子，地位高的人替你幫忙，即使你是一個小學畢業生，他也可以在他的勢力範圍以內，替你安一個一月賺幾百元薪水的職務，否則，你就是大學畢業想找一個小學教員都難。』

『那末，祇要有一個親戚做了大事情，他就可以帶一些不管什麼樣的人去用了，好像那個糊塗的校長，同那個營私舞弊的事務主任一樣。』安蒂恍然的明白了。

『對呀！這就是古話說的，朝中無人莫做官。像妳媽媽憑她教了六七年書的資格，想找一個小學教員都找不到，還不是因爲沒有後台嗎？大熱天在外面提着籃子賣蠶豆，幾次中了暑，發痧，險一點死在街上我們還不知道，要是沒有後台，妳媽媽還不是一樣的可以出去工作。』奶奶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她在悲悼已逝的，顯赫的黃金時代，想不到這就是她老來命運，她看着自己身上那件補綴得像夾衫地單褂出神。

媽媽無言的沈默着。無疑地，她是同意奶奶的見解。

安蒂重重地噓出了口氣，她已初步的認識社會了，『哦！原來如此。』她看看媽媽正回報她以無限慈愛的眼光，彷彿是說：『不要緊的，孩子，爲了你們，那一點苦痛，我是能忍受的，因爲你們智識與身體的成

長，正是我最大的喜悅。」

安蒂被媽媽慈靄的眼光感動了，她不禁想着：可咀咒的社會！可憐的媽媽。
羅超正和鄰居的孩子們，歡樂地玩在一塊。



六 揭開了祕底密心

辛勤的媽媽，爲了求得一家的生活，不論風、雨、烈日，每天提着滿籃煮熟了的五香蠶豆，到街頭、茶市去叫賣。這種五香蠶豆是她的一個偶然的機會裏發明的。蠶豆硬而不脆，香而甜，所以在初賣的時候，生意很好。每天的收穫，維持一天的生活而有餘。以致別人不惜花費本錢去模仿，結果賣五香蠶豆的小販，一天多似一天，於是安蒂媽媽的生意就受到影響了，常常一籃蠶豆要賣上三四天，她們祇有靠變賣沒有被盜賊偷完的東西，過着艱苦的日子。

一天，安蒂同媽媽在重慶打聽了下學期升學的事情，正預備回家的時候，碰見了她們分別了一年餘的周先生。

「喂！妳不是羅安蒂嗎？長得好高了呀！」周先生高興地招呼着她，隨又向着安蒂的媽媽驚奇的說：「呀！羅少奶奶，我簡直不認識妳了，這一年來老得多了。」他感嘆地搖着頭。

他們喜悅的互敘着，這別來一年的境況，他們的隊伍到湖南後的半年就解散了，他本人不久又要上昆明去，隨又指着在遠處站着的一對男女向安蒂說：

「妳認識嗎？大隊長和我在一塊兒，他是到重慶來幹工作的。」

安蒂順着他的手指望去，大隊長已向着他們底方向走來了。她奇怪大隊長爲什麼還是那樣年輕，而自己覺得竟比從前大了許多似的，她好像同她底媽媽一樣，已經過了許多年，因爲她現在已經懂得很多的事情了，至少在異性面前會不自覺地有着拘束。

「啊！妳就是羅安蒂嗎？」他熱情的伸出了手，但是安蒂却紅着臉點點頭，他又自然地把手收回去了，隨又轉頭向着周先生說：「你看我的記憶力怎麼樣，該沒有錯吧！」

「不錯，不錯。」周先生連連地點頭說：「我來介紹，這就是安蒂的媽媽，在武漢的時候，是在小學教書的。」

「哦！現在還在教書吧？」大隊長點點頭，又隨便的詢問着。

「現在沒有了，事情難得找。」安蒂的媽媽也隨便的應付着。

「妳要是還想教書的話，我大隊長好了，他有辦法。」周先生順口推薦着，常然他是了解安蒂家裏環境的。

「好的，好的，我一定幫忙，妳們留個地址下來，改日我來看妳們。」

就這樣，他們分別了。她們並沒有寄希望於這次的巧遇，然而這路邊隨便的談話，意料之外的竟成了事實。三日後，大隊長整齊武裝，騎着高頭大馬降臨了。安蒂的媽媽被安置到南川保育院，任級訓導的職務，院方沒有人嫌她年紀大，因為大隊長的勢力給了她以支持，院長還特為她設着接風的歡宴。這就是所謂後台，然而安蒂不明白，最大的後台還是自己的年輕與美貌。

這全付武裝與高頭大馬，同那領上的金板板的一顆星，並沒有引起安蒂對他的重視，安蒂甚至討厭他，為什麼要穿軍服來，難道還想在自己面前擺長官的威風嗎？但是他的左輪手槍却引起了她底興趣，她畏縮地在高山的頂上試放了一槍，然而在放第二槍的時候，却失掉了勇氣。

雖在安蒂的媽媽放下了小販生涯，重新執教的第一個月內，安蒂生平第一件事情暴發了，因了這事的暴

發，把安蒂的心情引向了另一個階段，在追求理想的事業之外，她不能遏止心底深處奇妙的幻想。

事件的發生，是在安蒂同羅超投考中學以後。羅超考取了涪陵國立中學初中部，而因這學期涪陵中學不招高中新生，所以安蒂投考另外一個路途遙遠的國立中學。學校雖然考取了，但需要一筆很大的路費才能去。安蒂的學校問題又被擱置下來。而到涪陵不需要很多錢，羅超求學的目的是達到了，他正渴望着入學。

因為這次無錢入學的耽誤，帶來了安蒂崎嶇的人生，她懷着理想，開始步入坎艱、曲折的路。

這是二十九年三月某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

「安蒂，你真太聰明了！」當奶奶在另一間屋裏做飯的時候，大隊長又禁不住地向安蒂讚賞。

「真的嗎？你這話說了已經不止一次了。」安蒂頑皮而揶揄的說。

「妳極會說話，又勇敢，我沒有看見過像妳這樣年齡有妳這樣膽大的女孩子。」

「你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你不是常常告訴我說你當着千千萬萬的人演講嗎？你才勇敢，你兩隻手能打槍。」安蒂又用玩笑的口吻和他揶揄着。一月來，她已經明白了大隊長的用意，她避免正式的談話。

「我常常想，妳可作我一個很好的內助，我有很多要務要謁見當局，當我忙的時候，妳一定可以勝任這個職務，妳是這樣的聰明、勇敢，我從沒有看見一個像妳這樣的女孩子，我在漢口的時候，在門口望見妳一次以後，我就永遠地沒有忘記妳，這是天的意旨，讓我們又在重慶相逢。」大隊長像背書似的背着，他一再的顯示自己的要務，同那背面隱藏的勢力。

「妳爲什麼要說這些話呢？我不喜歡聽。」安蒂微怒的說。

「因爲我愛妳，我要和妳結婚，我要爲妳打手鐲，買手錶，做新衣服，妳的衣服都太難看了……」

他開始以財富向她招手。

「請你不要說了吧！告訴你，我根本不愛你，我不和你結婚，我也不需要鐲子、手錶、新衣服。」安蒂堅貞的性格表露了，她最恨的是金錢的誘惑，發誓不做金錢的奴隸。

大隊長做了一個最能忍耐的軍人，他苦惱了一會沒有說話。安蒂希望他能羞憤的走出去，但他仍站在那裏，搜索着能更適當的語言：

「妳要知道，像妳這樣的女孩子，我是再也找不到了。我見的女孩子也不少了。」他想用甜言蜜言來攫取少女單純的心。

頑固的安蒂仍給了他嚴重的打擊。

「我不相信，在這樣廣大的世界裏，找不出一個比我好的女孩子，你努力地去找尋吧！一定能獲得美滿的成功。」她討厭那滔滔地順口的胡謔，她相信那是胡謔，因為他好像是一個久經情場的戰士，而熟稔的背着他的戀愛經。總而言之，安蒂沒有從他的聲音態度裏看出真誠，她是不能被他的手段迷惑的。

第二天，大隊長又重複他的請求，企圖安蒂能在一夜悔悟過來，據他想，安蒂一定會答應他的，因為在他的觀察下，安蒂家裏有了他這樣一個有錢有勢的女婿，正是她們的光榮

但是安蒂不願意見他，爲了避免他的糾纏，她矯裝生病。而色情的大隊長仍不顧一切的到了她底榻前：

「安蒂，妳若是不答應我，我就要回到浙江老家去，永遠不到重慶來了。」大隊長想用感情來攝服她。

「我不是在昨天就已經告訴過你嗎？請你不要麻煩我，我今天很不舒服。」安蒂厭煩的說。

「答應和我結婚吧，否則我三天後一定回浙江去。」他仍在嘮叨。

「結了婚以後，你們都可以過很好的生活，媽媽、奶奶同妳，妳看奶奶多辛苦，這樣大的年紀還要在磨
磨裏燒火弄飯……。」

不等他說完，安蒂一下從床上爬了起來：

「我根本就不愛你，怎麼能同你結婚呢？我們過慣了苦日子，沒有關係的。」

「那末，妳是決定不答應我了！」大隊長失望了。

「你去找別的比我更好的女孩子吧，我已是決定了。」看見他失望，安蒂又來安慰他。她真心希望能夠
有另外一個女子做着他的伴侶。她怎麼能拋棄她底理想，就這樣糊糊塗塗的和一個男子結婚呢？那簡直太可
笑了，而且愛情是什麼，還是一個神奇的謎。

「我走了，我要回浙江去了，妳要我留一個地址給妳嗎？」失望的隊長無神的說。

「不要了，何必又找些麻煩呢？」安蒂堅決的說，她底聲音裏簡直沒有感情。

「那末，我走了……。」

頹喪的隊長拖着 he 生病似的步伐慢慢地踱了出去，羅老太太留他吃晚飯，他也無精打采的謝絕了。

隊長走了，安蒂從沒有在重慶碰見他的蹤跡，也許他是真的回到了家鄉。這給了羅老太太一點小小的懷
悔，這確實是一適合於老人所需要的孫女婿。但是事情已經過去，也只好作罷，好在安蒂還年輕，將來不愁
沒有一個好的對象。

安蒂的心靈，裝進了奇妙的東西，那就是她已經被人愛了。「愛」，潛入了她底心深處。

漸漸地，補習學校的男生又將她包圍了。有將為她角鬪的消息傳來，一方是祖培同家駒，另一方是一個

校中最漂亮的男孩子，因為那孩子曾經和安蒂作過幾次的長談。同時，教師的學識，不够滿足她的求知慾，於是她便毅然的退學了。祖培、家駒藉了借參攷書給安蒂看的名義，不顧羅老太太的拒絕與驅逐，潛入了安蒂的家裏，討好着羅老太太而做着安蒂平凡的朋友。

以後，每天的拜望羅家，成了他倆的日常工作，而羅老太太也覺得有他們來談談，可以減少一些寂寞。於是，祖培同家駒正式被羅家歡迎了，羅老太太的舊觀念是逐漸在被革新。

在單調地研究功課以後，安蒂也感覺生活是寂寞地，她也不拒絕祖培同家駒單純的友情，他們的談話總離不了學校與課本，而談話最多的也仍是大嗓子的祖培。

「愛情」是一朵美麗的花，春天到了，它要從大地裏鑽了出來，隨溫馨的季候而逐漸成長怒放。硬生的栽一朵愛情之花在某一個枝葉上，那是會枯萎而終至死亡的。

一個成熟的少女，是不能關閉愛情的，愛情從她心深處的理想世界裏，偷偷地成長起來，安蒂開始覺得煩悶，尤其是皓月幽靜的夜晚。

「我需要愛一個人才好。」當一個月夜，她孤獨的徘徊在草屋門前樹蔭底下的時候，她的思想輕輕地向內心訴說着。

「要一個高身材，美麗，溫柔而有學識的人，不要像祖培那樣一個暴躁而愛打架的孩子。」她打開心扉悄悄揭發了她底祕密。

樹葉被風吹動，發出輕微地擦擦聲。

「要是有一個理想的人，聽見了我內心的話，突然的從樹林裏出來，抱着我，向我求愛，我就讓他親吻

「那該是多麼的奇妙與溫暖呀！」她開始幻想着傳奇的，英雄與美人的故事。
「在這單調地，自我學習的時間裏，我要去尋找奇蹟。」
心底祕密揭開以後，安蒂再也不能安甯了。



七 告密的婦人

生活愈過愈單調了，祇有媽媽同弟弟的信，可以帶給安蒂一點短暫的喜悅。她更喜歡看弟弟的信，因為弟弟總是不憚煩冗的報告她一些瑣碎的學校事情，甚至於某與某吵架，某同學挨罵等也都告訴她，而她的信也來得最多，平均每隔兩日就要寫一封。不過，他們彼此的信裏卻始終保持一個祕密，那就是：他們倆是飄零在外孤獨的，沒有家的孩子，這個謊是爲了求得羅超的全部公費而撒下的，因爲校方對於有家的學生，不論貧富，都要自費入學。對於羅家，要孩子們自費入學，那就無異說叫她們的孩子不要讀書。雖然他們平日爲人極誠實，可是他們爲了羅超的學業，不得不向校方捏造這樣的一個事實。

安蒂因爲自己正熬受着失學的痛苦，故特別加緊地鼓勵弟弟。在求學的精神上，羅超是要奉姐姐安蒂做模範的，在他們的來往信裏這種態度也表現得更明顯。

漸漸地，他們來往的信中，有一個人常常在羅超的來信中出現，那就是他們一位檢查信件的老師，每每對他詢及他姐姐羅安蒂的事情，譬如妳姐姐有多大年紀，現在在做什麼事之類……

一個單身在外的年輕的女孩子，還能在失學期中，不斷地求上進，而且拿這種精神策勵弟弟，這已是值得驚奇的事。何況在安蒂的信中，經常的提及：「貧苦」正是我們年青人的鞭子，它可以促使我們奮發。我們要克服它，戰勝它，像許多古今中外的偉人，克服貧苦又戰勝困難一樣，這更使那位檢查信件的老師喜悅，一個能與貧苦戰鬥的女孩子，該是多麼的偉大，而他所遭遇的女孩子，沒有一個不是沉醉於虛榮的。

慢慢地，那位老師的聲音，笑貌，年齡，身材，也都在羅超的信上出現了，他姓秦，單名璇，他是年青

的，僅僅二十三歲，在做紀念週的時候，他巡視於同學之間，竟要高出同學一個頭，真像鶴立雞羣。

不知怎的，安蒂在每次接到羅超來信的時候，她的心就要因喜悅而微妙的顫動，對於羅超所敘的有關秦先生的地方，老是一再重復的讀着，奇妙地少女底心雖這個陌生的人而抖動了，她常常摸着燒紅的臉自着忖：這該不是我所追尋的奇蹟吧！

有一天，當她拆開信來看完以後，她不禁很久的用手撐着那遏止不住的，因了喜悅而悸跳不停的心，因為在信的尾端，異外的跳出了六個極美麗而活潑的字：「秦璇附筆問候」。天哪！兩個不認識的男女，竟會貿然的通起款曲來，這不是奇蹟嗎？而最使她喜悅的，就是在一星期後，放暑假的時候，羅超要同着秦先生一道到重慶來了，這一個在安蒂憧憬中的人要到重慶來了。

安蒂欣愉的把羅超暑假回家的消息，告訴了祖培同家駒，而她最大的欣愉，就是自己的奇蹟要發現了。當然，她內心的祕密是不會在他們面前公開的。爲了要討好安蒂，他倆自告奮勇地，願意在一星期後接羅超。安蒂遲疑片刻後，終於接受了他們的好意。她不得不強制自己的喜悅，貿然去見她奇蹟中的人，因為她還有矜持自己女性的自尊心。

這幾天內，安蒂有着特別愉悅的心情，她等待羅超的回家，羅老太太也有特別愉悅的情緒，因為她久別的小孫子要回家了。

日子到了，今天應該是羅超回家的一天。昨天祖培同家駒已經和安蒂說好，準定今天下午三時過江去接羅超，約在五時左右，羅超便可和那兩位接他的人，在樹林深處的小路上出現了。

約四點鐘左右，安蒂來回的在樹下徘徊，她不知是喜悅，還是焦灼，她不了解爲什麼秦璇這名字要那麼深刻的印在她底腦裏，她更不知道爲什麼僅僅因了弟弟書信中的介紹，她就會爲他如此的動心。爲什麼她會

對李大隊長那樣的無情，而祖培同家駒他掀不起她些微的，愛的波浪，竟會對一個一面不識的人如此懷念，如此渴望。

當人的輪廓，從遠處模糊的出現的時候，安蒂的心就跳了，該不是弟弟回來了吧？秦璇會同他一道來嗎？她又有點懊悔，不該讓祖培同家駒去接羅超的，否則，秦璇會和弟弟一道來了，但立刻她又覺得她底想法是錯誤的，秦璇到底是弟弟的老師呀！他怎麼能和別的一些輕薄的年輕人一樣，唐突的去追求一個女孩子呢？

當人影變成清晰的面容的時候，安蒂的失望也跟着來了，那些都是過路的陌生人，時間在失望中奔馳着，已是傍晚的七時了。於是由頹唐疲乏的祖培同家駒報告了她沒有接到羅超的消息，而結束了她第一天的期望與焦灼。他們又將希望寄存到第二天，但是第二天又同樣的失望。

他們不再希望了，一直到羅超報告他不能按期回家的信息。但是羅老太太卻焦急了，她深恐孫兒發生了意外。

這是第三天，正是中午十二時，紅日當空，暑氣逼人的時候。

一個端正的年青人，冒着滿頭大汗，闖進安蒂家裏來了。他一面抹着額上的汗，一面喘着氣向凝望着他的，驚奇的安蒂問：

「請問妳，這裏是不是清水溪二十一號？」

「是的，你找誰？」安蒂回答，她底心突突地跳着：她意外的想着：該不會是秦璇吧！這也是一個高高地，有英雄氣魄的人。

「那就對了，這地方真難找，全是山坡，有位羅先生是住在這裏吧？」青年人一面用手絹做扇子揮着，一面問。

「有一個姓羅的，叫什麼名字呢？」安蒂懷疑地問，她想自己是不會被人稱作先生的，因為從沒有人對她這樣稱呼。

「羅婉春——羅先生，在保育院教書的。」

「那是我的媽媽，你找她幹什麼？」安蒂詫異地問，她們到重慶來以後，還沒有受過意外者的拜訪，連她做醫生的表姐也沒有來過。

青年人隨即輕鬆地告訴她說：

「妳媽媽回來了。」

「真的嗎？媽媽回來了嗎？」安蒂睜起驚喜而懷疑的眼光望着他，好像是說，你怎麼會知道呢？

青年人明白安蒂的意思，隨即解釋着：

「我和妳媽媽是同事，還有很多人都在後面，馬上就要來了。」他隨手向門外的路上招呼着，立刻挑進了四擔行李，安蒂認識有一挑正是她媽媽的所有物。其餘的三挑是陌生的然而比較整齊的行裝。

羅老太太忙招呼年青人吃茶，可是年青人卻匆匆的走了，他說他要接在後面走着的她們。

「奇怪！妳媽媽說路費太貴了，暑假不回來的，怎麼又回來了呢？」羅老太太不因媳婦的突然回家而感到喜悅，而且懷疑着回家的原因。

「放假了，也許媽媽想回家來看看我們哩！」安蒂甚至感覺奶奶的懷疑是多餘的。

「我看，一定是事情掉了！」羅老太太沉重的說，她又為柴米的威脅而懼怯。

「不會的，難道別人的事情也都掉了嗎？」安蒂指着餘剩的三挑行李說。

羅老太太沉默了。在沉默中年青人抱着一個一歲的孩子，首先進來，後面是安蒂的媽媽同着另外兩個年青的女人，安蒂驚喜的喊着媽媽，而忙碌的爲他們倒茶打臉水，他們都已走得太熱也太累了。

「這都是我的同事。」媽媽指着那羣人向羅老太太介紹說，首先指着年青人：「這是保育院的教務主任胡先生。這是他的太太王小姐，是五年級的級訓導。」而指着另一位年齡更輕的女的說：「這是周小姐。」同時指站在一旁的安蒂對他們說：「這是我的小女安蒂。」最年輕的周小姐首先對安蒂伸出了熱情的手。

周小姐是院方的護士。與其說是護士，倒不如說是校醫，因爲院方除了周小姐以外，再也沒有負責醫藥的人了。

他們像剛從一個黑暗的窟穴裏逃出來似的，大家都很快，至少在安蒂的眼中看起來，他們是像回到家裏一樣的平和而舒適，正如他們享受疲乏的安適一樣。

安蒂幫着她的奶奶爲晚飯而忙碌。安蒂的媽媽週璇在她底同事之間，爲疲乏的大人小孩們安置一個涼爽的休息處，而且很適意的同他們談着話。

羅老太太心境平和了，看着媳婦悠閒無慮的態度，想到媳婦的突然回家，或許不是爲了失掉工作的緣故。當然她不好當作客人的面去詢問媳婦回家的原因，那是太不體面的事情了。

「我們現在就把那做起來吧？」性急的王小姐對安蒂的媽媽徵詢着。

「不用忙，待會兒吃了晚飯，天氣蔭涼了，我們慢慢地，仔細的來寫，現在我們可以把要寫的東西，逐條的想好。」安蒂的媽媽沉着而穩重的說，好像他們全是小孩子，而必須服從她底領導。胡先生首先同意。

，他點點頭說：

「羅先生的話是對的。事緩則圓，忙中易錯，關係幾百兒童健康與福利的事情，我們是不可以隨便粗枝大葉的亂來的。」

王小姐同意了，安蒂奇怪地望着他們。她不知道他們將從事怎樣一件偉大事情，然而安蒂想有她的媽媽參與這件工作，一定是一樁光明而偉大的事。

晚飯過後，已是黃昏將逝了。她們並沒有爲這些不速之客，預備豐盛的菜肴，祇是不同的幾碗青菜加上一碗蛋湯。就是兩個雞蛋也是費了很大的力才買來的，她們家裏從來沒有儲存過像雞蛋這樣貴重的食品，有青菜吃已經是幸福的日子了。

桐油燈在她們房間裏的方棹上亮了起來，它半明半滅的發散着昏紅的燈光。安蒂用的紙筆墨硯都被搬上了桌子，胡先生拿着紙筆，聆聽着她們的陳述。

「第一：我們要告他剋扣兒童的糧食，使孩子們不能吃飽飯與得不到適當的營養，孩子們貧血，長瘡生病的太多了，有些孩子竟因缺乏營養，而使眼光削弱，這樣下去，有成光眼瞎的可能。」這樣是失掉保育兒童的本意，而摧殘國家的新生命，更是變相的殺害兒童。」安蒂的媽媽首先慷慨陳辭。

「你們要告誰呀？」羅老太太忍不住在旁問着，這些青年人談話，老是喜歡把老年人撇在一邊的。

「妳老別管，我們要告保育院的院長。」安蒂的媽媽攔阻的說。

「你們告到那裏去呀？」安蒂奇怪地問。

「保育總會。」溫柔的周小姐回答。

「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一有權柄在手就要貪污，剝削一些可憐的人，從前老太爺（指安蒂的祖父）在

北邊做官的時候，就最反對貪污了……」羅老太太的囉囉話又來了。

「好了，好了，等一下談，我們把事情辦了來。」安蒂的媽媽連忙攔阻着，她知道羅老太太的話一出來就是沒有完的。

「第二：我們要告他剝削孩子的福利。別人捐贈的銀錢、衣物、糖食……他都祕藏不發，且私自變賣。把孩子們當童工似的虐待，把他們的手工編織品變賣後，也不將得來的錢替他們作福利設備，而概歸私囊。」王小姐接着發言。

「還有：紅十字會曾經捐助很多藥品，而我們衛生組却連紅藥水都常常缺乏，他把藥拿去賣大價錢，却讓孩子們病着等死。無論那一個有良心的人都不能眼看着那些蒼白衰弱的孩子呻吟在病痛裏，同時又看着別人拿他們治病的藥去賣錢，去享受。」周小姐也是議憤填膺的說，她的眼圈紅了，彷彿那些不幸的孩子，又向她張着痛苦的，求助的眼光。

就是這樣吧！我們聯名簽呈，總不會不發生效力的，另外換一個院長，大概不至於貪污了，至少有前車可鑒。」安蒂的媽媽說。

在片刻沉默後，胡先生把密報寫好了，安蒂媽媽第一個蓋了章，這件事情便算結束。

「你們下學期怎麼辦呢？告了院長，恐怕再不能回去做事了。」羅老太太擔心地就是工作問題，那一月終了。可以寄託希望的少得可憐的薪水。而那薪水在她是有極大用處的。

「我們早就預備不幹了。」這話幾乎是他們同時說的。

「不幹了」？羅老太太大驚地望着安蒂的媽媽，幾乎要說，妳怎麼也能不幹呢？

安蒂的媽媽坦然的望着羅老太太同安蒂笑着，似乎在安慰她們說：我自自有辦法。

昏弱的燈光閃耀着，安蒂特別的興奮，她覺得媽媽的熱血與年齡，正和這些正直的青年一樣的沸騰與年輕，想不到媽媽犧牲自己幸福的精神，不僅是爲了她們姊弟同奶奶而具備的，她竟能拿這愛心，愛及所有在她生活圈子裏的孩子們。使安蒂的心裏更充滿了正義感，她想，她將秉承媽媽的精神作一個與黑暗社會的奮鬥者。

「羅先生，妳要不決定這樣幹，我們還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我起先祇打算辭職，可是辭職又有什麼用，那些孩子還不是一樣的要受着痛苦嗎？」周小姐欣慰的說，彷彿這一紙密告上去，一切問題都可獲到滿意的解決。

「馬院長還有些怕妳，他不是常請妳到他家去吃飯嗎？」王小姐有趣地說。

「就是因爲他請我到他家裏去，我才能把他的底細更詳細的觀察出來，我看見沒有開過的整箱的藥品，堆積得枯乾了的肥皂，十幾口缸的白糖，還有一些霉爛的，沒有賣完的布匹……」

「哈哈：他想用油大封住妳的嘴哩：他知道我們的伙食不好。」王小姐又得意的笑了，引得全屋的人都笑了起來。

「假使一個人的正義與良心，也能讓油大掙住，那還算是人嗎？你能閉着眼睛，攔着耳朵不看孩子們的飢餓眼光與那菜黃色的面孔，而讓他更無所顧忌的去剝削失掉父母，沒有能力反抗的孩子嗎？我自己也有孩子，我自己的孩子要過那種日子，我一定要把他接回來。」安蒂的媽媽侃侃的說，在她的世界裏，除了奮鬥以外，再也容留不了黑暗。這與她平日爲人完全不同，平日她是一個沉默寡言者，所以在同事之間，她的談

天熱了，疲累的路人們都盼望着有一個歇足的地方。安蒂家門前的樹蔭下，常坐滿了渴熱的路人們，觸動了安蒂媽媽機敏的心靈，假使能在門前開一間茶館，那是再賺錢不過的事，但她們一家全是婦孺，開茶館不大方便，一再的考慮後，安蒂媽媽決定在門前賣麵食，以維持一家的生活。她是沒有機會再去找找到教書的工作了，因為她已沒有後台，而且也找不到後台。在她蘊育告發馬院長動機的時候，她完全忘記了她還有一個窮困的家。

在安蒂的思想整日追隨媽媽同籌設開設小麵店的時候，對羅超回家的事是失望了，而且更慚愧她不該有那種內心的祕密，為什麼在媽媽與黑暗，與不公平的社會奮鬥的時候，而私自還要去追尋那「無聊」的「奇蹟」呢？現在她又認為「愛情」是「無聊」了。

但是，就在她放棄私念的時候，羅超突然的回家了。他偷偷地告訴安蒂：

「姐姐，秦先生請妳明天到他那裏去一下，說有事情和妳談。」
安蒂的心又遏止不住地跳了。

八 不敢公開的約會

在一夜的興奮與考慮過後，安蒂決定去赴秦璇的邀約。爲什麼在情愛方面，女人總要站在被動的地位呢？爲什麼自己不能站在主動的地位，去發現一個可愛的人呢？她懷着祕密同着弟弟羅超出發了，而在她的母親同她的祖母面前却有一個極光明正大的理由，那就是她想去找一個機會同弟弟讀一個學校。

這並不是一個適於拜訪的天氣，火紅的烈日毫不放鬆的刺激人們的感官。輪渡在江心行駛着，江面的涼風輕悠的撫摸着安蒂熱燥的面孔，她底臉被炎熱的氣候炙燒得通紅了，因而更現出她的柔媚與健康，她不安於船中人的視線，經常是倚着欄杆面對江流立着。江面閃動的波浪，正和她那顆單純而含着隱祕的心，有節奏的跳躍着。對着萬里的藍天，與這悠久流不盡的江面，她幻想了，她——！這個行將見着的人，一定崇高美麗得像藍天一樣，而他的柔愛恰如這靜靜的流水，長久而沒有終撥，他並不是一個沒有個性的人，他英勇得如汹涌的波濤，如風吼海嘯。他要是缺了一樣，那就不是我所要見着的人，我將把愛情的心扉重行關起，直到重見我所追尋的人，而將忠純的愛心，永恆地爲他留着。直至生命的終結。

生命的終結，爲什麼在生命剛剛開始的時候，就要想到生命的終結呢。這真是太可笑了，然而對於真實的愛情是應該有這決心的。

「姐姐，秦先生住在他叔父家裏，他叔父是重慶有名的人，還在軍委會負着職務的。」

「他沒有家在重慶嗎？」

「他是一個人出來的，他說他讀書的時候也很苦哩，因爲他同他的父親鬧意見。」

「他是那裏人？」

「河北人。不過，他同他父親鬧意見的時候，也逃到武漢讀書的。」

「唔，他爲什麼要同他父親鬧意見呢？」

「秦先生沒有告訴我，不過到現在他們父子兩個還沒有和好。」

安蒂望着羅超懷疑地笑起來，羅超祇是一個十四歲不到的孩子，而他過遲的發育，竟替他又瞞了三歲，看上去他只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大真與稚氣，隨時在他的面部與動作裏表現着。一個大人怎麼會把這些家常談給一個小孩聽呢？

「這是秦先生告訴你的，還是你從別人那裏聽來的呢？」安蒂問。

羅超翹起不高興的小嘴說：「我不是告訴你是秦先生對我說的嗎？他昨天在船上時同我說的，要不是爲了等他，我早就和同學們在一星期前都回來了，可是他說我人小了，偏不放我一個人回來，偏要我等他。不過，我這次回來沒有買票的，他們都說我是小孩子。」羅超又得意的笑了。

三刻鐘後，安蒂同羅超在一間會議式的會客室裏坐着。羅超像在課室裏一樣，正正當當，規規矩矩一動不動的坐着，安蒂強制抑住她那顆跳動不安的心，勉強隨意的打量着客室，她的耳朵正敏銳的聽着門外的腳步聲，那聲音是將由已去的傳達而帶來的。

會客室是再簡單沒有的，幾張綠絨的沙發，或是因了沒人開會的緣故，已撒上薄薄的灰塵。長的議桌上，擺着一瓶枯萎很久的花，壁上掛着幾張稀疏的名人肖像，除此以外再也沒有可以打量的了，茶几上連台布也沒有鋪一塊，這大概是被主人和僕人都忘記了的客室。

門外有輕捷的脚步聲響了過來。羅超是顯得更嚴肅了，他微紅着臉望着安蒂輕聲而急促的說：

『秦先生來了！』

脚步聲帶近了一個穿青色中山服的青年。他微笑的在門口立住了，他的臉不自然的紅着，他的眼睛發着光，顯然，他不知說什麼好。因爲不諳世故的羅超，除了向他行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與簡單的稱他一聲秦先生而外，再也沒有說一句其他的話，更沒有想到爲他們介紹。

安蒂也驚呆了。那高健的身軀，那柔和而精幹的眼光，最可怪也可愛的就是那處女的羞澀竟飛上了他男性的面頰，他那挺立的姿態正藏着他偉大的氣魄，一股卓絕奮鬥的精神，在外觀上安蒂已經滿意了，那正是她日夜所幻想的。

『啊！秦先生，我就是羅超的姐姐。』安蒂大方的打破了僵局，向羞澀的青年招呼着。

秦璇的臉更紅了，顯然地他已將主人的地位讓給了安蒂，在坐下以後他還許久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聰明而美麗的安蒂，使他無法應付。

『學校早放假了吧？』安蒂首先找話和他談。

『在一星期前就放假了，我因爲公事耽誤了一個星期。』秦璇被引着談話了。

『大約在什麼時候開學呢？』

『哦！要在九月初，有一個多月的假期。』

『這學期要招生嗎？』

要招的，不過不在重慶招，要在涪陵招，因爲招的名額並不多，高中也要招生的，女生部更要招得多一

點」。秦璇已敢望着安蒂說話了，他不再低着頭，紅着臉像孩子似的羞澀。

談話漸漸的移到了家庭，他們已進入友誼的階段了。他們可以隨便的談着話，安蒂認爲爲了全公費而保守的祕密，可以在這個誠實的青年面前揭穿了：

「我們家裏都已出來了。」

「都出來了嗎？」秦璇驚奇地說，他一面看看羅超，羅超正向安蒂投着埋怨而慚愧的眼光。秦璇笑了：「我常常問羅超，羅超總說是妳家裏人沒有出來，妳是住在一個親戚家裏的，我就常常的懷疑，我覺得這件事情太奇怪，你們兩個人的年齡都這麼小，在外面住着怎樣辦呢？我問羅超，問妳想不想讀書，他說妳就是想考學校，所以我叫他請妳來一次。那末，妳家裏現在在做什麼事呢？」

「我媽媽是當小學教員的，不過現在閒住着又沒有工作了。」安蒂用清朗的聲音說。

「那末，妳到涪陵來考我們這個學校吧！我們學校裏一共有兩千多人，女生部就有七百多。」

「要是考不取怎麼辦呢？」安蒂想辦穩當事，她怕白花路費，考不取又要回家。

「妳來好了。」秦璇肯定的說，他眼裏現出溫和的光輝，安蒂讀出了他眼中沒有說出來的話，那就是：一切我都會替妳想辦法的。

他們在愉悅的談話後，歡欣的辭了出來，安蒂熱情地伸了握別的手，這使秦璇覺得尷尬，他連頸脖子也紅了，安蒂的熱情，美麗與她坦白的談吐，已使他迷惑與驚服，他已看出安蒂是一個能在刻苦中求上進的女孩子。

安蒂滿意的笑了，秦璇溫文的談吐，和藹的眼光，漂亮的身軀，尤其是那羞澀的態度，是怎樣的使她喜

悅與愛慕啊！她將永不能忘記秦璇給她的第一個可愛的印象。

「秦先生像一個女孩子樣，他還要紅臉。」在回家的路上，安蒂和羅超談。

「他是見了妳才紅臉，在學校裏從來不這樣的。」羅超又翹起了小嘴反駁地說。

「她見了別的女生紅不紅臉呢？」安蒂試探地問。

「也不紅臉。不過，他從來不見別的女生的，因為他只是我們男生部初中的教員，不管女生部的。」

「那麼，女生部是誰管呢？」

「女生部有女生部的教員呀。」他瞪了安蒂一眼，彷彿說妳連這都不知道，而且加一句：「秦先生是專門管初中部的。」於是，羅超又滔滔不絕的把秦璇在學校裏的一切談下去，如他喜歡那些學生，那些學生常常受到責罰，他怎樣為初中部的部門，飯廳，設計改良等；安蒂喜悅的聽着，而在羅超口中表現的，正是一個偉大而可敬愛的秦璇。

家裏的小麵店是開張了，就在他們前面做廚房的一間屋裏。擺了兩張四方桌，而另隔了一點角落做廚房。安蒂的媽媽親自擔任廚師與伙計，安蒂的奶奶專作收錢的職務，不過在生意太忙的時候，安蒂也偶而幫媽媽洗洗碗，她不敢見顧客，因為有些顧客常向她投來輕浮的眼光，雖然她的態度莊嚴得使人畏退，但怎能止住別人的注視呢？因此爲了覬覦安蒂而來的顧客也不在少數，而那些顧客又常是給錢最多的客人。

安蒂最討厭那些無聊的，喜歡找她攀談的客人，她常是冷言的拒絕他們，而爲了維持不至冷淡的生意，不甘寂寞，喜歡談話的羅老太太常代安蒂的位置作着他們談話的對象，所以他們的生意就是在最平淡的時候，也能勉強支持這一家的生活。而有兩個最可厭的人竟是日不間斷的來。

在安蒂媽媽的思想裏，她單純的想着：「我是將勞苦與資本換得來的利益，並沒有取別人的分外之財，而吃東西給小費是常事」。她反認為那些常來的人，正是她的好主顧。同老太太談話，那是顧客中常有事情。

安蒂在她的秘密裏過着理想的生活，她幫着勞苦的媽媽工作，她冒着炎日到遙遠的山坡下去提水，劈着笨重的，媽媽砍不動的柴，她認為勞苦就是快樂。她正勵行着她對羅超說過的話，對於這些輕薄的追求者，只須用莊嚴與不理睬就足夠應付了。她愛情的花朵已為秦璇而開放了，除秦璇外她睨視一切的人，雖然他們比秦璇穿得闊綽，但却絲毫引不起她對他們的美感來。祖培，家駒祇不過是她的小朋友，他們除了談貪污舞弊的案件以外，就是那永沒有休止的學校生活，感情永遠站在友誼綫上，誰也沒有再進一步，雖然他們想探入到安蒂的心裏，但是安蒂却將他們關在門外了。

暑假過去了，安蒂應着秦璇的邀約，到涪陵去投考了涪陵國立中學，她在焦急地等待發榜，因為投考的人太多了，聽說將由四百人中選取四十，她徘徊在焦灼裏，秦璇並沒有給她必定考取的保證。這等待的三天是多長啊！安蒂除了擔心錄取的事情外，再也沒有心思去注意其他的一切了。

九 瀑布前的情話

五六

明天早晨該發榜了，在發榜的前一晚，安蒂同其他投考生在寢室裏議論着，每一個人都在擔心她的命運，而投考者又是如此的擁擠，要從四百名中取出四十名。

從報名到等待發榜，這幾日的廝混，已使她們彼此都很熟習了，尤其是日間同考場，或晚上同寢室的。在每場考試完畢以後，校方立即將答案公佈了，於是一般成績太壞的人，已有大多數自動離開。剩下的都是比較有把握考取的正在等候最後命運的判斷，就是這餘剩的人中也在一百名以上。

安蒂是抱着非考取不可的決心來的，爲了考學校，她會對功課下過深長的功夫，她並沒有完全指望秦璇爲她設法，自從第一次接談後，秦璇從沒有給她肯定的答覆，而且她也悟到，假如自己的幾門主科都是零分或者不及格，恐怕秦璇也沒有力量把她弄進去。反之，自己的功課如考得好，學校也不至將她摒棄，所以主要的還是要靠自己，這是安蒂一向的主張。

幸好沒有完全倚靠秦璇，因爲招考新生全由考試委員會一手包辦，而秦璇不在考試委員之列，所以他無權過問考試的事情，秦璇對安蒂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祇好讓她把一切交給命運，然而秦璇私心的焦急也不在安蒂之下，安蒂已將他的心吸引去了，他不能一刻忘記安蒂，但他是羞澀的，他不敢在安蒂面前多說話。要是學校考不取，安蒂的一切都將完了。爲了考培陵中學，她失掉了投考其他學校的機會，她將再度的失學了。失學對於她的打擊是大的，她將永遠埋葬她的理想，前途是不堪設想的黑暗，除了結婚以外她還能做什麼呢？「結婚」是多麼可怕的兩個字，那彷彿是一個女子生命旅行的終結，結婚後，她的生命與前途都

要從自己手裏移交給丈夫了，而自己就變成了一個寄生蟲，那麼一切都完了。失學對於媽媽的負擔是重的，媽媽除了負擔她的生活以外，還是替她負上失學的痛苦，媽媽一向認為安蒂有超人的聰明與卓越，她怎麼能使媽媽失望呢？而且她將永遠失掉年輕可愛的秦璇了，她又怎能將他關心底門外呢？

安蒂煩亂的倚床靠着，寢室裏燈剛剛點着，安蒂被燈光遺棄在黑暗裏，她腦海裏正盤旋着那攪擾不清的愁思。是誰正在寢室裏唱「夜半歌聲」。

「喂：羅安蒂，夜半歌聲最後一句是怎麼唱的？」那同學喊着安蒂問，這是一個自負不凡者，她一向是有把握必定攷取的。

「我都急死了，妳還唱歌哩。」安蒂煩燥的說，她又重新把背靠好。

「急什麼呀？我保險妳一定攷得取。」

「妳保險算得什麼？」從同學口中出來的話，並不能使安蒂得到安慰。

「妳不是做對了很多題嗎？」隨又小聲的說，「告訴妳，這次交白卷的人多得很，尤其是數學，有些人還在卷紙上寫些話，那最滑稽了。」她首先笑起來：「妳猜她寫什麼？」

「寫些什麼呀？」別的同學也圍攏來了。都想聽交白卷的趣聞。

於是那同學很神氣的咳嗽一聲，然後眉飛色舞指手劃腳的說：「他寫呀！三角幾何，實我寇讎，它一見面，我無奈何，央求先生，解我寇讎，載恩不盡，恩德常流。」

「哈哈……滑稽，有趣，妳怎麼知道呢？」人們都大笑了。

「我聽見別人說的，這卷紙已經看過了。」

冷，哈，哈，又是一陣笑聲。

「笑什麼呀！明天要發榜了，敢不取還要捲行李走路。」另一個同學打破了大家的興趣。

這一羣年輕的孩子，又放下了剛被逗引的歡愉，房間又沈默而寂靜了，只有唧唧噥噥的談話聲。

於是這位自負不凡的同學，又無聊的唱起她的夜半歌聲來，當她唱到末尾一句想要再問安蒂時，她看見安蒂已經面向床裏睡着了，她也慢慢地把身子平鋪在床上，不久，她的鼾聲響遍了全室。

安蒂並沒有睡着，她煩燥的心容不下更多的攪擾了，她是假寐着，她沒有一個寬裕的家庭環境，能支持她底快樂，她是必需品奮鬥掙扎的。這一夜，她整整做了一夜亂夢。第二天，她起得很早，她要去那牆上掛着的命運宣判書。

當她們懷着沉重的心情，從女生部向着相距二華里的校本部走着的時候，路上祇有希冀與嘆息聲伴着沙沙的脚步，沒有一個人的心不是沉重而驚亂的，除了那一位低低哼着夜半歌聲的同學以外，經別的同學向她既視了一眼之後，她也沉默了。

一個校工正拿着梯子。從校本部門首走出來，另一個校工手裏拿着一大張名單，同一桶漿糊及一柄粗大的掃帚。

門口擁擠着三百多人，有一大半是男生，他們急促而高聲的呼着：

「榜發出來了！」

榜發出了！安蒂的心情隨着更緊張起來了。

當榜貼好後，各人都在上面找尋自己的名字，安蒂祇想能在備取生裏看到自己的名字就算幸福了，因為

同等學力只取百分之二，安蒂是初中沒有畢業的學生，她更不敢有過高的奢望。

備取生十名裏是無望了，她又從正取生的最後一名看起，到了倒數二十幾名的時候，還沒有看見自己的名字，她的臉開始蒼白，心房也慌亂的跳了起來，她自己在告訴自己，「糟了！考括了！怎麼辦呢？」

一個溫柔的男性的聲音，輕輕在她耳邊響了起來：

「羅安蒂，妳考取了。」

她的心像被雷擊了一樣，猛然的震動起來，也不看一看同她說話的是誰，就緊緊的問着：

「在那裏？在那裏？我怎麼沒有看見。」

「那不是？第三名。」那人指着壁上說。

「啊！真的，我真的考取了，怎麼……怎麼會考第三名呢！」安蒂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再大睜着眼望着壁上，羅安蒂三個大字跳入她的眼中，而且羅字上還有一個紅圈。

「我一早就來的，榜還沒有發出來，我就看見妳考取了。」那男的還在她的旁邊說。

安蒂把她喜悅的眼光從牆上移了回來。她一再的驚喜了，在她身旁的不是秦璇嗎？整整的要比安蒂高一個頭。

「啊！秦先生！」她喜歡得不知說什麼好了，她很久的望着他那對明亮而溫存的眼睛。

「我們到別的地方去走走，這裏人太多了。妳現在還有事嗎？」

「沒有事，沒有事，我祇等着註冊。」安蒂連連的說着。秦璇是多麼的使人愛悅啊！她怎麼愿意拒絕他呢？

他們一前一後的向着另外一條僻靜的路上走去，濛濛的郊外是美麗的，雖然是九月初的天氣，可是熱度仍不減於夏日，他們沿着樹下走着，這裏有的是橘林，秦璇正引安蒂向一個橘林裏走去。

「我知道妳會考取的，現在妳可以和妳弟弟常常見面了。」

「我就心得很，深怕考不取，沒有想到會攷第三名。」

「妳的成績考得很好，全公費是不會成問題的。」

涼風輕輕地拂着他們，他們的心也都像空氣一樣的輕爽。每個人都好像有很多話要說，但又不知從何說起，雖然是靜靜的走着，但是兩人的臉上都掛了看不見的心底的笑容。

「你聽，這是什麼聲音。」安蒂聽見了澎湃的波濤在咆哮，她知道這不是長江的水流聲，因為學校距江邊還有整整的二十華里。

秦璇立定了脚步，她回頭向安蒂微笑着：

「這是瀑布的聲音。」

「瀑布！這裏有瀑布嗎？」甜蜜的笑飛上了安蒂的面頰，是秦璇最愛的純真的表情。

「這裏有一個兩丈多高，五丈多寬的瀑布，妳要去看看嗎？」

「我最喜歡看瀑布了，在那裏呀！」安蒂幾乎喜歡得發狂了。

「就在前面不遠，出了橘林就到了。」秦璇想安蒂真是一個小孩子，他真要把她當作妹妹了。

出了幽長的橘林，澎湃的聲音也愈大，不久那銀沫飛濺的瀑布展現在安蒂的眼前。

「真好看呀！你是不是常常到這裏來玩呢？」安蒂愉悅的望着秦璇，嘴角掛上了淺淺的酒窩。

「我到學校裏兩年了，今天才是第二次來呢？」

「你爲什麼不常常來呢？」安蒂天真的問他。

「一個人來有什麼意思呢？」秦璇搖着頭說，他的臉忽然又紅起來了，忽然他指着遠處，平靜水面旁的一塊大石頭說：「我們到那邊去坐坐吧！瀑布的聲音太大了，說話很費力。」

安蒂順從了，他們說話確實是等於在叫喊。

這裏的水平靜得像一面青藍的鏡子，他們同坐在一塊大石頭上，水裏映出了一對年青的面容，一顆小樹恰恰作了遮蔽太陽的傘，他們都滿意這地方，互相的笑了。

「高中畢業後，妳預備怎麼樣？」秦璇問她。

「環境允許的話，繼續讀大學。」安蒂毫不遲疑的回答：

「大學畢業了呢？」

「出國」，安蒂想這麼說，却沒有說出來，那是太沒有把握的事了，雖然她想靠半工半讀來完成志願，但很少有那樣順利的事。就是閒談，她也不敢隨便說出來。

「大學畢業後就做事。」

「妳喜歡做那一類的事情呢？」

「我喜歡科學，我想在工廠裏做事。」

秦璇沉默了一會；

「要是不讀大學怎麼辦呢？」

「那……那……我還是要想辦法去讀的。」安蒂不知道，假使不讀大學，她可能勝任一些什麼工作，她實在不知道一個高中畢業生可以拿什麼作爲她服務社會的本領。

「我以爲妳最好還是做教員的好，社會上沒有一個比這更適合於女子的工作了，而且在中國的工廠裏是不要女工程師的，除了會計與醫藥外，什麼工作都不用女的，結果很多學工科理科的女學生，還是祇有當教員。」

「這樣說，女子從大學理工學院畢業後，祇有當教員了。」安蒂有點失望而不信任的說。

「社會沒有替女子預備出路，那是沒有辦法的，除非妳自己有錢去創辦工廠。」秦璇的眼睛望着她，好像像在說：妳有錢去創辦工廠嗎？

安蒂瞧着自己半舊的藍布衫，她像蒙了羞辱似的臉紅了。

「現在的人心都太壞了，男的，女的都只傾慕着金錢與虛榮，整個的社會都需澈底的革新，而基本的方是首先要從人們的心裏革起，這個主要的工作就是教育，中國的文盲數字是驚人的，因爲有了這樣多數的愚民同無智識者，他們容易被一切的惡勢力所欺騙，而一朝自己得勢以後也容易欺騙人，這就是社會永久停滯在黑暗裏，而國家也不得進步的緣故。」

「那末，你是打算終生從事於教育生活了。」安蒂看着他那一身簡樸的中山服說。

「我是打算這樣幹。社會是太複雜了，容易使一個青年人走向毀滅的路，雖然學校的待遇少，但是整天和一些純潔的孩子們在一起，生活是清高的，而且又接近我的理想。」

「不過一個意志堅定的人，他是不會被毀滅的。」安蒂肯定的說。

「妳說的都是理想，理想是和那瀑布上沖擊下來的泡沫一樣，很快就要消滅的。不要希望太大了，希望大了，永遠是失望，我是從失望中過來的人。」

「你曾經失望嗎？」安蒂奇怪地望着他。

「在很多地方我都失望。在工作、事業、以及愛情。」

愛情！安蒂的心跳了。

「你在愛情上也失望過？」安蒂突然的問他，她裝做隨便談話的神氣，然而她的臉却紅了。

「是的，我失過戀。」秦璇的頭低下了，一忽兒他又抬起頭來，正對着安蒂的奇異的眼睛，「也許那時我太年輕，不過那時我確實愛過她的。」

「她對你怎麼樣呢？」

「她也愛我。」

安蒂的心又惶惶的跳了，她有一種快要失掉某種東西的感覺。

「但是她却爲了金錢，在五年前嫁給一個商人了。聽說現在又發了一筆國難財，住在成都的，她的丈夫除了做生意外，連信也不會寫一封。所以我說人都是愛虛榮的，尤其是一般的女孩子。」

「她是誰呢？」

「是我的靜表妹。」

「你的靜表妹恐怕未必能代表一般的女孩子吧？」安蒂俏皮的說。

「當然不，妳就不是很的，我從妳給羅超的信裏早就看出來了。」

安蒂難爲情的笑了，秦璇說話的技術是一次比一次高明。

「不過，要是爲了環境而屈服於金錢，那還情有可原，爲了自己的虛榮那是太沒有價值了。」秦璇又接着說。

「一個人應該與堅苦的環境戰鬥的，爲什麼要屈服呢？安蒂的眼裏現出了剛強與不可阻撓的神氣，那正表示她有着偉大的決心。這眼光堅定了秦璇對安蒂的愛心，他想，這正是一個偉大而與衆不同的女孩子，他需要她。」

他們很久的注視着，少女的羞澀使安蒂低了頭。

「你喜歡這裏的风景嗎？」秦璇開口了。

「當然我喜歡的。」

「你在北平的時候，到北海去逛過沒有？」

「太小了，不記得，聽媽媽說，她們是常去的。」

「那裏比這裏好玩多了，一天還遊覽不完哩！將來我就想在北平辦學校，然後再擴充到鄉村裏去。妳不也要回北平嗎？」

「當然我是非常想念北平的，我媽媽同奶奶老是想回去。」安蒂極自然的回答。

「等到勝利了，我們一道回去好了。」

我們一道？安蒂奇怪地望着他，秦璇也深情的注視安蒂，眼裏愛情的光輝交流了，秦璇開始戰慄的握着安蒂的手又重複地說：

「我們將來一道回去吧！這是多麼好的一個女孩子啊！」
時間是怎樣過去的，他們誰也不清楚。但是他們在今天晚上各做了一個甜蜜而又溫暖的長夢。
安蒂想教那個同學唱夜半歌聲，但是那過度自負與樂觀的同學，因為榜上無名，明天要捲行李回老家，
怎麼也沒有心思唱了。



十 多事的保長

六六

重慶受到戰事的威脅，自安南被日寇進佔後，最使老百姓感到恐慌的就是物價又飛漲了的起來。

安蒂家裏在沒有接到她錄取消息的時候，就已作了安蒂必定錄取的打算，她們相信她是穩可考取的，果然並沒有出她們的意外。而在她們近旁的一個私立中學招生的時候，她們的生意又碰到了幾天好運道，這使當地一般較窮的居民都覺得眼紅，羅家有錢，沒有錢怎麼能把兩個孩子都送去讀書呢！她們的生意也賺了不少錢，當然，她們是下江人（這是四川人對所有的外省人的統稱。）下江人都是有錢的。

於是甲長首先照顧了羅家。

「妳們現在要出救國捐囉！」

「我們是難民，我們還要國家來救濟我們呀！」羅老太太回答。她們還沒有知道甲長在鄉村的權威。

「不行，不行，妳們現在做了生意，做生意就要納做生意的稅，妳們既不打報告來，又不納稅，我已經把妳們當難民似的寬容了，否則送到局裏去關幾天還要罰錢，沒有保還出不來，派妳們一點救國捐怎麼可以不納呢？」甲長正言厲色的說，而且隱隱的威嚇她們。

「我們這算什麼生意，這和提籃子的小販又相差得多少呢？」安蒂的媽媽苦澀的笑着。

「妳這生意也不壞喇？一天只怕要賺好幾百洋錢。告訴妳老實話，還有很多捐稅都沒有派妳，這次妳不能不拿出來。好在也不多祇五十塊錢。」他一面又翻那厚厚的捐稅冊給她們看。

「五十塊錢！」羅老太太驚住了，「那要買好幾升米呀！」

「快拿來吧！別嚙嚇，要是每一戶都像妳這樣，我一天能收到幾家呀！沒有派妳出雙份就是好的了。羅老太太顫巍巍的，把做了幾日好生意的積蓄，數給了甲長，那是她預備寄給安蒂同羅超零用的。

「甲長，以後請你關照我們一點吧！我們實在出不起。」羅老太太要求甲長說。

「好的，好的，我總替妳們幫忙。」甲長接了錢笑咪咪的說。

甲長走了以後，婉春埋怨羅老太太不該把一點積蓄全給了甲長的，羅老太太搖搖頭說：

「對於這些人沒有辦法的，只有應付他們，這叫做地頭蛇，不能和他們作對的，妳就是對警察局的局長也是說不通的，這不像妳們告保育院院長那樣容易，越是低層的人越拿他沒有辦法，他是辦的公事，妳怎麼也不說過他，那一個地方都有地頭蛇，只求他們少跟我們麻煩就好了。」

「可是這樣派下去，我們怎麼抵擋得了呢？」

「下次來了，好好的招待他一下，煮碗麵他吃，叫他少派我們幾個。」，羅老太太有經驗的說。

幾天以後，甲長同着一大羣的人來了，其中有兩個執着冊子的警察，另外還有兩個穿長衫，着草鞋的人，甲長指着胖些的一個穿長衫的人對羅老太太說：

「這是我們本保的保長。」

羅老太太滿面笑容的招待着 保長洋洋不睬地問：

「妳們家裏有多少人？」

「四個。」

「有幾個男的？」

「有一個小男孩，今年才十三歲，在學校讀書。」

「沒有壯丁嗎？」

「我們一家都是老弱婦孺，有一個得力的男子就好了。」羅老太太感嘆地說。

「拿五十塊錢來，甲長同時遞了一個收條給她。」

「怎麼又要五十塊錢呢？」羅老太太詫異的問。

「這是壯丁費，上面規定的。」警察在旁補充的說。

羅老太太望着那些嚴肅的面孔，於是又顫兢兢的把第二天做資本的錢付出了，這是婉春預備買麵與作料的錢。

把麵店及雜貨店的老板認熟了可以賒得到一部份東西。於是兩個戶藉警察同着保甲長們洋洋得意的走了。

羅老太太同婉春相對的沉默着。

再過幾天，保長單獨的來要清潔費了。又過幾天，甲長又來寫捐，說是天乾了要唸經求雨。冬天到了，冬防費又不得不繳，而羅家的東西差不多全數爲盜賊偷光了，但是他們名正言順，不是上面規定的，就是地方上的公益事，別人都繳，妳怎能不繳呢？而且更留着人情說，沒有多派給妳們就是好的了，在表面上，你能不感激他嗎？而他們來吃麵是從來不拿錢的，否則保長常常無故的跑到家裏來，有時候甚至是深夜十二點鐘以後，他要拿着電棒來查看妳們家裏除了兩個婦人以外，還匿藏着什麼旁的人，要是查出另外的第三者的話，他們又可以大敲一筆了，幸好羅家從沒有親戚朋友到她們家來，否則真是有理也說不清了。但是保甲長

的捐稅同騷擾，却是她們生活上最大的痛苦。

「羅老太太，怎麼沒有看見你們的學生呀？」一天，兩個常常來吃麵的油滑青年，這樣詢問羅老太太，發話的是高些的，長得比較漂亮的一個，他自動的介紹過他是在軍委會某機關做事的，他名叫魏光明。可是羅老太太早把他們的履歷忘記了，祇記得高些的姓魏，矮些的姓洪。

「他們都進學校了。」提起了孩子們，羅老太太總是喜笑顏開的。

「他們在那裏讀書呢？」那個矮些的小洪問。

「在國立涪陵中學。」

「都在一個學校裏嗎？」還是小洪問。

「姊弟倆讀一個學校有照應些，我超兒太小了。」還是羅老太太回答。

於是這兩個人天南地北的談起來，從他們對事業的展望，一直地談到婚姻。他們打算跑滇緬路，開企業公司，那時候一定要請羅小姐幫忙的，羅小姐的學問好，她不是在讀高中嗎？但是羅老太太却談到生活上去

了：「米賣一百多塊錢一斗哇！怎麼得了啊！吃米都吃不起了，而保甲長三天兩天就來收一次什麼捐，什麼稅的，我們又不是什麼有田有地的人家，這也要稅，那也要稅。」

「你是說的你們這裏的張保長嗎？他是我的好朋友，上個月討姨太太我還去吃了酒的。沒有關係，我明天去同他辦辦交道，叫他以後照看你們一點就是。」魏光明驕傲地說，彷彿他和保長是朋友，在窮苦的婦人面前，正是莫大的光榮似的。

「那就謝謝你們，可是請你們千萬不要忘了去說一下。」羅老太太極感激地說。

在他們探聽安蒂學校的地址以後不久，安蒂前後接到兩封陌生者的信，一封署名魏光明，一封署名洪曉初，信裏充滿了阿諛愛慕的話，叫人看了惡心想吐，字跡惡劣而且白字連篇，安蒂生氣的把信撕了，扔到牆角的字紙簍裏。她和秦璇每星期都有約會，而且平常也有書信來往，他們已進到最甜蜜的初戀時期了。這些無聊的書信是怎樣也引不起她心裏底漣漪。

敵機不斷的襲擊，轟炸，把一部份貧戀城市的人反驅逐到鄉村裏來，清水溪是最好的躲避警報區，離城市也最近。就是安蒂家的破草屋，也有人想找她們租賃，結果在安蒂家附近的空地上，又添了幾棟平房，接連她們最近的要算是一家牛奶房了，這家擁有二十頭以上的牛，由一個最會撞門戶的五十來歲的老太婆經營，鄰人們喊她做會老太婆，她未出嫁的女兒曾三小姐可說是她營業上最大的助理，曾三小姐是一個愛打扮的，妖豔的，會交際的年輕姑娘，她可以一年愛上十二個男子，但她也可以在一月內被一個男子所遺棄，所以她戀愛的哲學，並不是太上算的。

很快的，會老太婆同羅老太太混熟了，老太太們在一起總有談不完的家常的，於是羅家的情形很快的爲會老太婆熟悉了，她是一個好管閒事的老婦人，她知道羅家有一個十七歲沒有結婚的女孩子。

寒假到了，安蒂和羅超利用伙食上節餘的錢做路費回家。他們知道老奶奶的習慣，過陰歷年看不見孩子們，她是會傷心的，因爲她已是七十以上的人了，還能和後輩人在一塊過得幾個年呢？所以她渴望着孩子們回來。於是在放假的第二天，安蒂和羅超相率着回了家，秦璇因了校務繁忙，沒有到重慶來。

安蒂回了家，她發現一切都變了，清水溪是繁榮起來，左右多了幾戶鄰居，會家的牛鳴與糞臭，一天到

晚刺激他們的耳朵與鼻腔。來往的客人是多了，如曾老太婆、姓魏的同姓洪的……但是麵生意却沒有好起來。相反的，有時竟冷淡得叫人生愁，事實上她們也沒有有一天不是愁的，因為草屋也將不能支持它的身軀，正向一邊微微的傾斜着。媽媽也變了，她已蒼老得難堪，才幾個月的功夫，怎麼就如此蒼老呀！當路人第一次呼她做老太婆時，安蒂驚訝了，而媽媽竟當是耳朵聽錯了，沒有做理會，可憐在生活的磨折裏，她還不知道自己老了，而她還照樣地做着年輕人的工。

奶奶的嘴更癩了，除了生活以外還有不斷的小病來折磨她，她的脚也蹣跚了，然而她說要活一百歲，最少要活九十歲，她要眼看着孫子們成人，賺錢，她還要享享福，因為自從爸爸不在以後，她沒有享過一天福，富貴了一生，做夢也沒有想到會老來窮的。

現在經常來吃麵的客人，就要算姓魏同姓洪的了，他們沒有一天間斷，而特別對安蒂表示殷勤，安蒂是厭惡的避免他們，萬一沒有辦法的時候，只略略的點頭，答應他們的招呼。但是驕矜對於正在追逐中的人，更是一種莫大的誘惑。安蒂不知道她自從陷入戀愛以後，是變得怎樣的迷人了，愛情已給她美麗的外形，又罩上一件粉紅色的春衣，追逐者不管靈魂的美，僅是這一個單純的美麗的肉體，已够使他們顛倒了。

在安蒂回家兩星期後，保長笑嘻嘻的含着一尺多長的烟斗來了，自從姓魏的同姓洪的和他辦過交涉以後，已有一月餘沒有光顧羅家，這次來連態度都變了，老遠就向羅老太太打着招呼，羅老太太昏花的眼睛一時還沒有看出是保長，到是婉春喊起來她才知道。

「張保長來了，好久沒有看見你啦。」

「啊！是張保長呀！我當是誰哩。他來一定又不是好事，羅老太太喘喘着。」

「好久沒有看你們了，今天特別來看你們的。」保長滿面春風的說，一面走了進來。這裏兩位婦人連忙請他坐下，婉春去倒茶，羅老太太慌忙的問他：

「張保長，你今大要不要喝點酒吃碗麵呀？」

「不用，不用，我今大是特別來同你們擺擺龍門陣的，用不着客氣。」他又四處張望一下，很隨便的說：「你們大小姐不在家嗎？」

「她剛剛和她弟弟去看一個同學去了，就在附近不遠。」婉春接着說。她們深恐怠慢了保長。

「他們讀書是男女合校吧？」保長問。

「是倒是男女合校，不過男生跟女生要隔幾里路。」羅老太太想了一下，記起羅超告訴她的情形。

「哦！那還好。你們大小姐還沒有訂婚吧？」

「沒有啊！她才十七歲哩。」羅老太太說。

「十七歲也不小了！在四川十七歲做大人（指生孩子）的多得很。」保長說。

「現在社會變了，孩子們的事情我們也作不了主，讓她自己去選擇去。」婉春已經明白他的來意了。

「話不是這樣說的，現在時新講戀愛，那一個落得好下場的？簡直是烏其八糟。」保長一股正經的搖着頭，忽又掛上了笑臉殷勤地說：「我倒是替妳們大小姐留了心的，現在有一戶人家，家裏有幾百石穀子收租

，是一個大紳糧，他本人又在機關上做事，一月要賺千多塊錢，很年輕，很不錯的，妳們大小姐同他倒是一對。」

婉春有些不高興，但是羅老太太悄悄的止住了她說話。保長的話有幾句聽得進，她也是不大贊成自由戀愛的，然而保長的爲人，如敲詐老百姓，討姨太太等，都使她極端痛恨與厭惡，但是她們不能得罪他，因爲她們是生活在他的勢力範圍內，所以羅老太太是故意的和她敷衍下去：

「那個人是誰呢？」

「就是魏先生呀。」保長答。

「那個魏先生？」婉春懷疑地問。

「就是天天到你們這裏吃麵的魏光明。」

「哦！他呀。」兩個婦人都相對的笑了，那是無可奈何的嘲笑。

「本來那個姓洪的也托了我的，」保長不禁脫口而出，「可是姓洪的在那一方面都趕不上姓魏的，魏先生還說，祇要大小姐答應他，他什麼條件都可以答應，鐲子、手錶、衣服，要什麼他有什麼。可是有一樁……保長又眯起了他的小眼，「這件婚事說成了，你們拿什麼來謝我。」

保長又拿別人的婚姻來做買賣了，婉春恨不能上去打他兩下嘴巴，但是羅老太太又悄悄的將她止住了。「這件事情我們還是暫時的不談吧！安蒂的脾氣怪得很，她不許人談這事情的，況且她過了年就要到學校去了。」羅老太太婉轉的說。

「女人就是讀到大學畢業又怎麼樣？終歸還是要嫁人，這是逃不脫的。你們考慮考慮好了，我向來不管這些事情的，不過魏光明既然是我的朋友，我也不能不幫他一個忙，我看你們就答應了吧，這對於大家都有點好處。」他隨手又在身上摸着一包紅紙，封面恭楷的寫着魏光明的生辰八字，裏面鼓兜兜的包着一包東西

，他隨將那包東西放在桌上：「這是魏先生叫我送給妳們的一萬塊錢的聘金，我看妳們也需要錢用，管他是不是聘禮先收下來用着再說。」一邊說完，一面飛也似的跑了。

任兩個婦人怎樣喊叫，保長連頭也沒有回，他的任務達到了，魏光明一定又能給他一筆報酬。婉春同羅老太太真是憤得不知所措，羅老太太竟嗚咽的傷心得哭了起來，想起昔日的威風，而今日却低聲下氣的去奉承保長的顏色，受着他無禮的壓迫。

不一會，安蒂同着羅超回家了，安蒂得知了這一切的情形，她是氣惱又憤懣。晚上，她將徘徊在門外的魏光明同洪曉初喊了進來，而將原封不動的紅紙包向魏光明的臉上擲了過去，高罵他們卑鄙無恥，於是惱羞的青年恨恨的離去了，他們惡狠狠的發着誓說：總有報復的一天！

有了這一般的青年同助紂爲虐的保甲長作社會的低層幹部，老百姓永遠不能過幸福的日子，有一天你們總是要毀滅的，安蒂的心裏也在這麼說。

氣發洩了，安蒂的心裏漸漸恢復了輕鬆，好像這件事情已完全成了過去。然而羅老太太同婉春的心裏却更加加重了負擔。

「你闖了禍了！這些人是不能得罪的。」羅老太太膽小的說。

「以後我們將有更多的麻煩！」婉春又因焦慮而嘆息。

但是事情已經做了，誰也沒有翻悔，祇準備接受那更惡劣的命運。

麻煩是來了，徵收的捐稅又重複頻繁的降臨。但更糟糕的事却還沒有來到，因爲魏光明已經調升到別一個部門做科長了，姓洪的改了行順利的做着生意，謝謝天，好逸使他們忘記了對羅家的報復。安蒂得沒有任何麻煩的渡過了寒假。

十一 求婚

安蒂在學校裏的作風，一直是沒有改的。她獲得老師們的器重與同學們的喜愛。國文老師認為她有文學天才，而數學老師希望她能向理工方面發展，校中各種課外活動都少不了她，演戲、音樂會、運動會、壁報……總而言之，她是全校認為最傑出的人材，她將有一個被人羨慕的前途。但是在複雜的社會上，安蒂却是戰敗了，這是誰也不會預料的。

男女合校不一定會鬧出一些羅曼史，至少涪陵中學就沒有這現象，這裏嚴格的校規是不容許有絲毫戀愛的事情的，否則給予一次警告以後，就要繼以默退，甚至不給一次警告就要開除，任你是怎樣優良的學生，也不能被校方挽留。但是安蒂和秦璇的事情，在校方還是一個祕密，因為他們是以親戚的姿態出現的，然而對於一個美麗而風頭最健的學生，別人是更想知道她的一切，於是安蒂在無形中被一般多事的，嫉妬者監視而偵察着。安蒂並沒有防到在這些坦白的同學裏面，也有心懷不測的陰謀家。

一天，星期天，安蒂同秦璇倦遊歸來，已經是晚點名過後了，她在衆目睽睽之下，戰兢兢的走上自己的坐位，照例，星期天晚上要上自習的，幸好，當天晚上點名的訓育主任祇在窗子外面張望了她一下，並沒有說什麼，安蒂把她沉重的心思放下了。只是感覺同學們好像對她特別疏遠起來。她知道同學們的心理，她們平日是一派正經，擁護校規，反對談戀愛的，因為還沒有人來愛她們，當然她們可以唱高調，安蒂並不怎麼在意同學間的態度，這是嫉妬者最自然的表現，她心裏暗暗的嘲笑着，看你們將來出了學校以後，都去進修道院當尼姑的，假正經的人們。

安蒂把這件事情忘記了，但是訓育主任却沒有忘記，一些嫉妬的同學更時刻的做着密探，當體育課安蒂在操場打球的時候，她的抽屜被兩個同班的嫉妬者偷偷地去檢查了。

「呀！這不是秦璇給她的信嗎？啊喲！訂成這樣厚一本，像書一樣。」

「快看！快看！寫些什麼？」

「親愛的安蒂：這兩天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你，我真希望能天天都是星期日，能每日和你在一起……」

「快不要看了，肉麻死了。」

「真是細胞跳舞，（還是肉麻的口頭禪，）」

然而這一對假惺惺的人，還是繼續的看了一下，半途，她們又不禁闔了本子喊起來：

「媽呀！我的天哪！好多親愛的呀！」她們又歇斯迭里大驚小怪的喊起來。

當她們聽見室外有腳步聲的時候，她們匆匆放好了信跑了。

晚上，她們故意來問安蒂：

「羅安蒂，秦先生是你什麼人呀？」

「什麼親戚呢？」

「他是我姨媽的兒子。」安蒂說完連忙避開了，別人只要一提起秦璇的事，她就會紅臉。這時她聽見她們正在竊竊的笑她，她的臉更加紅了，那是因為氣惱。她開始感到環境的惡劣。

星期四，秦璇特派人向女生部的主任，為安蒂寫了一個條子，在中午休息的時候，請兩點鐘的假，因為

他有一個姪女要從萬縣來，想請安蒂照應她。

當部主任喊安蒂到辦公室去的時候，部主任手裏執着秦璇的條子，安蒂認識那活潑剛健的字跡，她的心不禁亂跳起來。

「羅安蒂，秦先生是你什麼人呀？」部主任嚴肅着臉問。

「親戚。」儘管這兩個字已經如此的應付過一百個人了，然而此時說出來却更顯得不自然，那毫不善於掩飾的紅暈又跑到她的臉上，作她說謊的明證。

部主任是早已看穿了，不僅是從安蒂的臉上，從訓育主任、從同學臉上，她早已洞悉安蒂用謊言所遮蓋的一切，但因為不要太使秦璇難堪，他祇冷冷的說一句：「就是親戚，那裏以後也要少去些。」

這句話宛如一個泰山突然地倒在安蒂身上，在他說的時候是那樣的冷淡，而安蒂聽來却如此的沉重，她變得呆了，她不知要怎樣回答才好，這是她從孩童時讀書以來，第一次受着老師的警告，她不知是羞愧，是憤恨，還是反抗，她認為她並沒有做錯事，但確實是違反了校規。她只緊緊地將頭低着，感情的起伏，支配着他面部的顏色。

「去啊！今天你到秦先生那裏去吧！這是他為你請的兩個鐘頭的假，」部主任仍是那樣冷酷無情的命令她。

她領得了赦旨，飽含着怨曲出來，他需要見秦璇，老師的不滿意與同學的嘲諷，已使她不能再待下去了，她覺得環境的可怕，封建餘毒的可怕。部主任是封建思想的權威者，其他的女孩子爲了要做好學生，得到全公費，都拚命的，殘酷的，關閉她們循乎自然而發生的愛情，這種手段是多麼的不道德。反之，有些私、

立學校，男女合班上課的，男女生整日在一塊的，也沒有發生傷風敗俗的事情，而校方却寧可讓女孩子發生畸形的同性戀愛，以致女性間都鬧起爭風吃醋，動刀自殺的事情，卻不願讓她們與異性接近，這是多麼殘忍的，對女生管理的方法呀！

安蒂走到秦璇的房裏，房裏靜悄悄的祇有秦璇一個人，安蒂滿腹委曲，恨不能一下向秦璇吐出來，但是秦璇却興高采烈的告訴他：「我知道你沒有吃午飯的，你看我特別爲你弄了一點好東西。」他一面把蓋子揭開，是一大碗的豬肝煮麵，裏面還滲雜着雞蛋，金針等東西，這是安蒂平日最喜歡吃的。他還一面笑嘻嘻的說：「是我親手做的哩！你嚐嚐看，我的本領好不好。」

他的熱誠融化了安蒂一半的怨恨，她想着秦璇是多麼的親切可愛。

「你現在要我來有什麼事情嗎？」安蒂故作不在意的說，因爲假使她也和秦璇一樣熱情奔放的時候，那他們的感情一定要沸騰到暴裂了，她用冷淡的感情正好操縱他炙熱的心。她要克制她的熱情，她將以這種堅固飽滿的熱情，長久爲他的愛情而灌輸。

「我以爲姪女淑芬今天會來的，結果她並沒有來。」他知道安蒂要責備他的，先向安蒂負疚的笑着。

「你害人。」她想說，害我今天聽主任的警告，但她並沒有說，她忽然想到她應該一個人把這件事担当過去，不讓秦璇心裏覺得不安，因此她又改口說：「下星期就要考大考了，你還要耽誤我的時間。」

「我知道你會埋怨我的，再要不到星期天我決不麻煩你，所以，妳看我不是特地到小廚房裏做了東西來爲我贖罪嗎？」他一手拿筷子，一手拿碗遞到安蒂的面前，而且還說：「我也沒有吃飯的。」

「好吧！我們倆個來吃。」

秦璇又另外拿了一個碗來，那一大碗使他們兩個都吃飽了，那足足抵得上館子裏賣的四碗麵。

「安蒂，你看我的手藝還不錯吧？我就只會做活計。」秦璇用熱情的眼光，徵求安蒂的讚賞，一面爲安蒂抹去桌面上的渣滓，並爲她倒過一杯開水來嗽口。他逼近安蒂站着，眼睛裏裝滿了安蒂。

安蒂微笑地望着他，沒有做聲。

突然，他兩手將安蒂拉着，而將她擁到自己的懷裏來，他一面顫抖地說：「安蒂，我真愛妳。」他的嘴觸到了安蒂的紅唇，安蒂像失掉了主宰似的溶化在他堅強的雙臂裏，愛情的波流，麻痺了她的週身，她再也沒有氣力反抗了。

但是理智使安蒂甦醒過來，這戰慄的甜蜜的初吻啊，是冒着多大的危險，這是學校，她是剛剛受過那有着刻板冷酷面孔的主任警告過來的，她忙從秦璇的雙臂下掙脫出來，幾乎驚慌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不行，我得走了。」

「還差三刻鐘才上課，你再坐一會吧！」秦璇看着手錶，一面攔住她說。

「不，我要走。」安蒂堅決的說，同時衝出了房門，門是開着的，僅僅掛着一張白色的門簾。爲了怕被學生撞見，秦璇不敢跟出來。但是她害怕了，他以爲安蒂是爲了他的唐突而生氣。

自從部主任同她談過了話以後，似乎每一個同學都知道了她的祕密，她常常感覺有諷嘲的眼光向她投過來，無論是操場、課室或飯廳裏，她漸漸感覺不安，她從沒有處過這樣不利的環境，因此她渴想離開它。

飛馳的時日，又帶來了暑假。安蒂滿意的結束了她的功課，她仍有着超人的學業成績，她和羅超在暑假的第二日離開了涪陵，回家來安慰年高的老人，和辛苦的母亲，那兩位婦人是多麼焦急的盼望他們回家啊！

羅超也有着一顆歸心似箭的心。秦璇和他們約好，在三星期後到重慶來看他們，因為還有校務使他不能分身。

在羅老太太與安蒂媽媽驚喜慈愛的眼光下，安蒂同羅超回家了。奶奶同媽媽是增加了一番愉悅，她們彷彿生活裏增添了一份興趣，羅超也是如此，他比昔日玩得更加高興。但是安蒂心裏却隱隱增加一份愁慘，奶奶是更衰殘了，媽媽一年前的健康也逃避得無影無蹤，常常做一點事情會使她累得要喘息半點鐘。她們在爲生活奮鬥掙扎，衰殘却乘機的進攻，她們不是青年，能使身體愈鍛鍊愈強壯，頭腦愈用愈靈活。她們是老了，她們的每一苦思，每一勞動，都是在消耗她們年青時殘餘的精力，她們沒有休息也不能休息，她們需要爲後一輩的年青者生存，爲本身不願立即進墳墓的軀殼而掙扎，所以她們祇有一天比一天更衰弱，一月比一月更老邁。

晚上，她們也不能得到安眠。晴夜，她們要擔心盜賊，盜賊一直沒有忘記她們，常把她們在窗門上安置的鐵盒子等弄倒了，又在一片磁鐵響聲裏跑掉，這時候，她們總是醒了，常常因這次的醒而要睜着眼睛等天亮，因爲在寂靜的時候，思慮是永遠在糾纏她們。雨夜，她們總要在屋頂上發現一個新的漏洞。於是她們得在半夜起來，把柴、炭、正在縫補的破衣服，或是孩子們的書等藏好，結果還要提心吊膽的睡到天亮，怕更有新的漏洞。

在這些情形下，羅超總是睡得舒適而香甜，但是安蒂却私自下了一個決心，她要使奶奶同媽媽過比較安逸一點的生活，她不忍再看着她們的生命被生活一點一滴地摧殘儘了。她的決心也和安蒂媽媽離開保育院決心一樣，是決定了就要做的。第一步她請同學幫她找工作。這件事在她回家的第一個星期裏，她就進行了

在第二個星期裏，她得到了同學的回信，工作是有，不過待遇很低，每月三百元，在財政局做事，只看她願不願意去。安蒂歡欣的去告訴奶奶，說她得到了工作，可以擔負家庭的生活了，但是當奶奶一知道每月的待遇以後，却把安蒂的興緻減了下去。

「每月三百元，那够什麼用呀？告訴你吧，那連你自己都顧不到。三百元只够買兩斗米，你們回來了，我們一個月要吃八斗米，你自己去算吧，」奶奶望着安蒂微笑着說。

安蒂私自盤算一下，她不禁驚叫了：「我們一個月吃米就要吃一千二百元嗎？不管它，多一筆進項，總比沒有進項要好些。」安蒂堅決着。

「好孩子，你還是安心的讀書好了，不要爲了這一點小事情犧牲了學業，我們這個地勢好，門口來往的人多，又是熱天，每天的米錢還混得出來。」媽媽婉言的勸導着，她從沒有爲她的不幸而嘆氣，但是她却能把一切的苦楚都順受了。

「但是我們這裏生活實在不能再過下去了，您不覺得，這一年來，您同奶奶老得什麼樣了，奶奶又常常生病。」安蒂說。

「不要緊的，我今年才四十歲，我還能幫助你們幾年，祇希望你們將來能在社會上好好的做點事情就好了。」

媽媽的個性，安蒂是知道的，她一決定了，就沒有更改，除了奶奶的意旨外，她是誰的話也不接受，所以安蒂只好放棄工作的初衷，但她想改良奶奶同媽媽生活的心，却是一點也沒有放棄的。

三個星期過去了，秦璇還是沒有來，一直八月下旬的某一天，秦璇帶着一個年齡和羅超相仿的一個女孩子來了，她就是秦璇的姪女淑芬。

秦璇和安蒂的事情，羅老太太同婉春也知道一點，但她們所知道的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同鄉關係，比那更多的，她們是知道了，也許除了秦璇是羅超的老師而外。所以秦璇叔姪來了，她們是極盡招待之禮，他們是在清晨八點多鐘到的。

午飯後，拘謹的客套漸漸沒有了。不多話的淑芬，在和融的招待下，慢慢的括噪起來。安蒂和秦璇常常交換一個無言的微笑，實在她們要談的話，却比誰也要多。終於由安蒂的提議，他們——秦璇、安蒂、羅超、淑芬四個人踱到後山的小池邊去歇涼。中午時，小小的草屋有難熬的炎熱，羅老太太不願意放她的客人在這樣酷熱的時候走的，所以秦璇被留在這兒吃晚飯，這正合了秦璇的意思，他是有多少話要對安蒂說啊！淑芬和羅超兩個，尤其是一見如故。淑芬爲他談着萬縣的種種事情，羅超自命是嚮導者，一面和她談着，一面翻跳的走在前面。後面緊跟着的是秦璇和安蒂。

這是一條曲折的小徑。路旁有長過膝頭的綠草，有密密叢叢的大樹，陰森森的涼風從樹林裏送過來，涼得使人不自覺的帶些警惕性。羅超也把他一路所見到的故事講給淑芬聽，他會指着長長的草叢告訴淑芬說，裏面是有蛇的，有一次就有一條大蛇橫在這條小路的當中，三角頭、紅眼睛、口裏還吐着毒劍。於是淑芬害怕得一步一步探的走着，深恐那同樣的事情又會出現。

小徑的盡頭，是一面碧綠平靜如鏡的池塘。池塘的三面築着一道小堤，堤上有低垂的楊柳，另一面是鬱鬱的松林，順着堤的一邊走去，就可達到松林，他們可以背倚松林，面對綠水，躲避酷暑，享大自然特別的賜與。於是他們讓輕飄的柳絲擦過肩頭，投到松樹的懷抱。

「這水多好看，我想裏面一定有魚的。」淑芬極高興的說。

「我從沒有看見過魚，我倒是看見過螞蝗的，我看見一個螞蝗把一個摸魚的人腿上咬得流血。」羅超說着。

「哎呀！好可怕的螞蝗呀！」胆小的淑芬說，恐怖的感覺已從她眼裏流露出來。

「多得很哩！妳只要蹲到池塘邊上，就可以看見在水裏遊來遊去的螞蝗，它是專門吸血的。」

安蒂同秦璇也低低的在談着話，他們談的一些別後的情形，關於學校裏對於他倆的注意，秦璇也稍為談了一點，那意思是說：學校裏已全部瞭解他們的事情了，這在安蒂聽來並不是一個可高興的事情，雖然秦璇是以快樂的態度對她說，因為他得到安蒂的愛情，正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情。同時他們也沒有忽略這週圍幽麗的風景，和孩子們無邪的談話。

「那一邊有一具棺材破了，我看見幾匹野狗為爭一個死人骨頭打架。」羅超又如此地告訴淑芬。

「呸！」淑芬連忙吐了一口唾沫，似乎那殘忍的景象，與那腐臭的味道，真個傳進了她的鼻孔：「哎呀！我不去了。」她呼喊著，一面望着秦璇與安蒂，想徵求他們的同意。

「沒有關係的，去吧！」安蒂微笑的安慰着。

他們一同進了松林。

一會兒，羅超又在提議了。

「淑芬，這林裏有一個蠻洞，是從前的苗人住過的，四四方方的，還有石凳，妳去不去看。」

「真的嗎？璇叔叔，我們去看吧。」淑芬拖着秦璇要他一道去。秦璇祇微微的向她揮着手說：「好，好，你們去吧，我們就在這裏坐一會。」

孩子們的歡笑聲從樹林裏消失了，祇有細微的風聲同鳥雀的鳴唱，在爲他倆奏着和諧音樂，這時秦璇和安蒂是各靠着一株粗大的松樹立着的，不知趣的大黑螞蟻時時的來騷擾他們。

「我們找一個地方坐一下好不好？」秦璇向她提議。

「好的，就在那個大墳的前面，好吧？」安蒂隨手指着近旁的一個大墳說。那墳前正好有一個做祭壇用的大石，平板而光滑。

沒有異議，秦璇服從了她的指示。他們並排地坐在石上。

「安蒂，下學期鄰水縣中學要聘我當教員，我想難開涪陵中學了，因爲有人爲了我的緣故，造了很多不利於你的謠言。」秦璇說。

「你喜歡鄰水中學嗎？」

「鄰水是一個出土匪很多的地方。」

「你的姪女也來了，她太小了，沒有人照應，你不能去的。」

「我也想過的，但是我們必須要躲避一下風潮。」秦璇繃着眉頭說。

「璇，我告訴你，我倒是想下學期不讀了。」安蒂隨手抓着地上的野花玩着。

「你爲什麼不讀呢？至少應該讀到高中畢業。」秦璇懷疑地望着她。

「我很想去工作，可是奶奶媽媽不要我去工作。」她又抬起頭來望着秦璇，「我想去投攷我們附近的那個私立中學，我想做走讀生總花不了多少錢。」

「我想還是回涪陵中學好些，羅超不也是沒有人照應嗎？」秦璇望着安蒂的眼睛，他在探視她的決心。

「弟弟有你照應，我放心得很。你不知道我是早就想離開學校了的，」於是安蒂把部主任對她的警告告訴他，而且把同學間猜疑嘲諷的態度也說了，隨又有點含羞的望着他：「可是我們既然在一個地方，怎麼能連星期天也不見面呢？那是辦不到的。」

「好，就這樣吧，安蒂，我決定幫助你讀書轉學的費用。」

「不，不，你姪女的用費不是也要你負擔嗎？」安蒂反對着。她的臉紅了，好像是蒙了恥辱。

「那你就是不愛我了，你爲我受了這多委曲，我真不知要怎樣愛你，才能表達我的心情。」秦璇漸漸地和安蒂坐近了，而且把安蒂的手放在自己手上撫摸着，一股熱的電流傾刻在他們之間交流起來。

安蒂低頭微笑着，一聽見愛情裸露的表白，她的話語就少了。

「當我初次和你接近的時候，我就知道你是一個應該被人鐘愛的孩子，因爲你是一個鐘情的人，你自動疏遠了以前的男同學，是姓聞的，對不對？」秦璇溫和的望着她，他的眼裏彷彿有電光一樣，安蒂只覺得臉上熱辣辣的，但是秦璇一直望着她，片刻也不放鬆。

「你怎麼會知道呢？我並沒有告訴你。」安蒂有些難爲情，但是她卻遏止不住內心的喜悅，那些話她聽來都是有些顫慄味道，同樣的「愛」字，從秦璇的口中出來，就和以前那個大隊長說的時候，完全是兩樣的感覺。

「當然，我關心的，我愛的就是你，你的事情還有不知道的嗎？」突然他又用雙手將安蒂緊緊的抱着，一面急速的說：「告訴我，安蒂，你愛我嗎？你從沒有說過你愛我的。」

安蒂祇緊緊的倚着他，心房在緊急的跳着，從那裏她感覺秦璇的心跳也是同樣的速度。但是她還是沒有

做聲。

「安蒂，我知道，你是愛我的。否則你便會接受主任的意思，不再和我會面，不再理我，很多玩弄男性的女子便是這樣，她可以藉一個理由遺棄舊的愛人，又重新去愛上另外一個，但是妳不是的，妳願意保留愛情，去和封建思想戰鬥。安蒂，我真愛妳，妳願意讓我永遠向妳貢獻一顆忠貞的愛心嗎？」

安蒂早掙脫他的懷抱，但是，天，他是這樣洞悉她的愛情，當然她是願意永遠接受他的「愛」的，多可寶貴的忠貞的愛！但是她尷尬了，她怎麼好意思答應他呢？叫一個未處過世事的少女，當面去答應接受一個男子的愛情，天，他所指的永遠不就是在向她求婚嗎？

她望着秦璇的臉，秦璇是處在那樣的難過與不安裏，他望着她，就像一個被苦痛折磨着而在乞憐的小孩。

「安蒂，妳說，妳願意接受我的愛情嗎？，我除了一顆忠貞的愛心而外，再也沒有可以貢獻給妳的了，我知道我是太窮了，我的收入有限……」

「快不要說吧，我並不是愛你的錢呀！」安蒂連忙止住秦璇的話。

「那末，妳是愛我了。」

安蒂沒有答話，只微笑的望着他。

秦璇瘋狂地吻着安蒂，他幾乎要向全世界宣佈他的勝利了。

「我知道妳是一個戰鬥的女性，妳是生活在鬥爭裏，」他們的感情平和下來的時候，秦璇望着他綺秀的人兒一再贊賞着，他愛她更是因為她那無疵的高尚的靈魂。

「這是我們第一步宣戰哩！向封建的惡勢力宣戰，我們要讓學校裏看看，我們的戀愛終究是成功了。」首先，他們商議着訂婚的事情，安蒂主張愈簡單愈好，秦璇却立意要鋪張，他要請學校裏的老師們，他的朋友和親戚，他立意要向學校——尤其是那位部主任表示他的戰鬥精神，他的叔父可以幫助他一部份費用，甚至連如遇警報，順延一日的事情都想到了。最後，當然。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情，就是通過安蒂的家長。這一點安蒂很有把握，她相信奶奶同媽媽是不會反對的，因為訂婚並不防礙學業。

果然，當他們回去以後，這一切的事情並沒有受到阻礙，祇有奶奶有點不大高興，她是主張門當戶對的，秦璇並沒有一串低微的身世，這倒可通過，祇是他的收入太少了，自己都沒有一套好衣服，怎麼能負擔羅家的生活呢？這一切也都還能馬虎過去，祇要他是一個人材，沒有結過婚的，因為在羅冥頑的頭腦裏，一個沒有結過婚的女子，嫁給一個已婚的男子，不論他的妻子是死了，離婚，或者是健在，那都是最不利的事情，尤其是一個有妻子的人那更糟糕，幸好這一切事情，秦璇都是沒有的，但是羅老太太是在懷疑中答應的，因為秦璇的老家，還遠在北平。

當他們決定本月二十六日為他們訂婚的最好的日子時候，秦璇便離去了，那是他在重慶的最後一天，因為在二十八號，學校要開學了，秦璇的事務又是多了起來，還有他不能不把淑芬的事情辦妥，他必須照應淑芬考學校。而在秦璇到重慶籌備的星期裏，淑芬被羅老太太留下了。她自己也情願留下，因為羅超可以做她極好的小朋友，她怕看叔叔——就是秦璇的叔父，那副沒有笑容的嚴肅面孔。

十二 又出來一個不幸的女人

八八

鄰居牛奶房的曾老太太，已是羅老太太的要好朋友了。每次她的到來都受到了羅老太太的熱誠歡迎。而她也常常單獨一人的到來，不是她的女兒三小姐，就是另外的一些青年們，而那些青年經常是穿着整齊的西服，油晃晃的頭髮，亮光的皮鞋的，但很難看出他們是受過教育者，因為他們在談話中常常夾一些咀咒的下流話。而每一次曾老太太帶着那些人來的時候。她總不忘記要給安蒂介紹，就是躲避也是躲避不脫的，但是那些人從沒有在安蒂的腦海裏，留下一絲印像，她是立刻就將他們忘記了。

她和羅老太太間，似乎是無話不談，尤其是安蒂的事情，於是她告訴了羅老太太查訪秦璇身世的辦法，孩子們是說真話的，妳爲什麼不先向他的姪女兒打聽打聽呢？羅老太太果然採納了她的意見，於是在十四日的那一天，午飯後她們隨便的和淑芬談起來。

在淑芬和羅超的小腦袋裏，他們只知道安蒂和秦璇很好，大人們也不會特別去告訴他們，安蒂他們是要訂婚的，而兩個孩子是日日的浸沉在樹林，池邊，講着他們神奇的故事，探尋他們的奇蹟。

秦璇並不是從那次走了，以後就沒有來，他在第二天曾於百忙中給了安蒂一個小金戒子，那是預備訂婚時交換用的，並且告訴安蒂，預備於二十五日送訂婚啓事到報館去，這個日期羅老太太和婉春是一樣的記得清楚。

當淑芬拿着茶杯預備喝茶的時候，羅老太太含笑的不是有意的問她。這時候，是大家都在屋裏的。
「妳父親和秦璇叔叔是不是嫡親弟兄呀？」羅老太太問。

「嫡親？」淑芬不明瞭這兩個字的意義。

「就是，他們倆個都是妳祖父母生的。」羅老太太解釋着。

「當然，我還有兩個伯伯，他們是弟兄四個，可是我爸爸媽媽最喜歡璇叔叔，璇叔叔也最喜歡我們。」安蒂本來想到外面去看書的，她要預備功課，爲了攷另外的學校，可是秦璇兩個字對她竟有那樣大的吸引力，凡是有關秦璇的事情，她都喜歡知道，這時，她正倚在窗前的桌邊，那是她用來擺書用的。

「你們從前和璇叔是不是住在一起呢？」羅老太太像一個法官似的詢問着，當然她的態度是再慈祥不過了，誰看見那種態度也願向她隱瞞一點事情，何況是一個不知隱諱的小孩呢？

「從前是的，但是現在有六年沒有住在一起了，那是璇叔叔從北平逃出的那一年就沒有住在一起的。逃出以後，他就不和祖父來往，自己一面賺錢一面讀書，他才做兩年的教員哩。」

安蒂微笑的聽着，對於秦璇的優點，她是沒有一句忽略的，這時她看見媽媽臉上，也是帶着笑容。這幾天，她一直被快樂同一個美麗的幻夢浸沉着，她看見前途一切都是美麗的，他將有一個與環境戰鬥的伙伴，秦璇的戰鬥力是更要比她強的。

「他爲什麼要從北平逃出來呢？你們在北平不是還有田地嗎？」仍是羅老太太問。

「是不是他和妳祖父吵架？」安蒂以前總是拿這理由來解釋，這時她希望淑芬證實她的見解是對的。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別的理由，她是再也想不出了，而且也從沒有深想過。

「他同嬸嬸合不來。」

姊們都驚得呆了。

「那一個嬌嬌？」羅老太太一再追問。

「就是璇叔叔的嬌嬌呀。嬌嬌懷孕的時候，璇叔叔就離開她了。」

「天哪！那他不是連孩子都有了嗎？」羅老太太大叫着。

淑芬有點吃驚的望着她，她覺得這一點也不驚奇，而且索性都講出來。她並沒有注意到那將因驚嚇而昏倒的安蒂，同那愠怒的不知所措的安蒂媽媽，她還繼續敘述他的故事，就像羅超講驚奇故事時候一樣的有着濃厚的興趣。她告訴她們，璇叔就是爲了不愛嬌嬌才逃出來的，因爲祖父喜歡嬌嬌，璇叔叔常常要和她離婚，祖父總是不肯。前幾個月聽爸爸媽媽談，他們已經離了婚了，這次璇叔是下了最大的決心的。媽媽說，璇叔將不再受到痛苦了，那個孩子也由嬌嬌領走了。

羅老太太再也抑制不住憤怒了，她轉身向着安蒂說：「講什麼自由，戀愛，你看險些上了別人的當了吧！現在的社會沒有一個好人，完全是騙子！幸虧發覺得早，還來得及，報紙還沒有登出去。」她一面向婉春揮着手，「妳快去告訴他，安蒂不和他訂婚了，我家的女孩子決定不能嫁一個結了婚的人。」

婉春是同意老人的辦法的，秦璇坦白的向她們報導出他的歷史，這是最不可原諒的地方，因爲那就是存心欺騙，她答應老人立刻就去取消這項婚約。一面忙着洗手，換衣服。

安蒂的心境由過度的虛驚以後，又變得平和了，當她知道秦璇已是一個獨身的自由人，而且決心在幾月前和他的妻子離婚以後，一切她都原諒他了，她了解秦璇最大的決心是因她而生的，他曾經一再的告訴她，他要鍾情於她，而且要貢獻給她一顆忠貞的愛心的，她相信他，淑芬是不會說謊的。因此，對秦璇的愛，安蒂反而是更增加了，她堅決反對羅老太太的主張。

「不，不，不要去，離了婚有什麼關係呢？要是他現在有了孩子那就沒有辦法。」
「妳懂得什麼呀？妳什麼都不知道，妳被他的迷湯灌得糊塗了……」

安蒂從沒有反對她的奶奶的，而這次的反抗竟是這樣強烈。在羅家，老人的懿旨也從沒有人反抗過，因為她每一道旨令，都是站在愛護下人的立場發出的，而這次却被頑強的抗拒了，於是吵鬧與吼罵聲，幾乎使草屋都震動了。

淑芬從她們的吵鬧中，知道是自己闖的禍，她呆呆的嚇在一旁，眼裏充滿了眼淚。

羅超不明白鬧的是一些什麼，只聽見他們不斷的在談着訂婚，結婚，他祇知道姐姐快要失去了，他是不能失去的，於是他也無目的地大哭着。

婉春一面抹着眼淚，一面勸安蒂，不要和奶奶頂撞，那不是做下人應有的態度，而奶奶的辦法是對的。安蒂確實也不敢使羅老太太震怒了，衰弱的老人是經不起強烈的刺激，她曾是那樣的愛着奶奶同媽媽，看見她們的逐日衰老，她的心肺都要裂開了，她不願再使她們發怒，她開始緩和下來，終於沉默着。

羅老太太也由暴怒而變成了哭泣，她一面捏着鼻涕，一面數落着她對孩子們的苦心，她是愛孩子的，她不願孩子將來過着不滿意的生活，這是終生大事，不能有一點疏忽的，她是活不了幾年了，她享不到孩子們的福，但是她活着一天，希望看見孩子走的是幸福路，不能睜着眼讓孩子去走錯路。她的意志是這樣的堅決，使安蒂再也不敢觸犯她。

於是，她們以為安蒂已經醒悟，草屋的空氣又復平靜下來，羅超也止住了哭聲，婉春又打了臉水重新抹着，她有着皺痕的臉。她又預備出發進行羅老太太的命令了。

這時，被驚呆了的淑芬，才敢提出她的請求，她要求着安蒂媽媽把她也帶到璇叔那裏去，她已經闖了一大禍，她不敢再住下去了。婉春立刻接受了她的要求，這在她辦來並不是一件難事。

安蒂真是五內具焚，她不願讓秦璇失望，但她怎能反抗奶奶同媽媽，她焦急的尋思着，想找出一個妥善的辦法，忽然她得了計策，她偷偷地拿筆和紙出去，寫了幾個字叫淑芬悄悄地遞給秦璇，那紙上說：「不要介意媽媽的話，我已決定愛你，我將永遠是你的，形式可以阻撓我們相愛的表示，但我愛你的心是誰也阻撓不住的，不必舉行儀式，但你可以在報紙上刊登我們訂婚的啓事。」

淑芬已變得聰明了，她悄悄將紙條揣在懷裏，在午後約兩點鐘的時候，她同安蒂的媽媽出發了。

羅老太太心裏是快慰的，她爲孩子辦妥了一件大事。

安蒂的心裏也安甯了，她可以用不露面的方法和秦璇訂婚。因此，她又開始展望前程——一個戰鬥的徑。

在三點半鐘的時候，紅球掛起了，那表示將有敵機來襲重慶，四點鐘時，在空襲警報聲中，安蒂的媽媽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回來，然而却是笑嘻嘻的告訴羅老太太說，她已經碰見秦璇，事情已經完全辦妥了。但是她却忘了安蒂偷偷藏起的戒子。

十三 曾三小姐的朋友

火光還沒有熄，敵機又在上空盤旋了。

「他媽的，日本人又打了敗仗，在後方來出氣。」

「前天炸的兩路口，上清寺一帶。昨天又炸的陝西街，朝天門。看樣子日本人硬想把重慶炸光，燒光」

「真慘哪，一條條的街都炸平了，幾條火頭接連着燒，活活的燒死多少人啊！」

「連消防隊員都燒死了兩個。」

「唉！最慘的是重慶大隧道悶死的兩萬多人！」

這是一羣躲警報的人，緊急警報已經拉過了，敵機都意外的沒有來，人們在這暴行的一瞬前，正談着前

昨兩日敵機所播種下的慘果。

今天正是八月二十八日，安蒂訂婚的日期已過去兩天了，但是從二十四日以後，却是半月來敵機重複施行疲勞轟炸的時候，人們一直在警報中過着生活。那天白天裏上清寺被炸了。半夜，敵機又來把兩路口一條街炸成了平地，火光直蔓延到二十七日還未熄。但是敵機又在下午十一點鐘把陝西街炸毀了，全市的自來水管已給炸斷，陝西街又在無情的火燄中焚燬着。第一批敵機過去了，第二批又來，於是第三批，第四批……終於朝天門被炸了，東水門也丟了幾個炸彈。防空洞裏的人們，連腦袋也不敢伸出來望一下，在那裏有幾里路長的大隧道，靠幾個洞門流通空氣，而容納五萬人口的唯一公共防空洞裏，演出了一幕因空氣窒息殺人的慘劇，人們將僅有的稀薄的空氣吸盡了，而警報長時間不解除，使人們又不敢離洞，於是炭氣悶塞了整個

的防空洞，人們的呼吸由急促而衰弱而停止，終於脈膊停止了，老的倒在小的身上死了，陌生的男子也死在他的鄰座的小姐們的懷裏，有些奄奄一息的，因為不能支持，也被死在他先一步的人壓死了。互相扯爛了衣服，抓破了肉，死，死，死降臨到二十幾口人的全家，死降臨到一整個的商店，人們在求安全中犧牲了。

在警報解除的時候，守洞口的消防隊員，才驚奇的發現，有很多人已在他忠實的執行緊急警報期間，非消防隊員不許出洞的職務下，犧牲了二萬多善良的守法的老百姓，於是，有些沒有被炸的店面沒有人開了，成棟的房子裏再見不到一個人影，熟習的面孔不見了，要好的親朋不見了。沒有死的人，負着他殘餘的生命，再向別的地方去尋求安全。南岸，清水溪，是他們最理想，又是不用多的花費就可到的地方。於是，知道這地方好的人，或是到過這地方的人都來了。在平日，這陰涼的防空洞祇坐着稀疏的幾個人，但今天防空洞裏却塞滿了另外一些不常見的面孔，那都是在重慶飽受了驚嚇而來的。

在防空洞裏，安蒂家有很多熟識的人，尤其是安蒂的媽媽同奶奶，像本地的保甲長，雜貨店的老板娘，麵店的小老板，這些人中更熟習的是曾老太婆，其次就是她那位妖豔的三小姐，她旁邊坐着有四五個西裝青年，正在夾七夾八的閒談着。安蒂的祖母——羅老太太是不甘寂寞的，一進洞她就找到曾老太婆的旁邊坐下了，隨遇而安的是安蒂的媽媽同羅超，只有安蒂不顧他們的攔阻，獨自帶着一本書，坐在洞口，湊着光線看。她知道奶奶同媽媽正在和曾家的一羣在談話，但那一羣是些什麼人，他們談些什麼，她絲毫都不理睬，甚至洞口站在她附近一羣穿藍布短打的石工談的話，她都不聽見。不過她也略略抬頭向洞外望了一望，洞口正對着重慶，她清楚的看見陝西街的火，還正熊熊的燒着。

『今天的警報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解除……』人們在感嘆着。

「今天的警報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解除！」安蒂心裏也這樣響應着。但她最担心的却是秦璇，婚沒有訂成倒是小事，因為那只是一種儀式的表現，秦璇的安危如何？他到涪陵去了沒有，却是她最担心的問題。

當然，敵人播在她眼前的暴行，自會引起她深沉的仇恨，但她空恨又有什麼用呢？國家不要女兵，而她自己責任又是如何重！假使她就此一走的話，無異於把她一家人都置之死命。奶奶同媽媽，自受了失掉爸爸的打擊後，在不能失掉她同羅超任何一個人了。尤其是安蒂，因為她馬上可以負起家庭生活的担子，而將一家人從十餘年的貧困飢寒中引向溫飽的路，所以在目前，她除了努力培養自己的學識與能力而外，她是沒有別的比這再緊要的工作了。國家是不會對一個士兵的家屬，像自己本人對家庭一樣的妥貼，中國的政治還沒有到那一步，拿防空洞裏的幾個保甲長來說，那就是最直接剝削老百姓的魔鬼。

她是理智的青年，衝動的感情是不會在她身上長久保留的。立刻，她的思想就給理智沖淡了。她摒棄了一切思慮，埋首在她的書本裏。

敵機第一批已經來過了，猛烈的高射炮火網，使它來不及找尋目標，胡亂的扔下炸彈，以減輕重負，便倉皇的遁去。炸彈，有很多掉到長江裏以及市郊，也有幾枚投到了重慶市區，但只一聲巨響以後，冒了幾陣烟，便沒有事了，幸好投的不是燃燒彈，否則又要燒掉幾條街。

緊張的時期過了，人們又從靜寂中活躍過來，講不完的閒話，傾刻又掛在人們的嘴邊，經過了這一次的危難，人們的友誼又增進了一步，似乎彼此都是要好過的朋友，沒有陌生的分別了。

「掛了休息球沒有？」羅老太太從人叢裏向安蒂問，立刻有幾雙年青的眼睛，都隨向她轉了過來。安蒂略微抬頭向洞外警報哨張望了一下，這時她的眼睛才離開書本，就是在敵機轟炸的時候，她也不會

抬過一次頭。隨即不注意的回答：

「還沒有」

這時安蒂才瞥見了，已經在旁邊度量她好久的幾雙眼睛，她的眼不自覺的表示了一個輕蔑的態度，立刻又將全神貫注在書本上了。

「這還是第一批，聽說今天有五批，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解除。」一個不認識的人，向羅太太搭着訕說。

「唉！已經有四個鐘頭了。」會三小姐旁邊的一個青年看着手錶說。同時望望他鄰座的幾位。

「肚子有點餓了哩：我們一早過江來，什麼也沒有吃。」另一個提着一個古怪的黑布盒子說，說的時候他的眼睛又望到安蒂這一方面來了。

「等一下掛休息球的時候，到我家去吃豆絲好了。」這是羅老太太慷慨的聲音，她和他們那一羣已經相當的廝熟了。

「那倒是不敢當，不過我確實想喝點茶，待會兒休息的時候，倒是要叨擾一杯。」一面又向他旁邊的青年示着意，隨又站起身來：「我先去看看洞口有賣什麼零食的沒有。」

這一個提着黑布盒子的青年，慎重的放下了他的盒子，拉了拉他那挺直的西裝，兩手又把領帶理了理，踢着他那雙穿着皮鞋的腳，一直向洞口走來。

站在洞口的大半是一些開防空洞的工人和做小買賣的，他們並非不想找好的地位坐，但是洞內少數的席位已給胆小的婦孺們以及一些留着性命過奢侈生活的富商紳士們坐滿了，於是這一般賣力的同那特準別趕着

報來求一點小利的粗人們，只好在緊急警報的時候在洞口站一下。還有一般賣炒米糖開水的，却是自始至終都在洞外的樹林下，因為開水不能進洞，他們逼迫得不得不同他們的貨物共存亡。現在是緊急的時候，提籃的小販正全擁塞在洞口，提黑盒子的青年，踱着高尙的紳士的步伐，很快的就看到了這些賣零食的。

他在安蒂的面前停下了，而且不禮貌的遮住了安蒂看書的光線，這使安蒂厭惡的抬了頭，他知道安蒂已發現了他，便安詳的走到安蒂對面一個雞蛋糕籃子面前，他同那小販說了許多不需要的廢話，如：「你一天能賣多少錢？」「你家裏多少人？」「你住在那裏？」然後買了一堆大的點心，差不多買空了他的半籃子，又從安蒂面前跨過紳士們的步伐走進去。

在那裏圍坐着的一羣都吃到了點心，安蒂的媽媽，羅超，羅老太太是最先接到點心的人，但她吃素，不這些西點，在青年人殷勤地勸導下，點心被強迫接收，於是她傳給她的孫女兒。但被安蒂用簡單的回聲與堅決的態度拒絕了，安蒂知道那點心就是適才遮着她光線的青年人買的，因為他對提籃小販的吵鬧，特別使她厭煩。

「掛了休息球了！」當第一個紅球開始從警報哨的桿上爬上來的時候，就被那些一直在洞口守望的人們看見了，等到第二個連續爬上來的時候，這消息已連續傳遍了洞裏。「休息」的後面可能是解除，但也許又是緊急，因為今天敵機才僅僅來過一批。那後面是「有」是「無」，大家還不能確定，不過人們確實需要休息，已經在洞裏關了四個多鐘頭了。

安蒂最討厭防空洞裏常愛注意她的一些青年，尤其是那些貌似知識份子的青年，然而今天她又被青年們注意着，她不是一個風騷的女孩子，為什麼別人偏偏喜歡同她麻煩呢。她穿的也極平常，沒有耀眼的花衣服

，只不過是學校發的布做的女生運動服，陰丹士林的西式上身，底下罩着一條黑布裙，衣服是她親手做的，樣式要合身些。聽到「休息」的消息，她第一個站起來，向奶奶媽媽簡單的說了一聲，便夾着書先回家了，因為奶奶說，他們也頂備回去。

安蒂回到家裏，先喝了一杯茶，她似乎覺得肚子有點餓，但是她知道媽媽回來會煮東西吃的。對她的家庭，她覺得非常滿意，一切日常生活上應該注意的事情，已經有媽媽奶奶早為他們設計好了，安蒂的經常工作是——整理房屋，清檢書桌。並用她特有的藝術天才，畫了幾張簡單的畫，點綴在牆壁的週圍，所以外觀上雖然是平凡而醜陋的小屋，但是進屋後却別有大地了；尤其是他們住的內房，在熱天，這內房是全棟房子最涼爽的所在。

這時候，安蒂感覺一切都是滿意的，這裏看不到浮華的人們，這裏沒有邪惡的眼睛，窗前的陽光給濃密的榴樹遮住了，所存有的祇是親切與適意。她甚至懷疑人們所常掛在口邊的痛苦與煩惱，她想着人生不正是——一曲悅耳的交響樂嗎！她愛人，也被人愛，更被多數仰慕的眼光所追逐。還有什麼事能比這更使人覺得人生甜密的呢？

她對着窗，坐在涼床上，輕輕的搖着蒲扇，欣賞她腦海裏的單純的人生。

一羣嘻笑聲近了，裏面清楚的夾着男子的闊步，隨着聲音，安蒂的奶奶，帶回了一羣的男女，更從奶奶熱情的招待中，把他們讓進了內房，因為內房是比較蔭涼的。

安蒂連忙站了起來，她所認識的是會老太婆和她的三小姐，以及她的幾個外孫，那是會老太婆大女兒的孩子，除了安蒂的奶奶以外，跟蹤着進來了五個西裝革履的青年，帶着拘謹着的紳士態度走進來，裏面有一

個稍矮一點的提着黑盒子的青年，安蒂知道那就是遮了她的光線買雞蛋糕的人。

會三小姐不用招呼就首先的坐在涼床上，並且大聲的嚷着說：

「這裏真風涼呀！這房間好清爽呀！」一面顧看她年青的同伴和安蒂笑着。

會老太婆又忙着替安蒂介紹

「這是宋先生，這位是李先生，這位是張先生……」輪到提黑盒子的青年，她說：「這位是楊先生」，楊先生深深地望着安蒂鞠了一躬。臨到最末了的青年，她說「這是黃……」她還沒有說完，那人便接着說：

「放寒假的時候，我們見過的羅小姐。」那位黃先生謙恭的說，希望引起她的回憶。

「哦，你看我忘記了！」會老太婆大聲的笑着說，令人想到她年青的時候，正和三小姐一樣。隨後她又指着安蒂向他們說：「這位就是羅安蒂小姐，羅老太婆的孫女兒，讀高中哩！」她向他們閃着眼睛，好像說：「這位小姐是不可輕視的。」

安蒂含糊的，微笑的向他們作禮貌的點頭，她根本就沒有記住他們每個人的姓，她覺得這是不必要，這些不過是一羣躲警報的路人，正像到他們小店來吃麵，吃豆絲的客人一樣。而他們——那被介紹的羣，却先後的找着話同安蒂攀談起來。

安蒂的媽媽，拿進了一大壺茶，招待他們；隨又到前面廚房裏忙着煮豆絲，那是安蒂的奶奶，特別要招待他們的。

豆絲吃過了，還沒有兩分鐘，休息球又落了下來，告訴人們說，「第二批敵機又要臨空了。」會家同她帶來的客人們，滿意這一頓叨擾，因為羅老太婆堅持不收錢，他們倉惶的道了謝，又奔回防空

洞裏，他們來不及等着喝那最後的一壺開水，天氣熱，尤其在吃過熟食以後，開水成了必需品。衰老的安蒂的奶奶也等不及當敵機臨空的時候跑，由羅超同安蒂的媽媽攙着先進防空洞，當然他們會再四的叮囑着，安蒂要快些進洞。隨着安蒂留下的，是那位提黑盒子的楊先生。他說，他也想等着喝杯開水。

在人們都離開以後，整個的空氣都變成寂靜了。尤其是屋外，簡直看不見遡行在路邊的人，這個世界裏好像祇有安蒂同楊先生兩個人。

安蒂不慣和一個陌生人在一起，尤其是一個陌生的青年男子，她沈默的翻着桌上的書。楊先生顯然的在找話說，他望了安蒂幾次。最後，他還是打破了這沈寂的空氣。

「羅小姐是在涪陵中學讀書吧？」他禮貌的帶着笑問安蒂。

「你怎麼會知道呢？」安蒂的臉紅了，奇怪地問他。

「會老太婆告訴我的。」他裝作極平常的態度回答，好像他們的談話，祇不過是淡淡的閒聊，並沒有旁的作用。

安蒂安心了，她的臉色又恢復了常態。

「涪陵中學我有幾個同鄉在那裏教書，大概羅小姐一定認識。」

「哦？」安蒂懷疑的望着他。

可是談話便延續下去了，他們從陌生的關係，漸漸變成了熟識的無拘束的朋友，而從他的禮貌與謹慎中安蒂已沒有防空洞裏厭惡他的心情。

水還沒有開，敵機隆隆的聲音，又從東方響了過來。

有人在屋外的人行道上急促跑着，但隨即給義勇警察粗暴的吼聲止住了。

「站住！敵機來了還往那裏跑！要做漢奸嗎？」奔跑的脚步聲隨着止住了，而變成了偷偷地細碎的步伐，轉向樹林裏去。

「看來我們是去不成防空洞了。」楊先生失望的說。

「就在家裏吧！我是不怕的，你怕嗎？」安蒂天真而溫和的望着他。

「我也不怕，到南岸來簡直是保了險。」

「我真想看看丟炸彈，在戰爭裏過了三年，還沒有接觸到戰爭的實況。」安蒂仍是天真的說，而且她的胆子好像忽然更雄壯起來。

「還是小心一點的好，怕敵人掃機關槍。」

「不要緊的，這裏不會發生空戰的，在這個窗口就可以望得見敵機」。而且安蒂已隨着話聲，走向窗子了。楊先生却畏縮的站在她背後。

敵機從一羣小黑點，漸漸的變大了，高射砲也隨着響了起來，安蒂清晰的數着「一架兩架……：……：一共廿七架，來了！來了！飛近了！排成了一字形，快丟炸彈了！」轟轟的敵機聲同隆重的高射砲聲，更稠密的響了起來，一陣尖銳的呼嘯聲過後，第一個炸彈投下了。

安蒂給這第一個炸彈聲震驚了，但立即又恢復了平寂。她安靜的說着：

「好啊！丟到水裏去了！」

第一個炸彈開始後，毫不稍緩的，炸彈全衝破空氣，接連的呼嘯着下來了。雖然是投到水裏，也還發出

了沉重的爆炸聲。水裏，翻騰起一團黑烟，炸彈便消失了。

『要得！連船都沒有打翻一隻。』安蒂學着四川話說。

但不幸接着來了，炸彈被飛機帶到了重慶市區，儲奇門、林森路……一直飛過去，朝天門又遭到不幸，最後嘉陵江又落了兩個炸彈，敵機忽然轉了方向，又復向南岸朝安蒂站的這一方向衝了過來。

『不好了，敵機向我們這邊飛來了！』她轉頭看着楊先生說。

楊先生呆板而灰白着臉站着，失去了領空權的保障，他已飽受驚嚇了。

『怎麼辦呢？』他慌亂而無主張的說着。

『躲在桌子底下吧！萬一房子倒下來了，我們不會壓死的。』安蒂命令似的說。

毫沒有遲疑，楊震亞迅速的鑽到了桌子底下。

安蒂還在致慮着，是否也要鑽進去，但楊震亞一把拉了她的手就把她拖了下來。敵機沖出緝追着它的高射砲火網，倉促而恐怖的從他們頭上飛了過去，聲音漸漸地變遠了。

『好了！敵機走了！』安蒂從桌下第一個站了起來，舒適的吐了一口氣。

『下一次敵機來了，還是要躲防空洞，這樣究竟是冒險。』楊震亞帶着虛驚說，一面欽佩的看着安蒂。

『現在可以進洞了，你還想進洞嗎？』安蒂帶着嘲諷的口吻望着他說，對於這個已經受她保護過的男人，安蒂感覺着興趣，她已能自由地支配他了。她知道在敵機炸過後，楊震亞是不至於甘作懦夫的。

『不，敵機走了，我也不進洞了。否則，你也是一道進洞去。』楊震亞望着安蒂說。

『好，開水開了，我們乾脆吃了再走吧！』安蒂到廚房去把開水拿了進來。他們兩個對喝着。

「你那黑盒子是裝的什麼？」安蒂對那古怪的黑盒子問。

「一部英文打字機，是我最喜歡的東西。」楊震亞驕傲地看着他的保存品，他覺得那部打字機可以給他無上的光榮。

「是你的打字機嗎？你喜歡英文。」安蒂略帶奇怪地問。

「我在美國大使館做事，正在學習打字。」正因為安蒂有一對好奇而明亮的眼睛，對他所服務的機關，他又感到驕傲了。

你在美國大使館擔任什麼工作呢？」安蒂隨便地問，像她和一切人談話一樣。

「嗯……我……我……」楊震亞支吾了半天還沒有說出來。

「是不是翻譯？」單純的安蒂以為中國人在外國機關做事，除了翻譯工作，他們還能做什麼呢？

「嗯，是的，做翻譯。」說的時候，他的臉有點紅，但很快的尷尬的局面又過去了。他是很善於言辭的，立刻，他的談話又從學校、事業，而談到他的家庭。他很坦白而誠懇的說，「他沒有好的身世，父親是賣油條的，弟兄幾個都是學徒出身。不過現在他的弟兄很有錢，大哥開水電廠，二哥同四弟都是跑湘桂路做電器材料。祇有他一個人書讀得多一點，而且也討厭發國難財的人，所以他就做公務員。好在他這個公務員，跟在中國機關做事的公務員不同，他拿的是美金，所以他的錢用不完。」

楊震亞相信這些話能使安蒂感動而同情他的，並且還會認為他是一個刻苦，有為而上進的青年。因為從防空洞裏所見的安蒂的態度，及到她家中所見的境況來說，楊震亞已經知道安蒂是一個刻苦勤學的女孩子，從她的言談舉止上，又知道她是一個生活在理想裏的單純的姑娘。狡滑而聰明的假紳士，是在一見之下，就

闖入了她的芳心，至少他已經給安蒂美好的印象。

果然，安蒂發亮的眼睛，對他透出了同情而友愛的光芒。在人生的旅途上，她從朦朧中發覺，他會是她一個同命運的夥伴。她單純的覺得，他已是她的一個要好的朋及了，自始至終，都沒有把他當男性看，安蒂確實是單純的。

解除警報在他們愉快的談話中悠鳴着，當安蒂家裏的人全回來以後，他很謹慎而禮貌的帶着他的黑盒子辭了出去。

今天，楊震亞的偽裝是成功了。羅家的人全都認為他是一個禮貌而漂亮的上等人，尤其是羅老太婆更對他倍加稱讚。

後來，楊震亞成了安蒂家中的經常客人，特別受羅老太太的歡迎，而他也加勁的討好羅老太太，每次來都要帶一點小禮物送給她。因為，他已認清楚，羅老太太是這家的主宰。

十四 貞操是怎樣送掉的

在認識楊震亞的第二天，安蒂正預備到外邊樹林去看書，郵差來了，她接到了秦璇的信。

「親愛的安蒂：

我是懷着怎樣的希望與熱情，守候着訂婚的一天！但是一切都給敵機摧毀了，連我叔父家的房屋也在廿五日那天，給敵機的燃燒彈付之一炬，我不得不忍着痛，帶着姪女今天一早趕赴涪陵。

親愛的蒂，敵人阻止了我們訂婚的形式，但阻止不了我們相愛的心，在兩星期後，我決請假到重慶來完成我們訂婚的手續，我要實現我的諾言，我愛妳，決不屈服於任何的阻撓。

伯母在送淑芬過重慶時，曾和我談及我以往的婚姻事件。安蒂！請原諒我，沒有早些告訴妳。現在我向妳懺悔，並求妳饒恕。

在那件不幸的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從沒有承認那是幸福的事，）孤獨而頑固的父親，急於想抱孫兒，強迫我娶了一個素未謀面的女子，謹謹是媒妁之言，父親之命，我替自己鑄下了錯誤，也陷害了那女子，因為當時我還懷有報復靜表妹的心，當時表妹給我的刺激太大了，結果却生下了孩子。

在孩子生了以後，做人子的責任算是盡到了。我離開了頑固的父親，離開了陌生的妻子，隨着叔父流浪到四川來，在我半工半讀的努力之下，終於完成了大學學業，我做作現在的事情。

我向陌生的妻子，提出離婚的要求，這已不是第一次，以前曾經有過兩次，但都被對方拒絕了，對方是舊式家庭，認為離婚是恥辱，情願忍受愛情的痛苦也不願離婚，但這次我却是堅決的採取離婚手

段，她不得不帶着孩子回娘家了，離婚的事，當時叔父同父親反對的，不過現在他們已經完全原諒我了。這一切的事情，淑芬的父親，我的堂兄都知道，也祇有他夫妻倆最同情我了解我的。

爲了你對我的信仰，我更深深地愛着你，安蒂！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你之外，我還需要什麼呢？我決定每天至少寫一封信給你，什麼事情能比得上我同你談話更快樂呢？

寄給你一個甜蜜的吻

永遠是你的璇

廿九、

安蒂看完了信後，偷偷地吻了一下，這時羅老太婆的眼睛正在安蒂背後嚴厲的注視着，當她正要把信夾在書本裏的時候……

「誰來的信？給我看！」安蒂的奶奶發話了。

「一封不要緊的信。」安蒂支吾着回答，她的臉紅了。

「不要緊的信我也要看看，」奶奶的眼神現出了命令的光芒，這是安蒂最沒有辦法抵抗的。

「看呀！是秦璇來的信。」安蒂無可奈何的把信遞過去。

奶奶一口氣把信看完了，向屋內喊着：

「婉春！妳把信拿去看！這是妳過江辦的好事情，幸好是拉警報，否則安蒂已經和秦璇結婚了。」又轉身向着安蒂說：「好！這別人有老婆孩子該是真的了，妳真願意跟他做小老婆嗎？不是我問出這件事，他還不知道要瞞到什麼時候，現在他的親筆招供已經在這裏了，妳還同他來往嗎？真是糊塗東西。」說着，她把

信撕成了粉碎。

「奶奶，不要撕！」安蒂妄形的喊着。對於秦璇的信，她是拿它當珍寶一樣藏着的，並且帶在身邊，連一張便條，都沒有隨便丟掉過。

「怎麼？妳還是同他來往嗎？告訴妳，妳以後要同他來往我就不認妳了。羅家從來不做一件丟人的事，就是窮，也窮得有志氣。」奶奶聲色俱厲的說。

安蒂，聽奶奶的話吧！我們希望的就是妳，妳要是隨便上了別人的當，那我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安蒂的媽媽也在一旁勸解着。

「這鬼書也用不着讀了，那有先生同學生講戀愛的道理，把學生都教壞了，要讀，換一個學校讀，重慶多的是學校。」奶奶的主意立刻又產生了。

這一點安蒂是同意的，她早和秦璇商量好預備轉學，「那末弟弟呢？弟弟還是去讀去。」安蒂像已聽從了奶奶同媽媽的話了，因為這樣一問，她們認為安蒂還是順從他們的孩子。

「超兒還是去讀好了。」媽媽接着說，但奶奶却沉吟着，兩個人都不去讀，免費的學校，在這兒學費的問題，實在難以解決，但顯然她連羅超都不願管他去讀的。

「總而言之：這都是妳不好，要愛就愛個單身漢，窮都沒有關係，偏偏要愛上秦璇。」奶奶嘮嘮叨叨的數說着，但從此安蒂却被奶奶嚴格地監視了起來，她不得不偷偷地給秦璇寫着信又藉故買東西繞道往郵局去。但是秦璇的信，她卻沒有辦法收到，因為奶奶一天到晚坐在大門口，郵差的信，都到她手中去了，而一經到了羅老太婆的手裏，就永遠也不想與安蒂見面。

這幾天，常常來同他們攀談的就是楊震亞。幾天以後，曾老太婆同羅老太婆作了一次密切的長談，安蒂恍惚聽到她們提過幾次楊先生，但她一點也不介意，因為她最怕同老太婆們嚙嚙的，尤其是曾老太婆，她是經常的在避開她。但從那次以後羅老太婆顯得比平常快活而有精神了，她常笑咪咪的和安蒂談論着楊震亞，說他有怎樣好的學識，尤其是英文，怎樣好的品性與禮貌，更加重的說他這樣年青，漂亮，又幹的好差使，竟還是一個處男。

安蒂微笑的聽着，她已明白奶奶的意思，但不願在表面上反抗她。而且奶奶所說的幾點，安蒂也是承認的，楊震亞的偽裝，一直在贏着她們的信仰。

安蒂的媽媽，因為過度的操勞，突然的病倒了，整日的發着高熱，不省人事，這機會給楊震亞碰見了，他慷慨地拿出錢來，把安蒂的媽媽送進了醫院，經醫生檢查的結果，是肺部發炎，在好了以後，最少需要一個月養息，而且不能勞動。而楊震亞的焦慮，顯得比安蒂還要耽心。於是，他差不多整日都和安蒂在一塊。

家裏的小生意停止了，一切的用費都是楊震亞維持；羅超沒有去培陵中學，因為楊震亞願意出學費，讓他在重慶讀書。房屋又重被修整了，客人吃麵的地方變成了楊震亞的臥室，他已藉着報警的名義，搬到安蒂家裏來，當然她們不好拒絕，安蒂的奶奶更是非常的歡迎。此外，媽媽的醫藥費，奶奶製的新衣服……都是楊震亞供給的。楊震亞儼然是羅家的主人，保甲長不敢來找麻煩了，他們已碰過楊震亞的釘子，他們看着這在外國機關做事的闊人，恭敬地卑屈地走了。無聊的食客，也不成天的到這小店裏來閒聊，因為現在它既不是小店，同時又有一個年青的闊人住在裏面，而這位闊人，他們都認為！——那就是他們所垂涎着的女郎的丈夫。事實上，楊震亞正代表了秦璇的位置，做着秦璇應該做的事，而安蒂的奶奶同媽媽也當着楊震亞承

隨下，他是她們未來的女婿。

只有安華的心裏是痛苦的，她沒有辦法拒絕楊震亞的幫助在媽媽病勢沉重的時候，她實在恨自己竟沒有一點能力去救護媽媽的病，而楊震亞的突然出現，使她也不得不認爲他是一個好心的人。以後呢？她沒有接到秦璇的一封信，她的事情不能和所愛戀、所信仰的人商量，她不得不接受楊震亞的辦法。雖然，媽也知道秦璇的信大半是給奶奶沒收了，但有幾天，她成日的守在門外，等着郵差，也沒有接到信。漸漸的，因爲媽媽的病，同家裏修房屋以及其他的許多零碎事，加上楊震亞整日地伴在她的身旁，無疑的，他是奶奶的密報，她接信的機會少了。在形勢上，她和秦璇是已經疏遠了。

媽媽的病快好了，醫生會再四的叮囑，出院後，切切不可過度的操心勞力，需要清靜的環境，好好的調養，而且還要續繳一大筆用費才能出院。

這時候，一切事情都明朗化了，楊震亞在得到安華媽媽可能出院的消息的時候，當他倆在離院回家的路上，楊震亞趁着安華懷着感激而憂鬱的心情的時候，向他正式提出了求婚的事，並且說媽媽同奶奶兩人都是這樣的在希望他們。

他們在路邊的樹林裏停了下來。

『不能，不能。』安華叫着。

『爲什麼呢？』楊震亞懷疑地問。

『因爲……因爲……因爲我還要讀書。』她本來可以一直告訴他，因爲我愛秦璇，但忽然想到萬一說了以後可能發生的一些事情，例如：媽媽的病，奶奶的嚴厲而失望的眼光，尤其是學業，兩個人的學業，

她不能勉強弟弟回學校去，難道真要让弟弟的學業喪失在自己手上嗎？

「結了婚還是可以讀書的。」楊震亞望着她說，在他的眼中，安蒂才是一朵真正的鮮花，比起他以往的
那些女朋友，是既瑰麗又聖潔。

「那是大學，中學沒有結了婚的人，而且結婚就要生孩子。」安蒂紅着臉說。這樣赤裸的談結婚問題，
實在使她難為情。

「那末，我們可以先訂婚。」楊震亞毫不放鬆的說。他的聲音已有些顫抖了。

「訂婚嗎？不，訂婚也還要過幾年。」

「不，不是，你很好，只不過我覺得我們認識的時期太短了。」安蒂連忙解釋着說。她希望用這個理由
停止楊震亞對她的癡想。

但是狡滑的楊震亞是不會被安蒂所騙的，他怎麼能相信巧妙的言辭呢？

「我認爲我們認識的時期並不短，因爲我們是整日在一塊，較比別人幾個月或是幾星期短短的見了一次
面的時間還要長些，那樣卽或是認識了一年，也趕不上我們這三星期的相聚。再說，訂婚也不會妨礙學業，
如果你實在覺得認識的時間不夠的話，訂婚後，還有一個時間可讓我們考慮，如果你覺得我不合你理想的話，
我們可以不結婚。」楊震亞現着極誠懇的態度說着，他眼裏透出了色情的光芒，他三星期來偽裝的結果，
就要尖銳地表現出來。

安蒂沒有做聲，她想到了秦璇，她不能使秦璇失望。她不能做一點對不起秦璇的事情，楊震亞並不是一
個壞人，但是秦璇却比他更好。

「安蒂！等媽媽出院的時候，我們就訂婚好不好？」楊雲亞猛然拉着安蒂的手說。

「不，不，我不能和你訂婚。」安蒂使勁掙脫了他的手，一口氣跑回家，但立刻她又跑出去了，她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偷偷地給秦璇寫信。

楊雲亞在安蒂走後拖着疲乏失望的步伐回去了。他告訴羅老太婆說他接到了美國大使館的命令，調他到緬甸去做翻譯工作，他預備把他的母親搬到他住的房間來以後，就離開重慶，當然安蒂的媽媽他是不能照顧了。

羅老太婆很奇怪他突然來的變動，立刻她明白了，還有什麼事能瞞得住這個飽經世故的老人呢？

「你是不是同安蒂說了什麼？」老人的眼裏充滿了慈愛。

真正失敗後的羞愧，使楊雲亞低了頭。默認着老人的問話是對的。

「那末，她是不肯嗎？」

青年的眼裏閃出了一絲怨恨的幽光，他的眼睛被淚水晶滢着，證明他心裏正有某一處地方是受着創痛。一切都明白了，老人的眼裏立刻閃出了嚴厲的憤怒的光芒，當這眼神出現在她臉上的時候，證明她的心裏正有着一個堅強的決定。

「你不要顧慮好了，一切都包在我身上，安蒂是極聽從我的話的。」

望着老人堅強的神態，楊雲亞安心了。他深深知道，老人是這一家的主宰。現在他是真的從心底裏愛着老人，而不是平日間矯裝的敬愛了。但他的良心，從這一瞬間發現，也能迅速的消滅。

當他瞧見安蒂的身影，從人行道上樹林裏出現的時候，他藉故出去了，爲的讓老人好同安蒂說話。

安蒂回來了，她偷偷地給秦璇寫了一封信，告訴秦璇，說她目前的處境很困難，希望他能早一點想出一個辦法來，最好能到重慶來一次，安蒂的意思，是最好能籌出一筆錢，還給楊雲亞，同時讓媽媽出院；另一方面再替她找點小事情做做，以維持家庭生活。家裏的環境太壞，她實在沒有辦法讀書了。

一進門，羅老太婆的臉色非常難看，從經驗裏安蒂知道，一件大事要暴發了。

首先，羅老太婆嚴厲的責問，安蒂不應該同秦璇來往，因為她已從郵差那裏得到了秦璇的來信，知道了
一切。

安蒂用善言回答了一切，她心裏是充滿着強烈的反抗。

是自己親手撫育大的孩子，難道還有什麼舉動能瞞過老人嗎？

「妳再不要執迷不悟了，告訴妳，妳要是同秦璇訂婚，那就是要我同妳媽媽死，妳是知道我的脾氣的，剛強一輩子。楊雲亞的脾氣又這末好，憑他的人品學識、樣樣都和妳配得過，妳爲什麼不答應他呢？」奶奶鋒利的說着，不讓安蒂有退讓的餘地。

「我……我要讀書。」安蒂還在強辯。

「訂了婚還不是可以讀書嗎？」奶奶怒目的望着，她顯然明白，這是她孫女兒的強辯。但隨即她的話語又溫和了，在溫和中仍顯出她堅強的主張。

「人家對我們也不錯，要不是他來接濟一下，妳媽媽早就死了，那我也活不成，你們還不變成了乞丐嗎？一個人也要拿出良心來對人。」

「我們要是有一點辦法，也不希望你這樣早就結……就訂婚，還不是妳爸爸死得太早了，丟下我們這些老的、小的、孤兒、寡婦沒有辦法，讓妳媽媽拋頭露面，做小生意，受這種苦，不然怎麼會弄出這一大場要命的病呢？」奶奶的眼裏充滿了眼淚，終而至於哭了起來。

「再說，楊震亞也不是一個壞人，他的能力也可以擔負我們一家人的生活。妳說妳做事，現在的公務員，有幾個能够養家呀！有些連顧自己一個人都顧不來。……」

「妳媽媽是再不能操勞了，我的年紀也大了，也活不到幾年了，妳是孝順的孩子，也替我們想想吧！」由憤懣、威脅、終而至於哭泣婉求，安蒂是被屈服了。她屈服在媽媽的病勢之下，屈服在羅超的學業上，屈服在維持一家人生命的食糧上。

「犧牲我一個人，可以讓幾個人得到幸福。」安蒂想着。可以救媽媽的命，可以讓奶奶過快樂的殘年，可以讓弟弟的學業不致荒誤，一個人可以使別人從自己得到幸福，這犧牲是有代價的。」

「秦璇，我要告訴秦璇嗎？他一定不會原諒我的，因為我是已經正式同別人訂了婚。在他的眼中，我就是他證表妹的化身嗎……我還是屈服在金錢之下了！」安蒂痛苦而恥辱的想。

痛苦已真實的降臨到安蒂的身上了，這次不是她能用「刻苦讀書」的辦法可解決的。

她和楊震亞笑着辛酸的笑，聽着楊震亞的不入耳的情話。當楊震亞覺得安蒂將屬於他的時候，他那在假面具下隱藏着的本性就漸漸地流露了。在談話的時候，他常不自覺的夾幾句粗魯的、不必要的咒語，好像一般地租人經常說的一樣自然而隨便。在這裏，安蒂只微微的蹙蹙眉，有時也用不屑的眼光看看他。但他一點也不覺得，因為他已是一個勝利者，身旁的安蒂就是他金錢的收穫，同手段的俘虜。

媽媽還有兩天出院，秦璇那裏却沒有一點消息來。

還有兩天，我就要訂婚了，在事情過後，他也許還能原諒我，他一定能明白我的苦衷而仍舊愛我的。安蒂現在覺得：「愛，就是痛苦！尤其不能愛他所愛的人，那是天底下最痛苦的事。而恨，那倒可以發洩感情。」安蒂真願意秦璇能痛痛快快的罵她一頓。羅家傳統的剛硬氣質，使她不願做騙人的事，她當然不會藉訂婚的名義而騙取楊震亞的錢財，而楊震亞不達到結婚的目的，也是不肯甘心的。安蒂現在已經懂得更多的事了。

「是的，恨！我要秦璇恨我。與其讓他痛苦的愛，不如讓他切齒的恨。恨，恨不過是暫時的痛苦，他可以想法彌補的。」安蒂悲哀的含着淚這樣想着。

「我要讓他恨我，我要把他寫的信完全給他寄回去，還有，還有這枚預備訂婚用的戒指。毀滅，我要把他對我的愛情毀滅。」

她告訴楊震亞說：「請你暫時不要來攪擾我，我要給我以前的男朋友，寫一封最後的信。並且把他的信給寄回去。」

「你是不是給秦璇寫信呢？」他早已從羅老太婆處，得知了安蒂和秦璇的一切，便驚喜着說。

安蒂辛酸的笑了，點着頭，然後迅速的關上了房門。

她抽出了信紙，和着淚，寫着與她心裏最違背的話：

我根本就不愛你，那是我太年青，現在我要和我所愛的一個人訂婚，婚期就在後天，而且在短時期內就要結婚……

你的信、相片和戒指，完全給你寄回，以往我鑄成了錯誤，走入了愛情的迷途，此後我再也不會如前一樣的錯誤了。

請將我的信同相片寄回。

安蒂 九月二十四日

安蒂把信寫了以後，又把秦璇的信拿了出來，那是用牛皮紙像訂書般，訂得好好的厚厚的三扎，她一頁地讀着。淚水橫流在她的臉上，她禁不住低低的哭了起來。最後在打着包裹的時候，她還是悄悄的拿了秦璇一張便條藏了起來，爲的不使秦璇注意，但她不能完全沒有秦璇一點紀念品。

最後她把一年來的日記用火燒了，「別了！我的可愛的過去！」她的心也隨着燒紅的紙，變成了灰燼。當楊震亞陪着她到郵局去的時候，安蒂親自把信件丟進了郵筒，一面私自在心裏念着：

「完了！是我毀滅了它！我親手毀滅了愛情！」

楊震亞是快樂的，他一直慶幸着自己是勝利者。他和安蒂一路不停的談着話。但安蒂始終沉默着，常常回復他一個苦澀的微笑。

媽媽是出院了，她顯得很消瘦。但因爲安蒂的喜訊，却使她的精神非常好。

在震亞同安蒂奶奶祕密的進行下，在舉行訂婚禮的一天，却變了結婚禮。安蒂是早已抱着犧牲的精神，在無言語的悵鬱下，她忍着淚沒有反抗。

「結婚？好吧？讓一切都埋葬，一切都毀滅！」安蒂絕望的想着。

結婚典禮在重慶最熱鬧的都郵街上，一家富麗堂皇的大菜間——俄國莫斯科大餐廳舉行，到了幾個美國人，那是楊雲亞的同事，並爲他們拍了很多照片。

這一天，有一個人爲着安蒂而瘋狂了，那就是秦璇。當他接到了安蒂的信正預備到重慶來的時候，包裹在他出發前收到了，恰是安蒂結婚的一天。

「又是第二個靜表妹！」

「女人，女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都是金錢的奴隸！」

「騙子！女人是玩弄男人的騙子，專門騙取愛情！」

「金錢萬能！金錢可以買到女人，買到愛情！」

「我不應該痛苦，這種女人根本就不值得我愛！」

然而他竟忍不住痛哭了，無知的校工在門口偷窺了一下，他立刻暴發了使人驚奇的脾氣，校工更無緣無故的挨了一個耳光，但是他忽然又大笑了起來，而且高聲的悲歌。

幾大以後，在安蒂的新婚中接到了秦璇的信，裏面有不少的輕視和辱罵。另外還有一包以前安蒂寫給他的信件，也是用牛皮紙的封裝，像裝書一樣的裝訂好了的。

「好的，他到底是恨我了！」安蒂痛苦的想着，她咬着牙，沒有讓淚水沖出來。不過，安蒂覺得人生是虛無了，她創痛的心再也沒有寄託。

她不再愛惜她的身軀，楊雲亞是整個地滿意，獲得了一隻失了靈魂的綿羊。

十五 做了一次太太

在蜜月月中，楊震亞曾和安蒂爭吵過幾次，其中吵得最厲害的要算是爲了聞祖培同聞家駒的造訪。

在安蒂和秦璇相愛的一個時期，他們倆個是被安蒂無情的疏遠着，他們曾在上一個寒假裏，以真誠的平淡的友誼的態度，衝破了疏遠的界限。但是暑假裏却一直沒有見到他倆的蹤影。祖培是同萬縣省親，家駒是幫忙他家裏到外地辦貨去了。等到他們回重慶來的時候，才知道安蒂已經結了婚，在他們數年來的相處裏，他們是充分了解着安蒂，知道安蒂的婚姻，一定帶着勉強性，便商量着到重慶楊家來看她。

「你們找誰？」楊震亞的父親粗聲地問。

「我們來找羅安蒂，他在家嗎？」聞祖培毫無顧慮地，率直的說。

家駒到底年長一點，忙用手偷偷地拉了一下祖培，暗示着叫他不用開口。

「我們來找楊震亞先生的。」家駒說，而且陪着笑臉。

「他們在樓上，你們上去吧！」楊震亞的父親指着樓梯說。

他們循着樓梯上樓，一上樓就是一個客堂，擺飾得極其講究，台上擺着嶄新的電風扇，有名人的字畫，結婚的肖像，還擺着滿堂的新式的黃沙發，地下狼籍着瓜子壳同煙灰，顯然這客堂裏是很少斷過客人的。這正是一種西式的樓房。比起安蒂家的茅草屋來，真有大堂地獄之別。

樓下，楊震亞的父親高聲喊着：

「震亞有客！」

一張整潔的花門簾掀開了，楊震亞同安蒂一塊兒出來。

「哦！你們來了，請坐。」安蒂見了他們，覺得很是高興，以往的一切她已把他們全都埋葬了，但他們還沒有把她當作是一個已經死了的人。

楊震亞沉默着沒有做聲。他以為安蒂不應該和這些人來往的。他現在連虛偽的禮貌也不懂了。

「這是我的先生——楊震亞，這是我的同學，聞祖培，聞家駒，」安蒂慌忙的介紹着。

楊震亞略略點點頭，安蒂讓他們一齊在沙發上坐下來，僕人們立刻將茶倒來了。

「二位到這裏來有什麼事？」震亞不客氣的問。

「我們才從外鄉回來，聽見安蒂結婚，特別來替她道賀的。」家駒到底會看顏色，連忙和緩的說着，他已經明白這是一次不愉快的拜訪。

「妳好快就結了婚呀！也不請我們吃酒，要不是到萬縣去一定趕上了。」祖培愉快的說着，他仍是那般直率而不知道顧慮。

接着他談了很多的事情，談到他的爸爸，他的學校，又代替家駒談了些事情，漸漸的，他愉快的成份減少，因為安蒂很少說話，當他說得高興的時候，僅報以一個憂鬱的微笑，而且常常回顧震亞。

這憂鬱很快的傳染到祖培，他覺得安蒂是變了，她失掉活潑、爽朗與愉快。她祇有一個呆板的哀愁的表情，像她燙過的頭髮跟穿着的繁花的綢衣一樣，安蒂像一個木偶。

「她有着難言的悲哀哩！」祖培在心底裏同情的喟嘆着。

在楊震亞綑緊着的面孔下，他們帶着沉重的心辭別了出來。

他們要上學去了，他們再不會來了。

然而，當他們走了以後，樓上立刻起了爭吵聲，楊震亞罵安蒂不要臉，說她還和以前的情人來往，說她是下賤貨，狗彘的……

安蒂不能忍受，和他對抗起來，但安蒂是遭遇到更大的不幸了。粗暴的拳脚在她身上無情的擊了下來，她缺乏了抵抗力，衝着門向外面跑了出去，但立刻又被家裏的嫂嫂同弟婦勸了轉來，在她們那些幸災樂禍，假慈悲的解勸下，安蒂第一次屈服了暴力。因為很快的無恥的楊震亞又來向她道歉了。

後來的爭吵，就是爲了錢。安蒂家裏向震亞要一次錢，回頭楊震亞一定要給安蒂受一頓氣。

「我給你錢花，給你衣服穿是應該的，因爲妳是我老婆，我爲什麼要養別人呢？」這是他所持的惟一的理由。

於是給錢的時候少了，羅超的學費是他開的一張空頭支票，但弟弟還算是勉強進了學。

漸漸地，楊震亞對羅家完全沒有接濟。媽媽的病好了，而奶奶又病倒下來。

媽媽特別到重慶來看看女兒女婿，想要點錢給奶奶吃藥，在楊震亞冷冷的接待下，擲給了她極少數的一百塊錢，媽媽用愁苦的眼光望着女兒，意思說：「這怎麼够呢？」女兒用同樣的眼光望着媽媽，好像回答說：「我也沒有辦法。」

媽媽毅然向着震亞說：

「震亞，你多給我幾個錢吧！家裏連米都沒有了，炭也只燒得今天一天。」

「我沒有發財，等我發了財再好好地孝敬您！」震亞陰險而輕蔑的笑着。右邊的臉在笑，左邊的臉却是

死板板的，以至右嘴角也是向上歪着。

媽媽愴怒的擲下一百塊錢走了，她帶着哭泣的聲音說：「我餓死也不上你的門。」

雲亞仍舊歪着嘴角，陰險的笑着，當然他也受了侮辱。「不要錢就不要錢，何必發脾氣呢？硬得起氣就一輩子也不要找我，何必哭呢？流氓性質！」他一面咀咒，一面收起了錢。

安蒂一直都在忍受着，看着媽媽的難過，她已受着深刻的創痛，等到雲亞辱罵她母親的時候，使她再也忍受不住了。

「你罵誰是流氓性質？」她一下站起來質問他。

「我罵你的母親，你母親是一個女流氓。」楊雲亞隨着惡狠狠的眼睛回答，那眼神在警告她，「如果你還敢凶，我就揍你。」

「你才是流氓！你是騙子，你不擇手段的把我騙來！」安蒂不顧一切的喊着。

「我打妳這個賤東西！」楊雲亞一巴掌打了過來，並且指着樓梯呼吼着，「妳跟我滾，老子不要妳，像妳這種人老子要多少有多少。」

「我要控告你，我要同你離婚，你欺侮我家裏沒有人，你把我騙過來，又虐待我。」安蒂一面喊着，一面向樓梯底下衝去，但是又被做好做歹的妯娌們拖住了。

「年青人那裏沒有一點脾氣呢？算了！算了！夫妻沒有隔夜仇。」妯娌們在勸着。

「安蒂！我說妳也太不對了，做女人的在丈夫頭上總要讓一點的，他說妳幾句，妳就聽着，事情不就過去了嗎？何至於吵到這樣呢？」雲亞頑固的父親也在一旁似勸解而實埋怨着。

「本來的，他養妳是應該的，他怎麼能養妳娘家呢？還把妳弟弟送去讀書。」亞的母親也在一旁說着。『不過，我們總是肯做好事的，下次妳媽媽來了，由我來給她錢，外人也要幫幫忙，何況我們還是親戚呢？』這個假慈悲的母老虎說，她是有權操縱她的兒子的，正像安蒂的奶奶能使安蒂服從一樣。

她不能跑出這個樊籠，楊家的人是把牠包圍了，他們把不入耳的話當大道理向安蒂訓誨着，他們這些闊氣的人，是小孺三的化身，國難使他們發了財，使他們住着上等人的房子，過着上等人的生活，穿着上等人的服裝，於是，他們就儼然自以爲是上等人。

這時他們已經結了婚有四個月。那正是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安蒂才十九歲。在這一次的事件第二天，安蒂病了。她嘔吐，不想吃東西，而且厭惡暈食。

楊亞爲了表示抱歉，特別陪她到醫院去看，經醫生檢查的結果，證明安蒂已有了三個月的身孕。楊亞是特別高興，因爲這樣安蒂在受了他的凌虐後，不會再想着要離婚了。他怕搗養不活老婆的名。在他們的眼中，他們是甯可多一個老婆而不願少一個的。像他的兩個哥哥所做的一樣，他們每個人都有兩個老婆，他的大哥或者更要多一點，因爲他大哥暗地裏在外面還有另外的祕密公館，有錢人當然可以隨心所欲的多製造罪惡。

醫生囑咐安蒂要多多散步，所以他們離開了醫院，就沿着馬路散步回去。

一部嶄新的、漂亮的小轎車，停在一個華麗的大廈門口，一個帶着尖嘴帽的司機，在滿鑲着金牙的口裏歪含着一枝香烟，他老遠地就向楊亞招着手，但楊亞却沒有看見。

「老楊，老楊。」

安蒂不知道是稱呼震亞的，她從沒有看見人這樣的稱呼過他。

「老楊！」

當他們走近的時候，司機從車窗裏伸了手一把將他抓住了。

楊震亞的臉立刻緋紅了起來，不知所云的和司機打着招呼，顯然他們是熟識的。安蒂證明，適才的老楊就是喊的他。

「你在這裏嗎？唔，很好，我現在有點事情。」楊震亞支吾着，立刻想領着安蒂跑開。但對方却把他抓緊了不放。

「你的假期已經滿了，你還回不回來的呀？」對方粗魯的問。

「我明天去見大使的。」楊震亞一面擺開他的手，一面說着。

「喂！你不來他們要另外請人囉！那部汽車不能把你開了！」司機的從車窗裏大聲的喊着說，連過路的人也下意識的朝他們望了望。他還在他們的背後加了一句：

「那是你的女人嗎？噫！要得！BEAUTY！」

路人向司機的望着，他覺得自己是出了風頭了。把煙拿下來彈了一下灰，又安詳的插到嘴角上。

楊震亞的臉羞紅了，在安蒂的面前一向是以翻譯官自居，而驕傲着自己是上等人，今天却給人當面給他截穿了。

安蒂的臉也紅了，她受了一個司機的當面的嘲諷，而且傍着她走的正是一個矯裝的智識份子，美使館的職員。

她今天才想到他的身世，「上海人，開汽車，不是說的英語，而是說的洋涇浜。拆白黨。騙子！但是爲了騙取我的愛情還也情有可原，而他竟是騙取我的青春，美貌與肉體，在他的獸慾發揮過後，他就可以盡量的侮辱我，虐待我，甚至叫我滾蛋。」

「我是他的玩物，在他情慾奔放的時候，他不惜想盡方法來得到我，但是在情慾發洩後，我立刻便被踐踏與拋棄。」安蒂一路不停地想着。

楊震亞立刻恢復了常態，陰謀雖被戳穿了，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爲恐懼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他已經習慣了安蒂的沉默，絲毫不覺得安蒂的憂鬱的變態，他能够在同僚中，擁有一個溫文的，高中的學生做老婆，實在是一件光榮的事。

「美國大使館的事，我不想做了，開汽車也不是我願意幹的。」楊震亞用手臂觸着安蒂的手說。

「西裝！」安蒂恐懼的感覺到，她想到了怪僻的秦璇，他是厭惡穿華貴衣服的，服裝可以偽裝一部份的下等人，多少人被華麗的外表迷惑着！

「我想同哥哥們一起跑湖南做生意去。再說，我們總得打一點經濟基礎。」

安蒂莫明其妙的望着他，彷彿他是一個剛認識的人。

「妳覺得怎麼樣？」他一再的問着安蒂。

「很好，做生意可以賺很多錢，將來抗戰勝利了就沒有這樣好的機會賺錢了。」安蒂諷刺的回答。

但這話却使楊震亞很爲滿意，她覺得安蒂今天非常懂事，用他的話說，安蒂很體貼他，因爲她沒有反對那可以發國難財的勾當，也沒有咀咒奸狡的商人。這當然是他們家庭教育的成功，而羅家永遠是茅坑的板子

，又臭又硬。安蒂倒底是他們楊家的人，尤其是楊家的女人。

但是安蒂的心裏，却是再也不能沈靜了，她反覆的想着。「犧牲！我犧牲的代價是什麼？是因為他人好？他有學識？奶奶享了福？媽媽沒有受苦？弟弟的學業得到保障？……沒有，一切都沒有。……那末，我得到了他的愛嗎？……是的，得到的，我得到了他的辱罵與毒打，玩弄與輕視？……犧牲，犧牲究竟是爲了什麼？……爲了青春的被摧殘嗎？爲了就這樣無聲無嗅的、奴隸似的活過一輩子嗎？我青春的黃金時代，就如此的被剝蝕嗎？」

一天，安蒂接到了弟弟羅超來的信，那是他天真的望着姐姐敘說着家常。

但是安蒂看了以後却禁不住哭了。

信內是這樣寫着：

「姐姐：我已經回家了。因爲學校方面發現了那張空頭支票，令我在兩星期內繳出現款，否則停止參加期考，我無錢繳納已被學校默退了出來。幸好還沒有出佈告開除，先生說，這還是看在我平日功課好的份上。」

奶奶的病還沒有好，媽媽很是焦急，媽媽的皮袍在從妳那裏回來以後就拿去賣了一千元，爲了治奶奶的病。

家裏柴炭都沒有了，我背着竹籃到我們以前玩的湖邊山上去檢柴，當我折斷樹枝的時候，給別人發現了，幸好沒有被人捉到，那天我真嚇了一大身汗，出樹林的時候，我絆倒了一交，手給柴刺破了，出了血，但具並不疼。

奶奶、媽媽都很想念妳，希望妳回家一談。妳爲什麼不回來呢？我也很想看到妳，一個人在家裏真是寂寞。

還有，媽媽整日穿着我的一件舊長棉袍，媽媽穿在身上，又不像長袍，又不像短襖，很滑稽，妳看了一定要笑的，我想媽媽一定很冷，因爲她整日把手操在懷裏。但是她從沒有說過一聲冷。

媽媽不許我寫信給妳，怕妳同哥哥嘔氣，但是我非要寫，因爲我很想同妳談，在家裏實在太寂寞了，而且下學期怎麼辦呢？我真不願待在家裏檢柴。

有空回家來看我們吧！千萬千萬不誤。

祝你們倆個都好

弟

二月二十六日

超上

這封信是先經過楊震亞看了，才遞給安蒂的，當安蒂看信的時候，他正歪含着一支華福牌的香烟，在旁邊輕蔑而冷靜的觀察着安蒂的神情。當安蒂眼睛潮溼的時候，他冷冷的說着：

「這封信還不是故意寫給我看的，要是我拿錢給他們用，一定不會有這麼多的事情。」

「你爲什麼不接濟他們一下呢？難道這些事情還會是故意寫給你看的嗎？」對於楊震亞冷漠的態度，安蒂已是非常氣悶，但她仍盡量的忍住氣用委婉的口吻同他說話。

「他們當然不會故意寫給我看的？你們羅家都是硬朗有骨氣的人，怎麼會向我們這些人要錢呢？」震亞說完了，復加上輕蔑的不屑的一笑。他換上了一支煙，將剩下的煙屁股丟在痰盂裏，立刻那小半截煙的生命就完結了。

「震亞！把我們夫妻的關係除開，你好不好看在朋友的份上給他們一點幫助呢？他們養了我一場，尤其是媽媽，她爲我們守寡；如今我長大了，沒有給他們一點辛勞的報酬，却給她更多的痛苦。」安蒂忍耐下了他的諷刺，經驗使她對這事情變得聰明而有耐心，她想用和軟的方法激發他的同情心，站在「人類」互助的立場上，也應該給與一點憐憫。

但是，安蒂失望了！

「我不愛聽這些文雅的名詞，妳如要做孝順的女兒妳就回家做去吧！我並沒有開慈善機關，等我有了錢再來做好事。」震亞用力地吸了一口煙，當淡青色的煙從他口裏吐出來的時候，他的嘴角又歪成了一個輕蔑的，淺薄的笑，那笑是容易引起好脾氣的人生氣的。

但是，安蒂却做了最能容忍的人，她用沉默然而憤恨的眼光忍受了他的譏嘲與輕侮。

震亞裝作沒有看見她的表情，繼續的噴着他的煙霧，慢慢的，房間裏被煙霧窒息了。

在這個沉默，愠怒；譏嘲、輕侮的煙霧籠罩下，他們已將那難於避免的爭鬧，引到最高潮了，只要一點點的風暴就可以將他們整個的掀開來。

然而，震亞不理會一切，將他的第二根煙頭，又嗤的一聲扔在痰盂裏，便起身拿衣服預備出去。

安蒂的視線，從彌漫的煙霧裏跟着煙頭到痰盂裏去了，痰盂裏已擠滿了黃黃的煙頭，在他們的臥室裏，當然都是震亞的成績，他的習慣是一天兩包華福，這是安蒂在結婚後就熟知的。

「一天兩包！爲什麼不能省一點？只要一天省一包烟的錢，就足夠奶奶媽媽一天的生活費了。」安蒂像這樣想已經不止一次了，但他不願意說，因爲震亞是存心不給她家裏用的；同時他還有他的理由，那就是

要應酬，沒有香烟，就不能應酬，不應酬就交不着朋友；沒有朋友，就做不成生意，賺不着錢，而「人」又不能沒有一點經濟基礎，所以雲亞抽香烟的理由是正大而又光明的。當然，壞香烟是不能給別人吸的，那對於自己的身份大有關係，所以必須敬以好香煙，才顯得出自己氣派的高尙。

這時，雲亞已經穿好了他的衣服了，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向安蒂說：

「我到東亞電器行，揚經理家去的，今天有幾個朋友在那裏吊嗓子，我順便和他們談一筆生意，說不定可以賺十來萬塊錢。」

安蒂不信任而含怒的望了他一眼，她清楚的知道揚經理姊妹是專門靠唱戲來拉攏一般的闊老和經理們的，而雲亞到那裏去，也不過是爲的胡調一陣，當然他是有理由藉口的，因爲要談生意，賺錢，要奠定經濟基礎。

「等一會，我想請你答應我一件事。」安蒂用命令的口吻說，她強抑制住悲憤的語調。

「什麼事？快說吧！我很忙，沒有功夫。」雲亞一手扶住門把柄，一面偏過頭來不耐煩的說。

「我想去找事情做，高中快畢業了，我總還能做點事情。」她看見雲亞沒有回答，便又繼續下去，「我想以我的收入供給我家用，我不忍心看他們就這樣受餓，受凍的過下去，我究竟是「人」，何況我又是他們的兒子。」安蒂一口氣說，她已爲自己內心的悲傷而流淚了。

「你是羅家的孝順孩子，妳還是回羅家去吧！妳不怕人家笑話，我是怕人家笑話的，自己老婆養不活，要她出去做事，妳現在已嫁到楊家來了，羅家的事請妳不要再提了，」楊雲亞板起冷酷的面孔說，那情形是在警告她，再要噁嘴，我就要對不起了。

「難道你就不是人麼？難道你就沒有一點人心嗎？奶奶七十多歲，病了不但沒有藥吃，連想一點合味的飲食也沒有，媽媽過冬天，把皮袍也脫掉賣了；弟弟荒廢了學業，在家裏檢柴；我成天受着你的謾罵和侮辱；不許我工作，又不拿我當人看；告訴你，我是「人」，我要過「人」的生活，我不願意你那份裝模作樣高尚的態度，要我來裝飾，配襯；從今天起，你要不讓我去工作，我們是再也不能在一塊住下去的。」安蒂暴發了她的本性，她顯得堅強，而且沒有一點眼淚。

「妳這賤東西，你真不識好歹，妳沒有資格享我的福。」雲亞氣勢沖沖的走上來，而且捲起了袖子，眼裏充滿了兇暴血色的紅絲。

安蒂輕巧的躲開了。

「把你尊貴的品性藏起吧！告訴你，這次我是決定離婚的，物以類聚，兔死狐悲，你根本就不是人，你沒有同情，沒有憐憫，只有利用與詐騙，對外人是這樣，對自己的妻子也是這樣；我不是你買來的牲畜，我不受你餵養與鞭笞。」安蒂說完了話，衝着門，一溜烟的跑了。

三天後，安蒂同雲亞從周律師的大門口出來，安蒂手裏拿着一張由律師簽字的離婚書，她蒼白着臉，悲愴而呆滯的目光，拖着沉重緩慢的步伐向右邊她媽媽等待着的地方走去；楊雲亞也是蒼白着臉，神色沮喪的向左邊走去，顯然，他也在懊悔，因為他究竟是白費了一番矯裝的功夫同金錢，而騙得來的老婆同一個尚未出世的孩子，仍舊是失掉了，真正是人財兩空，幸好安蒂沒有要離婚費同孩子的生產，教養等費，否則更不上算。不久他的心情又恢復平靜了，自己還年青，又有錢，還怕弄不到老婆嗎？不過要想找一個安蒂這樣的，恐怕也不容易，安蒂真是一個沒有福氣的東西，簡直不知道享受。

這裏，安蒂和媽媽，兩個可憐的婦人，帶着沉重的心情，慢慢的在街上走着，安蒂是再沒有氣力走路了，但她們也沒有錢坐車子，當安蒂看見一對對的青年男女挽着手，在街上談笑的走着的時候，她不禁辛酸的思想着，「爲什麼我就不能享受青春的快樂呢？今年還不到二十歲，我已遭受別人一輩子沒有遭受到的苦難了。她眼淚幾次充盈了眼眶，使她模糊得看不清路途，她立刻把頭轉向一邊，偷偷地把眼淚揩了，爲的怕使媽媽看見了傷心，她知道媽媽的心裏定比她還要難過與悔恨，但是怎麼能遮掩得住慈愛的媽媽愛憐孩子的懇切呢？孩子的快樂就是她的快樂，孩子的疾病，痛苦比她自己親生遭罹的還要難受，她是早已看到孩子悲痛的內心與那酸苦的眼淚了。

「不要難過，安蒂，這只當是做了一個夢！」媽媽的聲音愈說到後面愈細了，而且聲音裏帶着哽咽。

「是，媽媽，做了一個夢，好惡的一個夢啊！」安蒂的聲音，是由細而高起來，最後的一句話竟是同着眼淚，一塊兒迸發出來的。

這一對婦人，帶着辛酸痛苦的心情，奮力的奔向她們殘破的家園

十六 究竟是誰的罪惡

牛奶房——會家的生意，却是興隆起來，只是交際花的三小姐肚皮大了，不久生了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使得曾老太太在無言中，又多抱了一個孫孫，大概這事情從大小姐輪到三小姐身上的時候，在她的眼中已不成爲奇事了。祇是驚奇倒了一般的鄰居們，不過保甲長却沒有來麻煩他們，甚至於拉他們家長工當壯丁的事都沒有，因爲會家對保甲長總算是非常「客氣」。

不過保甲長對於羅家也同樣沒有來麻煩，因爲她們家裏有一個在外國機關做事的女婿，對於在機關上幹事的，就得含糊，何況又是堂堂的外國機關。可是，羅家與她的洋派女婿早就脫離了關係的事，保甲長是不會知道的，因爲他們從來與報紙無緣，也就不曉得安蒂小姐離了婚。當然，羅家是不會特別向他們打報告的，這還不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內，所以保甲長一直承認洋派女婿是羅家特有的勢力，而羅家也藉這點僞名義過幾天安甯日子，以致於在安蒂的身份證上，都還掛着楊雲亞的招牌。

安蒂奶奶的病勢，是一天沉重一天。她的封建思想，居然也因這次打擊，而減消了。當她知道安蒂已有三個月的孩子的時候。她斷斷續續的同安蒂說：

「不，要……孩子……把他打掉……它……將來……不好做事……」

安蒂沉默着沒有回答，她對腹內的孩子還有着期望。

「聽我的……話，好孩子……有了他……難得找工作的……」奶奶說話已經非常用力，有些字眼已經說不清了，她的舌頭捲了起來，但她仍舊用最大的氣力把她要說的話說完了。現在的羅老太太已經時

代化了，她的封建思想已完全被改革掉，只是太遲了，錯誤已鑄成了。

「不，我要的，奶奶，孩子我要的，我要想辦法把他養起來，他是我們羅家的孩子。」安蒂哽咽着說，她已給未來的小生命以希望與愛情了。

「結婚沒有意思，我要靠自己，老了的時分，有孩子就可以安慰我了。」安蒂繼續的說。

奶奶嘆了一口氣，沒有做聲。對於悲傷的孫女，她是一個罪人，她想給孫女鋪一條平坦的幸福大道，那知却把她送進了無底的痛苦的深淵。不久，她的神志又迷糊了，疾病在窮困的殘年裏催促她衰老的生命，而她的病却僅僅是因瀉肚而起的。

安蒂在多方面的進行找工作，她會到報紙上所徵求職員的地方去應徵過，有些是商店的推銷員，招待員之類，這些，別人雖然歡迎她，却不合她的意思；而另外一些招考書記，會計之類的，又指明不要女的；再有些地方要受訓半年或幾個月之後，才能分發工作，酌給薪金，這又是她所不能等待的。她是恨不能在到職的一天就能拿到錢，因為家裏有那樣窮病饑凍的一羣在等着。直到最後，她看見了一條招考職員的廣告，財政部稅務署，是一個正規的公家機關，上面沒有註明「只收男姓」的字樣，她便填了一張履歷片，去報名投考，而那張履歷片，恰巧沒有性別一欄。

她去報名的時候，辦理報名的人先向她瞪了一眼，隨後瞅着旁邊沒有人悄悄的向她說：

「我們這裏是不收女職員的，不過我可以幫你想辦法。」他隨又世故而淺薄的笑了。

這人是稅務署的吳科長，招考的事情就是由他負責。他的年齡已將跨進四十歲的門檻了。

羅安蒂果然考取了，而且是第一名，當她的試卷及履歷呈上去的時候，署長毫不懷疑的在履歷片上批了

一行「着該員卽日到職」的字樣，於是羅安蒂巧妙的獲得了幸運，而署長也因命令既出，不能卽時收回成命，將吳科長責備了一番也就完事，這機關就破例的用了女職員。

吳科長成了羅安蒂的影子，將安蒂辦公的桌子，也特別安在自己的身邊，因爲安蒂是初胎，而且衣服也穿得大，並沒有把她結了婚的徵號表現出來。除了科長以外，其他的同事也都拿她當未結婚的小姐一般在角逐。但是安蒂却將他們每個人都拒絕了。

公家的待遇是好的，比較其他的機關，到底要多占一點便宜，有上好的眷屬米，有平價供應的煤同菜油，還有一些平價用的日常用品，冰糖、布之類，因爲安蒂是這機關中特有的女職員，所以較其他的職員更要多受一份優待，更要多享一份平價的便利。在工作期中，安蒂的家裏，是從一個貧困的頂端，昇浮到不憂食米的階段。安蒂奶奶的病，因了不斷的醫治，雖未見有大的好轉，亦比從前要減輕了幾分，而且口齒也清晰得多了。他們生活暫時進到了平穩狀態。天氣一天天的暖和，媽媽已脫掉了弟弟尷尬的棉袍；弟弟因爲有平價煤的代替，也不提心吊胆的到後山去撿柴了，而專心在家裏溫習功課，準備復學。

在這些辦公的時間裏，安蒂都是每天早晨從南岸過江到重慶來；晚上，再由重慶回家去。公家本來不願意用女職員的，所以也沒有爲女職員預備宿舍，那意思是：妳如不願兩頭奔跑，妳就不幹好了。但是，安蒂要幹，她甯願多吃一點苦，而不願家裏人過着飢餓的生活。在天沒有亮的時候，她已在奔跑的途中，對於頭班輪渡，從沒有遲到過。朝天門的高坡，雖然是皺着眉頭，也要將它爬完，抬滑杆的人，永遠也賺不着她的錢。生理的變態，使她的行動比平常人要多吃一倍以上的虧，她却是無言的，甘心情願的熬受着。但她却是沉默的，或者說是呆板的；她的靈活的閃亮的眼睛，除了鼻子以外，什麼都不看，也甚麼都不敢看。她奇怪

。她嫉妬，爲什麼有別人那麼多的話談？有那麼適意的笑容？爲什麼她的家裏要受着上天的磨折！要過着窮困得沒有出頭的日子？爲什麼自己這樣年青的時候，就要失掉幸福？就要做一個失掉爸爸的孩子媽媽，爲什麼？……爲什麼……是祖上沒有積德嗎？完全不對，祖父要是真的不積德，做一個貪官，她們倒還不會落到這地步，至少現在還能算一個小康之家；那麼是奶奶同媽媽不好，那更不對，她們一生都沒有計算過別人；那麼是自己不聰明，不美麗，沒有學識嗎？也不對，在各方面比她差的人都能過比她幸福的生活。那末，是爲什麼呢？爲了不會諂媚丈夫，諂媚權勢，爲了不能自私，不會享受；爲了那一顆永遠也昧不了的良心。若是讓奶奶病死，讓弟弟做一個檢煤楂的孩子，讓善良的媽媽的生命，也迅速的結束在飢，凍與愁苦裏。那麼，自己就幸福了，華麗的衣服，舒適的笑容，同樣能掛在這這娟秀的軀殼上；那樣，人生是爲了什麼？而自己犧牲了一切，忍受了一切，又得到怎樣的人生呢？但是，她的心安了，在最低的報酬方面，她已給了爲她辛苦過的人，以辛勞的報酬，現在她已勇敢的將媽媽的担子背了過來。那可憐的中年婦人，外形已將她裝扮成老年了，她除了燒飯與侍候病人而外，已累得不能做任何工作。愁苦與焦急，使她在半年之內便更老了。

晚上，安蒂嚴肅繁重的做完一天的工作以後，拖着軟弱的步伐，蹣跚的走回家去，她常是巧妙的謝絕了預備伴追她回家的男同事，或是他們對她的其他的邀約，如看電影之類。

一天，有兩個男同事，在晚上下辦公的時候，藉言有事，勉強同她走了一段路程，第二天就給吳科長知道了，他半官腔，半威嚇的向她說：

「爲妳進署裏來，我還挨了署長一頓罵，直到現在我還是在擔心，我一再向署長保證，妳是一個極端莊的

的人，絕不會和職員們談戀愛，署長還說：要這樣才好，女子辦事的能力都趕不上男子，男女在一塊都要談戀愛，一談戀愛就要結婚，尤其是女子，結了婚以後就根本不應該出來做事，幸好羅安蒂還沒有結婚，但是要談戀愛的話，必定要制止，否則就……就停職。」吳科長說了以後，把嘴巴又合攏了一下，故意顯示出他話語的重要性與他科長的威嚴。

安蒂一直低着頭，沒有望他。但是吳科長沉默了，他等待着她的回答。

「談戀愛嗎？怎麼會有這樣容易的事情呢？」安蒂像是自語似的回答，而且她也怪他們這些人愛小題大做？

「當然是不會這樣容易的囉，不過還是要盡量避免，最好連走路也不同他們在一塊。」他說完了又世故而淺薄的笑了。

「哦！你說昨天嗎？那不過是偶然的同路。」安蒂恍悟的說。

「其實，我也不禁止談戀愛。像我就是吃了不談愛戀的虧，我和我太太兩個人總鬧不好，我預備過兩天把她同孩子都送到鄉下去，省得天天吵架……」吳科長搖幌着他那半邊沒有頭髮而且光亮的腦袋，向着安蒂大談他的婚姻問題，甚至連別的職員，對他投過來的奇異的眼光，他也沒有注意。

這天回家以後，安蒂的心裏就多了一重心事了。她需要工作，需要職業，她不能失業。家裏有衰弱的病人，和走向殘年的母親，還有一個對前途寄托着無限希望想要讀書的弟弟，她不能失業。但是，天！她已經有五個月的孩子了，算是天保佑還不大看得出來，不久的將來，孩子還是要使她失業的。她能叫肚裏的孩子不要生長就能產生嗎？在這天回家的路上，她已經決了心，要打掉它！要做一個害死親生孩子的劊子手！

幾天以後，安蒂向辦公的機關，請了一個星期的假。她首先去請她做產科醫生的表姐幫忙，但給表姐拒

絕了，因為她從沒有做過打胎的事，而且告訴她孩子有五個月是絕對不能打胎的，否則大人就要因流血過多而死亡，很少的人，能在打胎以後不被夭折，除非她只受孕兩個月，至多三個月，才沒有大的危險。但因鑒於安蒂的環境，她爲安蒂寄了一封介紹信，給她的一位女朋友，那是一位專門辦理接生或者說是打胎的醫生。但她的取費是相當驚人的。

安蒂回家以後，和媽媽商量了許久，但是媽媽除了更增加一份焦急以外，也沒有別的辦法。結果安蒂還是決定先等一筆錢去付手術費。這正是春日的末尾，一個晴朗的大氣，但是四川的大氣是和暖的，可能「一雨便成冬」，所以在出太陽的時候，便和夏天差不多了。

安蒂在早晨七時半就出發，她估計由清水溪走到黃桷埡，可能花費兩小時的時間，坐滑杆最少要四百元，那是她的經濟力量所不許可，也是她不願意花的錢。

這次，她是抱了最大的決心，準備去戕殺自己所不願意害死的胎兒，爲了要活，爲了要一家的人能够活，爲了要得到工作，她將拿自己年輕的生命去和胎兒拚，她心裏默默的想着，「你不死，我們將都不能活，你不要怪你媽媽太狠心了，誰不喜歡她自己的骨肉？誰又是天生的殘酷呢？誰又願意明知打胎是危險的，而偏偏要把自己的生命拿來孤注一擲呢？是生活的逼迫，不，是那個署長——他不願給女性以工作，尤其是結婚的女子；不，也不是他，他不過是這個不合法的社會的代表；但是國家爲什麼要用他們這一批人呢？要讓他們來歧視女權，允許他們的機關不用女職員？國家，社會，都不是我們女人的，我們女人仍然還是在受他們的欺騙，受他們的玩弄。」

安蒂愈想愈悲哀憤恨，她痛惜着將要失去的孩子，悲傷着自己的命運，憤恨着這一個輕視女人的社會。

「假使我死了，假使我死了呢？那社會就是我的劊子手，我是頑固腐化的官僚與唯利是圖的奸商害死的。那我可以不用耽心奶奶的病，媽媽的早衰，弟弟的學校問題了，因為我死了，我和我的孩子一道死了，但是他們也一定會接着死的，因為在窮困之外，他們還要負擔悲傷，不過死了倒還好些，我們活在這世界上已經是多餘的了，這社會不容許善良的人們活着。」

她只顧低着頭，讓「死」的思念伴着自己，慢慢的向那個恐怖的，殘殺胎兒的地方走去。他的身體被初夏似的太陽曬得異常軟弱，她的腿，負擔了她沉重的身體以外，已很難跋涉那似乎永遠也爬不完的山坡，她的臉色慘白，神色是遲鈍的，人們能夠看得出，她那靈活的烏珠裏，藏有着無限的悲哀與淒涼，她的心是孤獨的。除她以外，沒有人會在這芳香的季節裏想到死亡，

「好不寂寞也！」兩個遊春的，油腔滑調的少年，向安蒂用唱川戲的道白，對她邪意的喊着，並且做出一個怪意的笑容，於是兩人推推拉拉的故意在她旁邊笑扭着走過去了。

安蒂仍舊是低着頭走，心裏厭惡得想要作嘔，不覺又有一點害怕，若是那兩個流氓似的人跟上來了，怎麼辦呢？幸好那兩人不久就走了。於是，對於懼怕的心裏是安定了。然而，她對男人的憎恨，却更被牽引了起來。

「男人，有些糊塗機關專門喜歡用男人，因為他們大多數是懂得貪污與邪惡。善良的人，在這社會上是沒有立足的地位，而女人的天性有大多數却是善良的。」

終於，她疲倦得孱弱了的身軀，移到了那產科醫生的門首。

一進門，就是一個精巧的會客室，擺得有極闊氣的沙發，抬布的潔淨與華麗，也只有銀幕上的外國片子裏能夠見到，她穿的藍布大褂和青布鞋坐在那裏，和這些擺飾顯得很不調和。

掛特別號要六百元，安蒂想着：「媽媽的一件皮袍，也才賣一千元，當然只掛普通號，對折三百元。這會客室裏已經坐着有幾位戴得金幌幌穿着奪目的漂亮衣服的太太了，她們好像早已廝熟似的，極隨便的談笑着，至於她們談些什麼，安蒂一句也沒有聽見，但是她清楚的覺得，她們根本就不覺得這屋子裏還有安蒂這麼一個人，甚至連望也懶得向她望一下。同樣的，安蒂也沒有覺得有他們的存在，她的思念早就盤旋在那行將降臨的，生死的一刻了。」

安蒂盯着眼，注意着那個手術室的門口，裏面走出了一個花花朵朵耀眼精光的太太，第二個服飾相等的太太又被喊進去了。也許她們都是掛的特別號，直到十二點過一刻，安蒂才最後一個被叫進去。

當安蒂看見了那位醫生以後，第一件事便是陳送表姐的介紹信。她不願親口說，這好像是一樁難爲情的事情，因爲據習俗的見解：一個正經的規規矩矩的女人，是絕對不會想着要打掉孩子的，其中一定有暗昧的不名譽的故事。

醫生看完了信，只簡單的說了一句：「讓我先跟你檢查一下。」

在詳細的檢查過後，她搖着頭說：「不行，胎兒太大了，有幾個月了？」

「五個月。」

「五個月！」醫生大叫着。她彷彿是說：「你這個不懂事的女人，爲什麼五個月了才來要求打胎呢？」但她却對着她的護士說：「我們這裏祇管接生，不管打胎的，而且五個月也不能打了。」

安蒂清楚的知道，她是在估計這一個穿藍布大褂的小女人，出不起手術費。便哀求她說：「請你幫我想個辦法吧！我已經帶了住院的錢來了。」

醫生沉吟着不答，故意露着了解她的眼光說：「妳的月份已經很深了，我們這裏要先繳一萬塊錢才能住院的，出院的時候，多退少補，可以自己帶用人來，用人在這裏的住、食、要另外算錢。」

這一下，把安蒂怔住了，她借支了一個月的薪水，才兩千元，另外又向同事的七拚八湊的借了三千元，才到繳費的半數，但稍停了一下，看見醫生那了解的眼光，她想：也許醫生能同情她的。露出了哀求的眼光向醫生說着：

「我今天只帶了五千元來，過兩天可以叫人再送來。請妳幫我打掉了吧！否則，我就會因此而失掉工作，我家裏有一大堆人要靠我養活。……」

安蒂還沒有說完，醫生現出了不耐煩的神情接下去說：「誰叫你這樣早就結婚呀！」

「環境的逼迫呀……」

「妳不會叫妳丈夫給錢妳們用嗎？」醫生更不耐煩的說着，聲音也現得粗暴，她一面在面盆裏洗手一面說，看情形，她是預備走了。

「他……他……他是個騙子，拆白黨。他欺騙了我們一家……」及至她看見醫生在脫她的白大衣的時候，她才恍然悟及醫生要走了。便急忙的說着：「醫生：請妳幫幫我的忙吧！我也是沒有辦法呀！一個女孩子是受着多少層的欺侮與威逼啊！我們想正正當當的做人都不能呀……」安蒂幾乎要為她的遭遇而哭了。

但是，醫生並沒有理會她，她靜靜的看着手錶，好像埋怨的口氣，對她的助理看護說：「已經一點半了，收拾好了去吃飯吧！」說完，揚長的打開門走出去了。

安蒂的眼睛被淚水泡亮了，却沒有讓它流下來，她呆呆的站在同醫生說話的地方，一動也不動。

那個肥胖笨拙的看護，一面收拾用具，一面像對奴僕似的對安蒂說：「醫生都走了，妳還站在這裏做什麼呀？外面的招牌寫得明明白白，我們的醫生是接生的，不是打胎的，妳爲什麼不看看呢？老在這兒囉囉什麼？妳去向社會呼籲吧！」她一手把着門，一面又說：「我要鎖門了，今天爲妳一個人，就誤了一個多鐘頭。」

安蒂含着眼淚，從那華貴的會客室裏踉踉跄跄的出來。「原來人都是這樣的，凡是人都應該沒有憐憫與同情，而有錢可以得到一切的便利。錢，錢，原來錢有如此的神通，看來，我的工作要失掉了，署長是對的，因爲女人只知道結婚生孩子，她們是不能工作，而且也不應該工作的。」

「善良可以得到什麼報酬？爲什麼我們不能變得狡猾與欺騙呢？媽媽爲什麼要那樣糊塗？守什麼寡嚟？我爲什麼不會變得諂媚、取巧、偷竊？這樣不是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嗎？霍亞玩弄我，我也玩弄他，或者玩弄別人，這該是多麼痛快！人，本來就應該要這樣利害相關的。」

「是的，我需要變、變、變、社會輕視我們，我也要來輕視社會；社會在戲耍女人，而我們爲什麼又要把人生看得太認真呢？」

她想要輕視自己，然而她並沒有真的那末做，因爲第二天，她又搭第一班輪船到署裏上班了，而假期並沒有滿，她想以工作的成績，來挽回冥頑的思想。她的工作能力確實在一般人之上，因爲有一部份人完全是因了親戚關係而進來的，也許小學還沒有畢業，連一個收條也寫不通的。

但是安蒂是錯誤了，在兩個月後，她的肚皮在大衣服的遮掩下，還要鼓出來。男同事對她也一天天的疏

遠了，「原來她拒絕我們是另外有了男人，她不是說她沒有結婚的嗎？誰知道她是鬧些什麼把戲，反正是假充正經人。」

「這種女人，可惡已極，有礙風化，報告署長，把她開除！」

「那樣連吳科長也靠不住了，就是吳科長要用女職員，說不定他還有嫌疑。」

「反正，他存心不良，他不想討小老婆，怎麼願意用女職員呢？因為他沒有兒子呀！」

男同事在宿舍裏七嘴八舌的說着，終於有一天安蒂接到了署長下的條子：「查第二科科員羅安蒂，行將生產，有礙工作，着即離職，回家休養。該科吳科長辦事不力，着記大過一次。」

安蒂工作的命運，便被結束了，她拿着結剩下來有限的薪水，含着淚，慢慢的踱回家去，同事們以冷諷的眼光目送她，只有吳科長，給了她一個同情的眼光。這使安蒂不得不感激他。

回家後，她不敢把消息告訴奶奶，因為奶奶的病，從沒有好過，只不過是在輕和的狀態裏，但是媽媽却又把憂慮給分擔了過來。幸好，羅超已住了學校，暑假快到了，下學期又要到失學的時候。

但精明的祖母，雖然是在病中，也沒有一件事情能瞞得過她。一次的假寐中，她聽見了安蒂母女們的談話，她們倆正在商量着如何去找下一個工作，河北同鄉會幾個字，幾次，特別響亮的闖到她的耳朵裏來，大概她們想找同鄉為她們想點辦法。在這之後，安蒂奶奶的病因了突增的急愁，而猛然的加劇了，她不願意死，她丟不下這苦難的一羣，彷彿她一旦死了，她們將更無所依靠，更要受外人的欺凌，她竭力和死神掙扎，她想把這付朽老的軀壳，安然的帶回家鄉，堆在家鄉的土地上，她想在苦難中能夠等到戰爭的勝利。因為，假使沒有戰爭的話，一定沒有如此多的罪惡。至少，她活了這大年紀，沒有看見過像楊震亞那樣刁滑的商人

，然而，勝利爲什麼還不到來呢？

她不敢想到死，窮人是連死也死不起的，這一筆棺材費同埋葬費又叫她的孫女同媳婦從那裏去籌劃呢？那不是給她們多添一層焦急與負擔嗎？而且，只要守到羅超中學畢業。她們一家就可以漸漸的，真正的向着光明了。

當媳婦同孫女每天問她：「奶奶！今天好些了嗎？」她總是微笑着回答：「好像比昨天要好一點了！」而事實上，她却是一天比一天沉重了，因爲她相信自己是不會死的，她不願意死，也不能夠死，她是一個老母親，她怎樣能丟下這些受人欺凌的可憐的孩子們死去呢？

在最後的一天，當她還照例的向媳婦同孫女說：「好像比昨天要好一點了」的時候，她的舌頭已經捲了，語音從很困難的呼吸裏吐出來，她的眼睛失掉了光采，灰色而黯淡，她伸出軟弱的手，顫抖的拉着安蒂說：「我不行了，我活不了！」她到臨死的時候，她還怕提到那個死字。

安蒂是了解奶奶的，她們一家人彼此都是了解的，連不懂事的羅超也能了解他們家庭裏的一部悲慘史。

「不，奶奶，妳不會死的，妳還要享我們的福的，妳不會死的，勝利了，我們還要一道回家鄉哩！」安蒂像哄孩子似的哄着奶奶，然而她的喉頭却不禁酸了，稍不約束，她就會哭了起來，她立即止住了，而且勉強地做出高興的神氣，安蒂的媽媽早已在偷擦眼淚了，她不禁的震着：

「奶奶，妳不能死的，妳死了叫我們怎麼辦呢？」她的感覺和奶奶是相同的，沒有奶奶，她做事就沒有入指導，沒有人商量了。

「沒有辦法，這是天……要我回去。我……死了，妳們……可以去找……同鄉會……就提妳……祖父

……同我的……名字……請他們……幫幫忙。……不過，……妳們日後……有了錢……還是要……歸還……
我是不……願意……睡施捨的……棺材的。」奶奶說完了話，已接不上氣來了，她閉着眼睛好一會，最後才勉力的矇矓的睜開，一動不動的望着她們。

安蒂不知怎樣是好，她祇慌亂的重複的說着：「奶奶，妳不會死的，不會死的。」

奶奶又勉強的微笑着：「是的，我……要等……勝利了……回家……」她看着安蒂挺起的肚皮，又憐愛的，然而面部再也不能隨意的做着表情了，只從她微弱的聲音裏，辨別出來：「妳的……胃口不好，……不想……吃東西，……叫……媽媽……把我醃的……臭……麵筋……弄來……給妳吃。」那最後的幾句話，竟微弱得聽不見了，只聽見奶奶喉管的痰呼嚕，呼嚕的響着。

「奶奶，妳說什麼呀？」安蒂沒有聽清，向奶奶問着，但奶奶沒有回答，安蒂又轉問媽媽，她當了是奶奶臨終的遺囑。媽媽復大聲的向着奶奶的耳朵：

「媽媽，妳說的什麼呀？再大聲說一遍。」

奶奶似乎聽見了，她灰色的眼睛，大而無光的瞪着，她拚了最後的氣力：「弄……臭麵筋……給……安蒂……吃。」喉嚨裏痰聲凶猛的嚮着，死神終於戰勝了一切，把這個正直的，不願死的老人帶走了。她留給孩子們的，祇有最後的愛，這個女人是爲了給別人以愛才到世上來的，她的工作是完畢了。她不要收穫地走了，因爲她已種了一顆善良的愛心，在她的子孫們的身上。

媽媽嚎啕的痛哭起來，安蒂奇怪地，竟沒有一滴眼淚，她迅速的到同鄉會辦好了交涉，藉她祖父以前的威名，得了一具油漆的小棺材，而當奶奶的屍體放進棺材裏的時候，竟要側着身軀才能放下。埋葬，也

是同鄉會的人幫的忙。幸好，死人還沒有遭到腐臭的磨難，就被送入了黃土。

奶奶死的消息，羅超還不知道，他的學校在離重慶三百里路的鄉下，而安蒂同媽媽也不願他因悲傷而就誤了學業。

在奶奶死後的一個月內，安蒂在傷痛與憂患中，生了一個女兒。幸好，產生的時候，一切順利，並沒有經過大的痛苦。

在生產後，同鄉會的王會長，曾為她們送過一筆募捐得來的款項，而且答應安蒂在滿月後可以給她找一個小學教員的工作，那是同鄉們集資辦的小學。

安蒂從這微薄的待遇裏，一月千元的薪給，與同鄉會特別津貼的兩斗米，維持了一個暫時期的貧民的安甯的生活，另一方面她還在支持羅超的，不掇的求學費用。

羅超，在奶奶死後，便得更奮發起來，他尊重姐姐，他愛媽媽，他更愛姐姐在苦難中生下的小女孩，他常常抱她、教她、細心的照料她。他從沒有穿過一件合身的衣服，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或老是補得不能再補，破得不能再破的；冬天老是凍僵了手脚，而熱天却老是穿得厚厚的學生服。他從不作其他的要求，因為有書讀已經是幸福了。而姐姐的犧牲却是他最痛心，最刺激他的事情，她在這樣美麗年輕的時候犧牲了青春，犧牲了愛情，過着孤獨寂寥的時日，爲了他的前途與媽媽的生活，他怎能不發奮的用功的讀書呢？

所以，當羅超放假回家的時候，他們的生活又顯得有生氣一點。羅超會不斷地同安蒂談着學校情況，而和媽媽講着有趣的故事，並且能自動地幫媽媽做許多小事情。

小學校址是在重慶城裏，同鄉會特別給了他們一間小草屋，住到市中心烟霧瀰漫的平民窟裏去了。

十七 一個最偉大婦人的死

時間和物價賽跑，安蒂的女兒——路路，因為安蒂感覺，一個善良的人到世界上來，他惟一的工作就是鋪路，讓後來的人們好在上而平安的走過去，所以為她的女兒起名叫路路，好叫她將來也有一種為人們犧牲為人們謀福利的精神。這時候，路路已快三歲了，長得非常活潑、可愛，一張小嘴成天不住的唱着、鬧着，說着一些半通不通的話，安蒂同媽媽的精神，整天都要藉着她來安慰。物價，却更加高漲起來。食米，就要一千餘元一斗，最壞的米也要賣上八九百元。薪水、好容易才爬到每月四千元，而且聽說學校因了同鄉會的經費不足，有行將倒閉之說，現在會長同一些理事們正在積極的向各方面籌募捐款。

安蒂和一些別的教員，一時還沒有感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她還是照平常一樣的過着刻苦而甯靜的生活。羅超還差一年的時光就可以高中畢業了。在她的生活中這是一件最够安慰的事情，假使能够得到一個好的工作，或是較高的待遇，她還想讓羅超升大學，那末，她的犧牲可說是得到了收穫，因為羅超總算是被造就出來了。

她的精神已不如昔日的頹廢，她的年輕與秀麗，強烈的表現在她身上，而且現得比往日更豐潤更有魅力，安蒂今年才二十三歲。她沒有忘記上進，她天天在溫習她從前讀過的功課，她渴望着光明，她羨慕着幸福，她夢想從智識裏培養自己特別的技能，去替自己、以及和自己一樣不甘心墮落的女同胞們向社會去爭取一個合理的地位。她想把生活過得有意義，在計劃中過着有規律的時日，她拒絕別人要她再結婚的勸告。避免一切與異性來往的機會，也許在愛情方面，她的心是蒼老了，但是在事業方面，她的心却頑強的年輕起來。

：「我不向惡劣的社會挑戰，誰向它挑戰呢？而要向社會戰鬥，必須先充實自己。」所以，她又開始埋首苦本了，並且還想有機會能夠去讀夜大學。於是，撫育孩子的工作，便整個的交給她的媽媽了，她的媽媽還是不言不語的忍受着一切艱辛，只是身體因爲缺乏營養與過度操勞的緣故，已較從前更爲衰弱了，而且常發肚痛的毛病，就是在冬天也常常劇烈的痛了起來。

時間已到了一九四五年的六月，歐洲的戰事已經結束了。侵略的法西斯主義，得到了整個的崩潰，在歐洲是正義與和平得到了勝利，公理戰勝了強權。然而在亞洲，中國還正陷在水深火熱中，渴望着盟邦勝利的朋友的幫助，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正拚着它最後的一口氣力，死命的進攻。

但是，同鄉會辦的學校，却就在這一籌莫展聲中結束了。人們都覺得這是一個最緊要的關頭，最後的失敗與勝利就要在這時候決定。於是投機的商人，把物價高高的抬了起來，米突漲到二千餘元一斗，玻璃窗裏標的皮鞋的價錢，竟到二萬八千元，總而言之，一切的一切，都是在逼一些安份的老百姓與一般最起碼的公教人員的命。

於是，新聞一天一天的傳來，有因了生活而全家自殺，有因了失業而投江的。……然而，另一方面，重慶因了美軍的到來，跳舞的風氣特別繁熾，政府並特別收回了跳舞的禁令。一般的投機商人，大興土木，出大價租到市中心的地皮，建立大廈準備開跳舞廳，一面登報重價徵求舞女伴舞。

然而，這些事情，並沒有使安蒂注意，她們用特別的節省的方法過着她們的苦日子。但是，「不幸」並沒有忘記她，「磨難」也永遠是她忠實的伴侶，一有機會，又降臨到她的身上來了。

「學校結束了，這一家人的生活又怎麼辦呢？」這顧慮又迫到她的身上，而且嚴重的折磨她。

找工作嗎？這三年裏，她一直沒有忘記嘗試這件事，但是三年了，她也一直還是一個私立小學的教員，那等於是空想，市立小學也沒有她的份，沒有後台就不要想走進去，也還是要被排擠出來的。那末，怎麼辦呢？做生意嗎？既沒有本錢，而且媽媽也不能再操勞了，住的地方又是一個偏僻的小巷，很少來往的行人。眼看着家裏又要過沒有米吃的日子了。

「安蒂，妳年輕得很，爲什麼不結婚呢？結了婚也好有個人來負擔妳的家庭。」同鄉的老年人會這樣誠懇的勸過她。但是她拒絕了，她連想也不敢想一下再去倚靠人。

但是，怎麼辦呢？她天天在報紙上尋找徵求職業的消息，而每天得到的都是失望，最觸目的廣告也老是那麼一則——「徵求女性導舞員。」

從軍熱正在重慶流行着，尤其流行在學校裏。當羅超接到安蒂再度失業的消息的時候，他奮勇的從軍了，他以爲一切的罪惡都是戰爭造成的，他應該首先去消滅戰爭，爭取勝利，而且可以減輕姐姐的負擔，還可以領到一筆安家費，接濟她們一下，就這樣，他悄悄的去去了！但是安蒂並不知道，在她的焦慮裏，羅超的學費，也是一個主要的問題。

在她又翻着報紙的時候，徵求女性導舞員幾個字樣又跳到她的眼中來，好像感觸着什麼似的，她的眼睛停在上面了。

「妳會不會跳舞？」她的同事謝小姐，每天都要到她家裏來玩，看她瞧着那一行消息不動的時候，便這樣來問她。

「我不會，妳會嗎？」安蒂反問她。

「我也不會，不過，我正在學。」

「學要錢嗎？」安蒂問。

「八千塊錢一個月，一個星期就可學會。」

「八千？那要我們兩個月的薪水哩！」安蒂驚奇的說。

「不過，做導舞員不要錢，而且一個月還可以收入幾十萬。」謝小姐極熟悉的說。

「幾十萬！怎末可以得那麼多的錢呢？」安蒂更爲驚奇了，她從沒有聽說過有這樣便宜的事。

「那算什麼呀！弄得好，一個月要收入幾百萬。不過，最少也可以得到幾十萬，而且舞場裏每月還要津

貼五萬至二十萬塊錢的車馬費，那就要看妳伴舞的次數多少來定了。」

「妳，妳是導舞員，還是學舞呢？」安蒂懷疑的問她，她的心已有些動了。

「我……我不過是偶然的到舞場裏去跳跳，不過我可以介紹你去跳舞，像妳這種人，他們是再歡迎不

過的，」謝小姐極力地在煽動她。

「好，我可以和妳到舞廳裏去看看導舞員是不是就是舞女呀？」對於舞女兩個字，安蒂是太不敢聽了，

從她所有的智識與見解力裏分晰起來，舞女——就是上等妓女，那是她連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導舞員不是舞女，比舞女高尚些，在伴舞之外，她可以拒絕舞客一切非理的要求，就是得罪了客人，

舞場也不會責罵妳的，因爲那並不在合同限定之列。」

「唔……」安蒂沉吟着，忽然那最後的一句話又使她警觸：「什麼？還要簽合同嗎？」

「當然要簽合同的，一期三個月。在沒有滿期之前，不能離開舞場，否則就要賠償損失。」她看見安蒂

沒有做聲，便又接着說：「好在那時間並不拘束我們，只要每天晚上八點到十二點去一下就得了，在外國這還是最高尙的娛樂。」謝小姐說得高興了，一勁的檢優點說着。

安蒂奇怪的望着她，爲什麼謝小姐忽然這樣的嚮往跳舞生活，她突然低聲而親密的問她：「你是不是做了導舞員呢？」

謝小姐紅着臉難爲情的點點頭，也低聲的向安蒂說：「妳不要告訴別人。」但隨即她又很坦然，或者說是憤慨的笑了：「其實，我們在抗戰中過這樣艱苦的日子真是划算不來，以前指望逃出來讀書，畢業後會有一點好的出路，現在我師範畢業已經五年了，連一個合式的教員位置都找不到，竟連一個私立小學的教員也做不成，家裏也不能寄錢來。我們這樣苦是爲的什麼呢？我今年已是二十七歲了，還能過得幾年的好光陰！管他的，簽三個月的合同，賺一筆，過幾天舒服的日子再說，做小學教員一輩子也莫想賺這麼多錢。妳有家還好一點，像我一個單身人在外面，失了業就沒有辦法，靠誰去呀？誰都同我一般窮。」謝小姐感慨的陳說着。

安蒂望着她苦笑了一下，喟嘆的說：「有了家，更沒有辦法，負擔更重哩！」但是誰也不了解她，因爲般流浪的單身朋友，都羨慕一些全家一塊兒出來的人。

安蒂靜靜的打量着謝小姐，看着她那一身不算太闊綽的鮮豔的服飾，望着她那強自塗抹的，美麗的面孔。她已不算年輕了，她的面部已失去了青春的光采，而薄薄罩上了一層中年人的初期模型，皮膚粗老而緊繃着。她二十二歲師範畢業，過了四年多的教員生活，她得到了什麼？仍然是一個被社會、被工作所遺棄不幸的人，沒有背景，連一個小學教員也擠不上。她也同樣的沒有愛情，悄悄的遺走了黃金時代。現在她追悔了，

她不再做一個本份的公教人員，她需要享受，享受她行將消逝的年華，與破碎的青春。安蒂回味着她的話：「我們這樣苦是爲的什麼呢？」安蒂是爲了家庭，然而謝小姐却真的是爲了什麼呢？

「晚上我們去吧！七點半鐘的時候，我再來約妳。」謝小姐對着默思的安蒂說。

安蒂一時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只睜着兩眼望着她。

「妳先去看看吧，沒有關係的，好在舞場還要一星期才開幕。」謝小姐一面說着一面站了起來，像對孩子似的拍着安蒂的肩頭。

安蒂點點頭答應了，隨又悄悄的向謝小姐說：「不要讓我媽媽知道了，她心裏會難過的。」

謝小姐嫣然一笑的拿着皮包走了。

晚上，安蒂和謝小姐出現在國際大舞廳的經理室，張經理——一個精幹的中年人，鑲着兩顆金牙，打着口的上海腔同安蒂談着話。不久，安蒂手上拿着一張油印的合同，上面只等着蓋她的圖章，因爲她已將真姓名改了，必須另刻一個。和謝小姐一道出來，張經理照例把妳介紹給一位男性的導舞員，那是專門請來教這些舞女的，和一個舞女大班周小姐，他又回到他的經理室去了。

安蒂和謝蘭馨並排坐在舞池周圍的凳子上，在她們的上首已坐滿了十幾位不大漂亮的粉紅黛綠小姐了，安蒂坐的是最末後的一個位置。

從坐在凳子上的時候起，安蒂的臉一直發着熱，她使勁的把頭低着，誰也不敢看一下，祇有音樂聲伴着一對對舞着的脚步，從她眼下幌過去。

音樂停了，人們又回到檯子上去，安蒂看見有一個妖媚矮小的醜舞女正和一個下流的大腹賈在調笑。一

會兒，又轉身來對另外的一個人「三哥」。「五哥」的喊得怪親熱。那彷彿就是她將來生活的影子，她不敢看了，又把火辣辣的面孔向着另一邊去，那正好對着出入的門，安蒂發覺沒有人看她，她才敢這樣的巡視舞場。

門外進來了一位大搖大擺，意氣高揚，目中無人的西裝青年，漂亮的服裝遮不住粗魯的內形，安蒂一眼便看出那正是楊震亞的同事，另一個開小汽車的。聽楊震亞說，他已改行跑滇緬路做生意，大概很賺了一些錢。

他一進門，眼睛就瞥向舞池來了，安蒂迅速的把頭扭過來，爲了避免他的注意，但是她覺得背後有兩隻眼睛正死死地在看着她，她不安的坐着，只恨地板沒有縫兒，不能將整個的身子藏進去：「他一定會告訴楊震亞說我做了舞女，我絕不能讓他恥笑我，原來終究還是落到這種地步，我要回去。」她如坐針氈的把身體扭動着，連把頭抬向謝蘭馨的勇氣都沒有，現在她才了解「恨地無門」的這一句俗話。

「喂！謝，我要回去了。」安蒂用肘撞着謝蘭馨的手腕說。

「時候還早得很呀！跳一場再走。」謝小姐毫無所感的說。

「我明天再送合同來吧！」安蒂固執的站了起來，一面向着門外走去。

「喂！葉小姐，你明天早一點來，我們來跳舞。」那個男性的漂亮的導舞員，有禮貌的追着她說。

安蒂紅着臉，沒有做聲的點了點頭。當她橫過舞池中央向外邊走出的時候，她看見楊震亞的同事，正將左右兩手分別搭在兩個舞女的肩膀上，一面裂開了嘴，很隨便的談笑着。她匆忙的低着頭走出去了。

走出了舞廳的大門，她呼出了輕鬆的一口氣，她覺得自己已被解放了出來，重新得到了自由，好像從一

個火窟裏逃出來似的，她愉快的走回家去。

路路看見安蒂回來，亂擺着兩隻肥胖的小手，張着圓圓的小嘴，歡欣地喊着媽媽。她笑慰的把她抱了起來。

第二天，她們連買胡豆醬的錢也沒有了，泡菜同辣椒成了她們唯一嚥飯菜。小路路因為嚼不動泡菜，便用醬油拌飯吃，她一面吃飯，一面不停的鬧着：「媽媽，菜，菜。」安蒂放一條泡豇豆她碗裏，她放在口裏含了一下便皺着眉頭丟了，又不停地鬧着要湯，安蒂便倒了一點開水給她，她不停地揮着小手，擺着腦袋，不要開水，然而終於被安蒂哄着吃了下去。可是到下一餐、再下一餐的時候，路路是無論如何也不肯吃了。

「找誰去借點錢來用才好，至少要買點油，讓路路炒油鹽飯吃。」安蒂沒有辦法了，向媽媽提議。

「找誰借呢？誰又肯借錢給我們呢？」媽媽怎麼樣思索，也思索不出一個適當的對象來。

「朋友裏也沒有一個可以借的，謝爾馨這兩天也沒有來，她的行蹤不定，又不好去找她。」安蒂發愁的說。

「是啊！」媽媽同感的說：「而且你現在又沒有工作，向別人借錢，別人害怕我們還不起，就是有錢，也要答應沒有，「人」就是這樣。」

「我看，還是找表姐去借借看，許她一星期歸還，看她肯不肯。」安蒂向媽媽提議，表姐就是她們唯一親戚。

「恐怕不會肯吧！前年借的錢還沒有還，她要不是怕我們找上她了，爲什麼這幾年都不來看我們一次呢？明知道我們的境況遭遇不好。」媽媽不敢信任的說，對於炎涼的人情她究竟比安蒂要體驗得多點。

「去試試看，我想她肯借的。」安蒂有把握的說，她想就是朋友也可以幫幫忙，何況又是自己的親戚呢？而且借的數目又不多，僅僅是兩千元，一斗米的代價。

媽媽拗不過安蒂，終於去了。但結果却反帶了一肚子氣惱回來，「妳們借錢不還，誰有那末多的錢借給妳們呀！」這是姪女兒給她帶回來的一句永遠也忘記不了的話。而且在向安蒂訴說的時候，還直氣得流眼淚。

「不要着急，媽媽，我會想辦法的。」安蒂安慰她媽媽說。立刻她跑出去，向鄰居借了五十元，刻了一個木圖章——葉擘，把那保存了三天的合同拿出來，悄悄的蓋了，到了晚上八點鐘，跑到國際舞廳找到了謝蘭馨，於是她便和謝蘭馨一樣，正式的把跳舞當着職業。

安蒂很聰明，任何複雜的步伐教她一次，她便會了。當男性導舞員，第一次帶着她跳舞的時候，她的心還禁不住亂跳。慢慢的，她的紅暈褪了，她的心開始在這些淫俗的環境裏死去，她任人搜抱，親吻，只是她唯一要堅執保持的，就是她不願失去貞操，她覺得只要不失去貞操，一切的嘲笑與羞辱，她都可以忍受。但有一些輕浮的舞客，常喜在燈光黯黯的時候，隨便的擰她、調笑，她也祇有回報無言的怨恨的苦笑，舞客們却認爲是嬌嗔，或者是假正經。

在舞廳裏轉瞬又過了半個月，已經是七月的中旬了，她向舞廳預借了一筆錢，做了幾件花衣服，這半個月內，居然還沒有出什麼大事。對着媽媽，她只說在夜校讀補習，附帶的在一個閣公館裏教小孩子的課，這些服飾，都是那家有錢的太太送的，媽媽也毫不懷疑，而且還不斷的念着：「吉人自有天相，好人總有好報。否則，借貸無門，真是沒有辦法。」但是，她現在最耽心的，就是她的小兒子，爲什麼放了暑假還不同來。

呢？

安蒂也很思念她的弟弟，爲什麼寫了五六封信到學校裏，都不見回信呢？最後她爲他從郵局寄了一筆款予去，就在發信的那天，媽媽在家裏收到了一筆匯款，寄出地址是兵役部，上面註明青年軍安家費字樣，而且還有幾個大字標明是羅超家屬。

當安蒂回家來的時候，媽媽正哭得淚人兒似的了，眼皮腫腫的，說話也沒有了聲音，路路莫名其妙的在旁邊望着，也許她也哭過的，因爲她臉上的眼淚鼻涕，都已乾結成硬壳了。

「安蒂，你看……：超兒從軍了……：」媽媽把通知給安蒂看，隨又數數落落的哭了起來：「這孩子好糊塗喲！這末年輕，怎麼能打仗呀！那不是白白的送死嗎？……：我就只有這麼一個兒子呀！」

安蒂無言了，她靜靜的拿着那二萬塊錢安家費的匯票出神。

「完了！又是一個無名的犧牲者。」她記起了那個在家裏連水也提不起的孱弱的弟弟。

幾天以後，寄到學校的錢也被退了回來，羅超已出發了。

然而，安蒂的媽媽，却因此而生着重病，她發着高熱。起先，她拒絕進醫院，爲的省錢，等到送進醫院的時候，已經遲了，她竟忍心的拋下了她苦心孤指撫養大的可憐的孩子們走了，她昏昏地死去，嘴裏不斷地喊着超兒，安蒂，同路路的名字。

在羅超的安家費用光之後，安蒂還向舞廳方面借了五萬元才將媽媽安葬下去，地點正在奶奶的墳墓旁邊。

這個無言忍受着人世折磨的人，她終於無言的死去。她沒有享過福，僅在婚後過了兩三年快樂的日子，

此後就是受不盡的苦難，然而她沒有一句怨言，她有的是希望，現在希望變成了血的幻影，她終究被不斷的摧殘而擊倒了！她含着訴說不完的心酸死去，那是她在活着的時候，從沒有申說過的。

安蒂在悲慟之餘，她也會想到人活着太沒有意思，她尤其覺得對不起媽媽，她還清楚的記得在半月以前，媽媽從表姐處借錢回來的一付氣憤而傷感的像貌，媽媽沒有享過福，她能够忍受苦難，愛重貞操，都是受了媽媽堅苦不拔的氣節的影響；因為有媽媽，她才能更勇敢的向着苦難，仿效媽媽偉大的犧牲的精神。媽媽是她苦難中的伴侶，如今媽媽沒有了，她為什麼還要進跳舞廳呢？為什麼還要讓輕佻的舞客在黑暗中擰自己的大腿呢？為什麼要讓一個陌生的男人，那麼死命地摟抱着，磨擦着？為什麼？爲了錢嗎？爲了我個人的享受嗎？我還不是那樣沒有靈魂，沒有知覺的女子，我還年輕，與其讓生命消失在燈紅酒綠的舞廳裏，不如去換回一個有代價的死。從軍，對了，我也要去從軍，至少我可以換回一個血的代價。

謝蘭馨希望勝利以後回家，她家裏還有爸爸，媽媽，弟弟，妹妹。我呢？我是什麼人都沒有了，死了奶奶，沒有了媽媽，弟弟的生死存亡還不知道，沒有丈夫，只有一個……：……：……只有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孩子，也沒有愛人，只有調笑與輕侮。孩子，孩子我可以送給國家，社會部辦得有保育院，那我就什麼都沒有了！理想，早就被惡劣的社會一再的吞沒了，女青年可以從軍，就是國家給我們婦女唯一的，千載難逢的平等待遇，我怎麼能錯過，怎麼能不抓緊它呢？

屢次的犧牲都沒有得到代價，「結婚」，「做舞女」，結果却弄得更糟。這次，我要從軍，舞廳裏該不敢因合同而把我扣留吧！

安蒂把路路抱了起來，這幾天，媽媽死了，安蒂向舞廳請了幾天假，孩子就是安蒂帶着，她和安蒂變得

更親蜜了。當安蒂把她抱起來的時候，她用兩隻小手捧着安蒂的臉，然後輕輕的把她的小臉湊上去，在安蒂悲傷難過的時候，就會自然的因這孩子可愛的小動作而減輕了。

「孩子！媽媽抱妳買糖去。」安蒂狠下心腸說，但是她的眼淚，已浸溼了睫毛。

孩子歡欣的抱緊了安蒂的頭頸，一面圓張着小嘴喊着不清楚的「糖」，「糖」；「媽媽買糖」。甚至把糖字的音都說成甜字了。

安蒂抱着路路，到保育院城內辦事處去，那是她常常經過的地方，而爲她早所熟悉的。

她買了很多糖和餅乾給路路，心裏默默的念着：「孩子，我們做母女的情份就在這裏完了吧！以後不知道誰會把妳收留，祇希望他是一個喜愛子女的人。孩子！妳是沒有罪的，但是妳爲什麼也沒有一點好的命運呢？妳比我的命還要苦，妳從生下地的時候起，就沒有看見爸爸，而三歲不到，妳竟連媽媽也失去了！妳從此成爲孤兒，成爲沒有人愛憐的孩子！妳爲什麼還要活着？難道妳也喜愛那熬受不盡的苦難嗎？像妳的外婆同媽媽一樣？」

然而，孩子沒有理會一切，靜靜的嚼着糖，糖汁從嘴角流下來。一部汽車從馬路中央掀着喇叭走過去，孩子驚喜的咧着小嘴學着：「嘟，嘟。」而且還喊安蒂看：「媽媽，嘟，嘟，嘟。」

安蒂把眼淚，偷偷地在孩子衣服上擦掉，一面還在不斷的想着：「孩子是無辜的，然而我不能再作無價值的犧牲了，我要去找一個痛快的死。」

她把孩子交給育嬰院的負責人，他給了她一張收條，而且還告訴他孩子將送往的地方，因爲她是拿從軍的理由將孩子送進去的，所以那負責人特別向她保證，孩子可以替她保留着，不讓別人領去，一直等待她出

征回來。而且院裏特別爲孩子們請有看護，每天有牛奶、雞蛋，餅乾吃，叫她放心。安蒂很感激的趁孩子只顧吃的時候，辭謝了出來，立刻到志願從軍處報了名，而且身體檢查也合格，只等候通知入營。

在等待的期中，安蒂得不到舞廳去周旋。因爲正式的通知沒有來，她還沒有理由離開伴舞生活，只是她整日板着一付憂愁的面孔，而且也不大理會客人，因此她受到舞廳方面很多不滿意的責備，舞客和她跳了一場以後，也不願意和她再跳了，故她常常一個人坐在旁邊吃湯糰，別人替她難爲情，她却覺得這個暫時清靜的可喜。

孩子在當天就送到新橋育嬰院了，安蒂後來向各方調查探聽，都說該院對待孩子很仔細，於是也漸漸的安了心。

從軍熱，流遍了全國，學校，機關，工廠，所有的智識青年，都在紛紛志願從軍，安蒂可以常常在報紙上看見一些熟悉的同學的名字，她要好的女朋友——趙瑛的名字，也在報上發現了，她是以湖北新陽大學學生的立場去從軍，同學正特別的在爲她開着歡送會。

她的心變得慷慨激昂了，愈嚮往那種新的、激烈的、有意義的生活，愈對眼前的糜爛的生活，感到卑鄙、可恥與不能忍受。

十八 狂歡中的兩個陰影

一個星期過去了，入營的通知還沒有來。

安蒂日間冷靜的讀讀書、看看報紙，穿着樸實的藍大褂，過着她簡單的生活，她的心是空虛而枯寂的。晚上，換了華麗的衣服，去過那迷醉的、沒有靈魂的夜晚，然而她的心是清醒的，所以在她悲哀與冷漠的心情中，她常願意拿香檳酒來使自己暫時昏沉。

這天的客人特別多，也許是因爲月底發薪了，舞場裏多出了一部份不會跳舞而想學習的舞客，舞女也因特別忙碌，安蒂今天簡直是無法偷懶，到十點鐘的時候，她已是疲乏不堪了，而舞客還不斷的有新的進來。忽然，大班周小姐告訴她，第十六號拾子上的兩位客人，特別要請她去。

她已是疲乏異常，正想休息，聽見有人喊她坐拾子，便匆匆的走了過去，那裏正坐着一高一矮兩個極面熟，但又一時想不起來在那裏見過的男子。

她照例的微笑的，和招喚她的客人點着頭，那兩人大模大樣的指着身旁的位，隨便的做了個手勢，從含着香煙的嘴裏迸出了一聲坐，安蒂很熟悉的坐下了，對於客人冷熱的態度，她見得太多，已不放在心上，只是這兩個人面孔太熟，她不禁很久的望着他們，而盡力的在自己記憶裏去搜索。

「羅小姐，妳不記得我們了吧！但是，我們却記得妳，想不到幾年了，喂！小洪！」那個高個子喊着那個矮子說：「大概有四五年了？」隨又轉向安蒂：「我們還能會見，這不是有緣嗎？」說完他怪聲的大笑起来，這使安蒂記起來四年前在南岸清水溪到他們家來吃麵的兩個傢伙，曾經託人向她家裏向安蒂求婚，而被

安蒂嚴詞拒絕了的。

安蒂很平常的笑了笑，她並沒有把這件重逢認爲喜悅，因爲從最初的态度看起來，他們喊她來並不是爲的敘舊，而是帶着一份報復心理。

「我記得的，你就是魏光明先生。不過，我不姓羅了……」安蒂說。

「我知道，妳是楊太太，不過，那位楊先生怎麼肯讓妳做這些事情呢？」魏光明連忙揮手將她的話語擱着，而且奇怪地問她。

「不，不，不，我也不姓楊，我早就同他離婚了。我在這兒叫葉擘。」安蒂一口氣說着，她一聽見楊太太三個字，就觸痛了她難於彌補的傷口，這是她幾年以來，最怕聽，也最怕想的字眼。

「離婚了？很好，很好，我早就知道楊雲亞不是個好東西，他的根底，我們那一點不知道……」魏光明還沒有說完，矮子小洪就接下去：

「上海的小流氓，在美國大使館開汽車，後來弟兄們做一點囤買囤賣的生意，現在走通了一個軍事機關的路了，在跑加爾各答。」小洪像背書似的背着，他輕蔑的聲音裏，似乎還帶着微薄的，不容易看出的羨慕，他醜陋的大腦袋，椽上粗黑的皮膚，在他華俗的衣領上，不住地搖幌，金錶鍊也在西服的口袋上跟着搖動起來，連頭上的血管也可以數得清。

「那樣伙好了！現在手上幾千萬還不止。」魏光明無形中也感嘆的說，隨又指着矮子：「小洪也不錯，他也在做生意，我們倆合夥。」

「你沒有在那個什麼機關裏做事了嗎？」安蒂問。

「你說的是中央印刷廠呀！那有狗屁的用，我們倆個早就離開那裏了，後來我們到一個軍事機關工作，我做了運輸科的科長以後，他就辭職做生意。湘桂路，滇緬路，都跑過，現在剛從加爾各答回來。」魏光明很得意的說。

「你們大概也有幾千萬囉！」安蒂諷刺的說着。

但是他們一點也不懂，反而認爲安蒂是在羨慕他們，連忙接着說：「那裏，那裏，不過還混得過去，馬馬虎虎。」矮子又搖着頭得意的說着。

「中國的人就這樣，純粹的商人，也是辦不到。第一：運輸工具就成問題，貨物在路上滯留就是幾個月，本錢吃光了都不够。第二：捐稅納了後，就不要想賺錢了，否則就是對收稅員多塞幾個包袱，那也就沒有問題。但那總是麻煩事，不如用軍事機關的名義，橫衝直撞的一直開到重慶來，既痛快，又省事，別人一趨還沒有到，我們第三趟都回來了。」魏光明揚揚的敘說他的成功史，而且還歪着頭向安蒂笑着：「告訴你，這就是官商合作。」

「明明是官商勾結。」安蒂故意這樣挖苦，雖然是笑着打趣。然而他們倆並沒有消化她這一句話，「女人們懂得什麼！」他們誰都是這麼想。

「喂！來兩瓶香濱！」小洪向身旁的侍役打着招呼，又轉過頭來向着安蒂說：「吃點酒，來慶賀我們的重逢。今天我請客。」

一會兒，酒送上來了，他們和安蒂碰着杯。

「你爲什麼要改名換姓的跑到這裏來呢？」魏光明問她。

「因爲喜歡這裏的生活，這裏的一切不都是比從前要好嗎？」安蒂故意說着反話。

「想不到，妳居然也進步了！」小洪已覺着安蒂同他是接近了，不像從前那樣的疏遠，與高攀不上的態度。

「妳比從前更漂亮了！倒底是人要衣裝。」魏光明像審查一個玩物似的說着，他的眼被色情的光芒照亮了，而將安蒂從面部到乳峰，輪流的，狠命的審視着。

「真的，而且比從前也有趣味得多了！」小洪也打量她，讚賞的說：「明天，我送妳一件衣料，加爾各答帶來的。」

「等一會，我們來跳一場吧！小洪跳得好，他在印度的時候常常跳，我還不大會跳哩！」魏光明閃着淫邪的眼對安蒂說。

這天的夜晚，安蒂的大腿上又多被擰了幾把，而且在跳舞的時候，被魏光明摟得喘不過氣來。幸好，後來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坐檯子，否則，她的腿也將和別的舞女一樣，要跳斷了。

後來的幾天，他們兩個一直是她最忠實與最肯花錢的舞客，安蒂的年輕與豐滿，在舞場裏還是佔着首位，她的風度，絲毫不減當年，而且因了她的冷漠與內心的悲哀，她似乎顯得更爲高貴和神祕，但她究竟是舞女，所以舞客們都喜歡要她伴舞，他們兩人也愈不肯放鬆的追逐她，安蒂的心理與其讓更多的人摟抱，不如只同他們兩個人應付，應付。

漸漸的，在白天裏，他們也來找安蒂了，住址是從舞廳方面打聽出來的。

安蒂討厭他們的煩擾，常常一個人無目的的在街上溜躑，或者是跑到江邊去閒眺，爲了避免他們。

這一天，安蒂知道正午一點半鐘就是他們到她家來的時候，便將門鎖着。仍穿着她的藍布大褂，不施脂粉，淡服素裝的出去。

往何處去呢？她徬徨了。自她的遭遇變得惡劣以後，她就沒有和她所有的同學以及朋友們來往，在學校裏被老師及同學們所最瞧不起，認爲是最沒有出息的劣等生，現在已是大學裏的驕子，至少在社會上，在他們的私生活上，也是一個得意的人物，而被同學及老師們所認爲最有希望的安蒂，竟是一個被人們所賤視，所認爲最墮落的女人，有誰能了解她？有誰能同情她呢？

汽車過去了，灰塵飛到她的眼睛裏來，氣候是異常的乾燥而酷熱。她拿出潔淨的白手絹揩了，沙粒還有反應性，受了高度的壓力，它竟會狂飆的飛起來，然而人呢？我們竟可憐到連這一點反應性也沒有，我們除了適應以外，祇有妥協。

一對對的，一羣羣的人從她面前過去了。然而安蒂是孤獨的，祇有那忠實的，窈窕的身影，寸步不離的跟着她。

「我是多麼的孤獨！多麼的需要真實的友情呀！我是一個沒有愛，失掉了愛的人，我是多麼渴望着一個偉大的，聖潔的愛呀！和我一樣的受着有形的和無形的壓迫的人正不知有多少哩！我需要戰鬥，爲了許多和我一樣的有志的青年和婦女以及一些善良的，正直的平民，就像我奶奶同媽媽一樣的平民，她們才是真正應該享受幸福與快樂的人民，她們才是國家最忠實而可愛的百姓。」

「奇怪！爲什麼近來聽見歡送青年軍的鞭炮聲呢？現在已是八月九日了，而我的入營通知還沒有來。」她又趑轉身到以前登記的地方去問，據該處的負責人告訴她，從軍的名額已滿，自七月十日以後登記的，都

暫不編入營，安蒂恰在不編入之列。

「從軍的青年太踴躍了，直到現在還天天有人來，我們沒有接到命令，也不知道怎麼辦，只好請他們都回去。有些還是從幾百里外的鄉裏趕來的。」他隨又搖頭向他的伙伴說：「中國真有辦法。」那情形彷彿中國有辦法，安蒂也要算其中的一份子，因為她也是志願報名從軍的智識青年之一。

「那末，我們已經檢查合格的人，將來還有沒有機會從軍呢？」安蒂熱切地問。

「恐怕希望很少，規定是十萬人，現在已經是十二萬了。」那個負責人又笑嘻嘻的搖着頭說，彷彿這多出的二萬人是他的功勞似的。

從軍的幻影打消了，連戰鬥的機會也不給她留一個，她的心又開始沉重起來，她需要那同患難的真實的友情，她需要熱烈的有意義的生活，她要把她真實的愛供獻給大家，供獻給一些被生活被惡勢力所壓的人民，但是她不能夠把她的溫懷的壯志拿出來，她只有拿辛酸的媚笑，去博那些罪惡創造者們金錢盜竊者們的肉慾的擁抱。

這一天晚上，安蒂被那一高一矮的兩個傢伙，糾纏得非常厲害，而且在最後一支樂曲奏完了的時候，還想跟她到家裏去，他們都想要得到她，佔有她，把安蒂可給嚇壞了，藉故和謝爾馨有一點事情而避開了他們。

美國人在日本本土投下了原子彈，使受難區域的人民及一切的生物都變成了灰燼。這不但使日本的法西斯軍閥們，駭得魂無所歸，就連愛好和平的其他民族也都震驚原子彈的威力，日本法西斯正處在最不利的境地，因為牠一向諂媚着的蘇聯，也對日本宣戰，不過中國的戰事還在相持的局面下，既沒有進攻，也沒有後

退。

第二天，八月十日了。當商人們還在計算囤積最後一批貨物，以便壟斷市場，刺激物價的時候，夜重慶，在快進入罪惡之夜的一刹那前，勝利，在白日的尾聲中降臨了，那血的夕陽，正象徵着那浴血的軍與無言的人民所忍苦，犧牲而得到的勝利，日本已正式向中國投降，向同盟國投降了，這使中國人不得不感激原子彈的威力，否則那漫漫的長期抗戰，不知還要熬受到那一年！

這天舞場裏是瘋狂的跳躍着，尤其是美國的軍人，他們的態度表現得更歡狂，鞭炮聲一直都沒有停，街頭巷尾隨處響着人們欣愉的高歌，五顏六色，燈籠迅速的在人們手裏亮了起來，小組的提燈會組成了，人們響亮着激昂歡快的口號：公理戰勝強權！同盟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人們瘋狂了，隨處搜着一團，亂跳亂叫起來！重慶瘋狂了！重慶成了火的世界！熱的世界！照空燈從四處向重慶市空照射起來，重慶沒有夜，沒有黑暗；全中國也沒有夜，沒有黑暗，中國是光明了，真是漫漫長夜黎明啦！

舞場裏也沒有夜，他們一直跳到天亮，但是安蒂却在深夜三點鐘的時候，偷偷地跑了出來，她隨着奔流的人羣瘋狂的奔行着，歡呼着，也隨着人們唱一些過時的歡樂的，激昂的歌曲，她奇怪地高興地聽到自己唱歌聲音還是那末甜美而響亮，她彷彿又回到了她的學生時代。

人流是汹涌的，但他們却單純的流着一種心情，那就是同樣的熱情與欣快，安蒂的眼淚都快樂得要流出來了，她覺得這些人都是可愛的，在這人流裏，竟如以前在奶奶同媽媽的面前一樣，適意而溫暖。

突然，她隨着人流湧到自己家屋的巷子口了，向着那黑漆漆的小巷瞥了一眼以後，她似乎忽然感覺到，身體因了狂亂的跑跳與奔跑已經是過度的疲乏了。

她往那一座孤獨的小屋走去，這屋子是一個極偏僻又是路燈光所照不到的地方，她在黑暗裏摸索，午夜的清涼刺激她一度興奮過的身體，她感到微微的一絲涼意。

這君子是多麼的陰深而寂寞啊！她開始爲自己的孤獨而害怕了。

「這就是我們希望的，渴求的勝利，現在是勝利了，我又將怎樣辦呢？」安蒂一路這末想着。

「家鄉！除了那熟悉的黃色泥土而外，還有什麼可以歡迎我呢？沒有財產，沒有親友，更沒有愛情，流浪的單身人現在好回家了！有濃厚熱烈的慈愛在等待着他們，他們將有敘不完的別情，流不完的歡喜的眼淚，我向誰去訴說？向誰去流眼淚？向誰去哭呢？」

「什麼都沒有了！別人慶祝勝利，因爲勝利可以帶給他們安適與快樂，我將看見他們一家家的人回去，兄弟姊妹，母女夫妻，他們是快樂的，他們有事業，有希望，然而什麼是我的事業？什麼是我的希望。我這年輕的生命，充沛的愛情，將如何寄託呢？從此我將更孤獨了，在這異地他鄉將連一個家鄉人的口音也聽不到了。」

「不，我還是有希望的，我還有女兒，我要把路路接回來，我愛她，她將能使我生活。」

她想到了一連串的往事，也憶起了秦璇，她辛酸的抽咽着，忽然自己警惕起來：我這不是瘋子嗎？剛剛快樂得瘋狂，現在竟又哭了起來。

兩個熟悉的聲音，從黑暗的遠處傳了過來，正是魏光明與小洪的聲音，安蒂立刻就知道，他們是到她住宅裏去過的，這兩人不禁使她有些害怕，他們老是寸步不離的追隨着，大有不佔她的身軀不甘心的趨勢，她連忙閃到一家屋簷後躲了起來，她攥住亂跳的心，屏住氣，靜靜的等候着他們過去。

「她媽的，一轉眼就不見了，一定是陪那個喝醉了的外國人到那裏睡覺去了，他媽的，在我們面前還要假充正經人，我就知道她不是一個正經貨。」這正是魏光明的聲音。

「他媽的，外國人有美金，老子有黃金，何必要假門假事的要別人來求婚呢？就干脆一點，誰的錢多就同誰睡好了。」小洪也同樣粗魯的說。

「她對我們太滑頭了，每次來找她都找不到，這半個多月來，百來萬是花上了，小洪，你恐怕也同我差不多。」

「老魏！我想到了一個辦法，要好好地懲治她一下。你說這樣辦好不好？」小洪的聲音變得低沉而神密，顯然是在湊近魏光明的耳朵說話。

突然，他們兩個可怕的大笑起來，隨又聽見魏光明猶豫的聲音說：「這樣辦恐怕不大妥當吧！說出去也難聽得很。」

「別就心，你想這種事情她還會說出去嗎？她還不是將將就就的算了，告訴你，這些事情在她們已不算希奇了。」小洪老練的說。

「小洪，有你的，你一定幹得很多了囉！」魏光明拍着手說。

「不希奇，逢場作戲，不過我從沒有看見過像她這樣假正經的女人就是的，所以非要報復她一下。」這一句話在他們走過的後，安蒂還隱約的聽得見，她的心又被嚴重的警戒起來，這警戒心是她做舞女以後，從沒有忘記過的，因了她的機警與圓滑，她得以平安的逃過許多重的惡勢力，而保持着她潔淨的身軀，就因為她能保持貞操，她也永遠的覺得自己的靈魂是甦醒的。她還有一個夢幻着的迷糊的光明的前途。

她回到家裏，但却怎樣也睡不着，她常常恐懼那兩個人會重新跑得來。那末，她又怎麼辦呢？這周圍的鄰居向來是不過問她的事情的，而且，她的住屋和她的人一樣，也是這末孤獨。

「勝利了，怎麼辦呢？」外面的鞭炮聲和歡呼聲，還是不絕的傳來，她的心裏却是異常的空虛。

她想哭，但她並沒有哭，她祇覺得一切都是渺茫的：「也許我真的應該結婚了吧！我多麼需要能夠真正愛我的，保護我的人啊！並不要他有錢，祇要他是一個學者，一個真有知識的人」。

安蒂因了過度的疲乏，她朦朧的睡着了，幻想把她領到了另外的一個境地：

那彷彿是春天，陽光明媚，安蒂獨自拿着小說，到湖邊的垂柳下讀着，小鳥爲她奏着婉轉的音樂，她心底裏對着那不可知的前途，充滿着燦爛的理想，正像她在學校裏常常說的：她要改造社會！

突然，她的眼睛被一雙強硬的手臂遮住了，她嗅到了男人的氣息，那是秦璇。

她驚喜而略帶責備的喊起來，一方面使勁拉開她的手說：「璇！還不放手，當心有人來看見。」

但是璇却更順手把她的頭捧過來吻着說：「妳放心吧！安蒂，這裏沒有第三個人，整個的世界裏也只有我們兩個人。」

安蒂被秦璇弄得迷糊了，除了愛與恬美而外，她不再感到什麼，她彷彿真的覺得這和悅香甜的世界，是專門爲他們而存在的。

「安蒂，我們結婚吧，將來勝利了回到家鄉，我們好共同創造事業。」秦璇用摯愛而誠懇的眼光，仍然捧着她的臉說。

「你說的是什麼事業呢？」安蒂迷惑的問他。

「教育事業呀！要想根本改革社會，先得從教育入手，現在一般人的氣質都太壞了。」

「當教員無聊得很，中國別的地方需要改進的還多得很哩！比方科學方面啦！工業啦！那一樣不需要改進。」安蒂仍然不同意他的說法。

「但是一個女子只有幹教育事業最適宜，理想太高了，往往是容易失敗的，社會對於女子總是苛刻的，你還沒有看清社會的面貌呢？」秦璇像對小孩子似的說。

「我知道，社會是黑暗而惡劣的。」安蒂裝着很懂事的說。

「但是怎樣的黑暗呢？你却不知道，告訴你，只要我們兩個在一塊，世界也永遠是這樣的甯靜，小鳥也永遠是這樣的歌唱，只有不斷的香甜使你厭倦，我們結婚吧！我們永遠的不分開。」秦璇的手，從她臉上圍到她的腰部了，她倒在秦璇的懷裏。

突然，一個粗魯的聲音爆發了，隨着聲音出現了一高一矮的兩個男人。那正是魏光明與小洪。

「哼！假正經的東西，到底還是把你找着了，這次該逃不脫了，該落到我們手上了！」老魏一下就將她挾在脅下了。

「這次非好好的報復她一下不可，滑頭的東西，竟滑到老子們的頭上來了，也不看看老子們是什麼人。」小洪也在一旁兇狠的說。

老子們憑錢做事從不失敗，就是處長也得含糊一下，難道還對付不了一個女人。」老魏也不停地邪惡的說。

「秦璇！快點救命！秦璇！這兩個東西不是好人，他們要侮辱我，璇！」安蒂聲嘶力竭拚命的喊着，掙

扎着。

但是秦璇不見了，安蒂在自己驚懼的呼聲裏醒來，時間已是上午九時，天已大亮了，街上還傳來疏落的鞭炮聲，可是賣勝利號外的聲音，却壓倒了一切。

安蒂發現自己仍是多麼深沉的愛着秦璇，而在自己空虛無依的時候，他便會自然的浮到他的夢影裏來，她恍然的覺悟，貞操是爲秦璇而保留的，因爲她還有一個隱約的不會說出的希望，那就是希望秦璇還能夠原諒她，愛她，那是多麼的幸福，他們倆個互相的愛着，她穿的藍布大褂，他也仍穿那套青色的學生服，他們兩個都是教員，生活清淡而安寧。他們有共同的希望，共同的事業，共同的理想，而他們又是互相愛着，互相依靠着，他們的前面，只有春天，祇有陽光。

爲了他，我應當保持完整的愛情，保持這一個曾經破碎不潔的身軀，我愛他，即使他不再愛我了，然而我還是要愛他，我要爲他而生存，爲他的理想與事業而生存，我要把錢財積聚起來，到家鄉熟悉的土地上，建立一個學校，最好能在他的學校附近，能够在他的不注意中，每天看見他一次，至少一次，就是他和別的女人入結了婚也沒有關係，當他看見我照着他的理想實現的時候，他一定是喜歡的，至少他的心裏還看得見我，那我就一切都滿足了。

但是，我還是應當把孩子接回來，她是能够永遠陪伴我的。

她穿起了她的藍布大褂，撲素得像她以前學生時代一樣，而且在頭上照從前一樣繫了個白色蝴蝶結，她滿意自己的裝束，向着豔陽輕捷的走出去，她預備到新橋去接路路。

十九 遺棄的嬰兒

每一個路人的臉上，都掛着勝利的微笑。人們好像是相識已久的朋友，彼此再也沒有陌生的感覺，而以歡笑與和悅相對着，似乎只有今天的世界才是善良的，再也看不到一個憂慮或邪惡的面孔。

在不斷的慶祝勝利的鞭炮聲中，商店的門前，已飄搖着大減價的醒目的綢旗，這次的減價並不是像往日一樣爲的是掛了騙人的幌子而招徠主顧，而這次價錢的低減，確實令人驚奇不置，例如：標價五萬元的舞鞋，竟會減到每雙二萬元，而貨色却絲毫也沒有變更。

人們將會過着好日子！安蒂一路這樣想着，這是戰爭勝利的笑，也是生活勝利的笑。不打走日本鬼子沒有好日子過，現在日本鬼子打走了，我們該有好日子過了！

安蒂經過舞廳的時候，那華麗壯觀的舞廳，正在陽光裏熟睡着，綠色窗幔靜靜的遮着那乳白色的，長的落地窗，彷彿防盜賊似的，緊緊的防守着那行將偷襲進去的陽光，安蒂可以想像到，那裏面正保存着一股陰森的，幽暗的氣氛。

安蒂到了車站，車站上早已擠滿了人，因爲是勝利的時候，一些學校，機關，無形中都在今天放了假，街上鬧哄哄的全是人。車站上，也是熙熙攘攘的擠不通。一輛到新橋去的大交通車，載着滿滿的客人，在指揮員的口令下，笨重的向目的地開去，它彷彿老牛似的發出沉悶的馬達聲。

等，等，安蒂接到了一字長蛇陣的最後一個，看情形還要等上兩小時，但是安蒂又不願意放棄這位置，因爲立刻在她的身後，又接上四個人，她只有漫無目的的把眼光向這騾馬中的街道上投去。

清道夫不停地在打掃街道，灰塵而辛苦的臉上，掛着一絲疲倦的微笑。鞭炮的餘燼，在他大掃帚的掃除下，小山似的堆積起來，一座一座地順着馬路邊堆下去，從五顏六色紙的灰中，還嗅得出一股硫磺味。而當另一個賣勝利號外的跑過來的時候，鞭炮聲又在街上響起來，新的紙渣又散滿在街面，於是清道夫又重新的把它們一座一座的堆積起來，就是特做的小山，也沒有這樣壯觀。

一輛紮彩的大卡車載着音樂隊，響着鞭炮，從馬路當中駛過來，人，瘋狂的一直向車站邊擠過來，於是街上的汽車及人力車，都暫時的停頓着不能通行，只等候着這一羣人們擁護着的彩色卡車的馳過。

安蒂在一邊被擠得透不過氣來。突然，音樂響近了，一個高大的男人被猛烈的擠倒在安蒂身上，安蒂也不由自主的被擠得倒在另一邊，當安蒂掙扎的站穩後，而另一個男人也預備向她抱歉的時候，他們倆人不禁同時的都驚得呆住了。

「啊！是妳！安蒂！」那男人拉住了安蒂的手顫抖的說，他的聲音也因了喜悅而顫抖了。

「啊！璇！」安蒂的眼裏，充滿了歡喜的眼淚，她底心不由自主的撲通的跳了起來，狂喜的血液，迅速的流遍了全身，她的臉發熱，她的手滾燙着，她迅速的將秦璇帶到一個衆人擠不到的閉塞的角落裏，好爲他們的重逢談話。

這時，那輛彩色汽車，喧赫的駛過去了，原來是一部替萬金油做廣告的汽車。

在安蒂身後站着等車的人，立刻填補了她的空缺，但是安蒂並沒有注意，她甚至忘記了接孩子的事情。

「這幾年，對於妳的消息，我一點也得不到，我還以爲妳不在重慶。」秦璇用驚喜的目光，注視着她的面孔說。

「這幾年，你還記得我嗎？」安蒂用感激的酸楚的聲調問他。

「我多方面打聽，總得不到你的消息，這兩年我都是在鄒水中學，不過涪陵中學還在要我回去。」秦璇的誠懇，一點也不減於當年的誠懇。

「你爲什麼要打聽我呢？你，你爲什麼不恨我呢？」

「當時，我確實是非常的恨，恨妳欺騙玩弄我的感情，可是過後，我又原諒妳了，而且懊悔着不該寫那樣的信來責問妳，因爲妳的結婚，並不是妳的意志，而是環境的逼迫，只怪我的能力太薄弱了，不能幫助妳的家庭。」秦璇溫婉的說着，在他的聲音裏表現了那末多的自慚與追不回來的悔恨。

「你真太了解我了，不過那也不能怪你的能力薄弱，只怪政府對於公教人員的待遇太低了，安份守己的人，永遠得不到好報酬的。」安蒂激情而憤慨的說着。

「不過，妳離婚以後，爲什麼一直不給我一封信呢？」

「我以爲你不會再愛我了，因爲我曾經使你受了很大的刺激。」安蒂羞澀而負咎的說。

「我愛妳的，我永遠都是愛妳的，當我看到妳同楊雲亞離婚的廣告以後，我是更加的愛妳，但是，我怕妳會固執着不肯理我，所以老不敢寫信來，後來，聽說妳祖母死了，妳生了一個孩子，再就怎樣也打聽不出別的消息了，以後妳究竟是在怎樣生活呢？」秦璇急切而熱誠的說。

「我嗎？我帶着孩子，做了幾年的小學教員。現在，學校因爲經費不足而停辦了，媽媽已在一個月以前死了，弟弟爲了減輕我的負擔已志願從軍，到現在還沒有一點消息。孩子送到育嬰院，我自己也想去從軍，偏偏又勝利了。」安蒂在述說這一段歷史的時候，她不斷地哽咽着。

過路的人們，不住的把驚奇的眼光向他們投射過來，秦璇已被視得不安了。

「我們到一個人少的地方去坐一坐吧！這裏人太多了。」秦璇向她提議。

「那末，到我家裏去坐吧！」

「你的家？你就住在城裏嗎？」秦璇驚奇地問。

「是的，我就住在城裏，離此地沒有多遠。」

他們倆手挽手的走到安蒂的家，那一間破舊的平房仍勉強孤獨的支撐着它將殘的身軀，房間並沒有因了主人財富的增加而佈置得較好；相反的，更因了主人心緒不佳而顯得更紊亂。一月以前老主人親手用的醬油瓶鹽罐上都落滿了灰塵，因為安蒂的伙食是包在飯館裏，她自己並沒有做飯，所以屋裏顯得是凌亂而淒涼，只有一兩雙跳舞的高跟鞋，散亂的扔在牀前。

「這幾年，妳真是够苦的了，安蒂，人生艱苦的路程，已讓妳一個人走完了，妳應該過恬靜平安的日子了！」當安蒂同秦璇一跨進房門的時候，秦璇就將兩手抓着她的臂膀說。

安蒂默默的低着頭，她心裏重又感到溫暖。

「安蒂，現在勝利了，妳預備怎麼辦？」秦璇緊緊地注視着安蒂的面孔說。

「我怎麼辦？」安蒂茫然的說，「我預備把孩子接回來。」

「妳難道不想回家鄉嗎？」

「回家鄉？家鄉沒有親人，沒有財產，我回去幹什麼呢！還不是和這裏一樣，一個人帶着孩子過着孤另另的漂泊的生活！」安蒂不勝憂愁的說。

「你就不想去看家鄉的風景，追尋童年的足跡，去重吻家鄉的土地。我是多麼懷念故鄉的家園啊！」
「爲什麼不想回去呢？可是我回去又能幹些什麼呢？我是被家鄉遺棄了的。」她想說正像被社會，愛人遺棄了一樣，但是她卻沒有說出來。

「你還年輕，你還可以好好地幹一番事業哩！」
秦璇坐下來了，安蒂就坐在他的旁邊。

「我？我還可以幹事業嗎？」安蒂對於這個生疏已久的名詞又重新興奮起來，可是立刻她又頹唐了！

「這是夢！這是幻想，這是一輩子也達不到的。我再也不這樣癡想了。」

「爲什麼？爲什麼呢？我可以幫你達到這個理想，你忘記我們以前說的話嗎？勝利以後，我們要在家鄉的土地上興辦學校，我們將畢生從事教育事業。」

「那祇是你的理想啊！可是我已經被生活逼成了另外的一個人了。」安蒂仍是泄極幽說。

「不，你還是和從前一樣，你一點也沒有變，你還是那末單純與可愛的固執，只不過是生活使你懂得了些理想以外的東西，你答應我，和我一道回家鄉去好不好？」秦璇緊緊的摟着她，吻着。

安蒂瞪眼望着他，一聲也不響，她任他擁抱，親吻，愛的電流又傳遍了全身，她甚至感覺着自己是第一
次和異性接觸，正像他們初吻時一樣。

「安蒂，你答應嗎？你爲什麼不做聲呢？難道你還不願意同我結婚嗎？」秦璇急促的問着她。

「秦璇，這是真的嗎？你真的要和我結婚，你真的要帶我回家鄉？你真的還愛我嗎？」安蒂瘋狂的問。
「真的，安蒂，這都是真的，我永遠的愛你，我的精神，生活，事業都需要你，我們再也不分離了，永

還也不分離了！」

這次是輪到安蒂緊緊的摟着秦璇的頭頸吻着，她一面囁嚅的說着：「我的夢真實現了，我的夢真實現了！」

「安蒂，趁着勝利高歌的火花，我們結婚吧！」秦璇又向安蒂催着說，他的眼裏閃出了異樣的瑰麗的光采，他還是那末年輕，熱誠，漂亮，尤其是比以前更現得可愛。

「結婚？」安蒂猶豫了，她目前是不能結婚的，因為她每晚還要到舞廳裏去。而跳舞的事，暫時不能告訴秦璇，無疑地，他一定會不諒解，但是怎樣才能抓住這幸福呢？她在遲疑着。

「結了婚，我們好一道回家鄉，現在我正同叔父商量回鄉的事情，說不定很快就會走的。」秦璇不等她回答，便接着說。

「不，還要等兩個月才行，因為我還有工作沒有結束。」安蒂遲疑了一會才說。

「什麼工作呢？必須要等兩個月。」

「……教書。」安蒂支吾了半天才說出來。

這使秦璇不禁笑了起來，「教書有什麼要緊呢？你可以辭掉不幹或者另外請一個人代替。」

「不，這裏是非幹不可，因為我已同他簽了合同，」安蒂一不小心，便把她朝夕顧慮的合同兩個字說出來。

「合同？那有教書也要簽合同的呢？」秦璇奇怪地說，他益發覺得安蒂的話語好笑了。

「因為……因為……」她想了半天終於給她想出了理由，「因為媽媽死的時候，完全是他家出錢埋葬的，因此我答應為他的小孩至少教三個月的書，現在是每天晚上為他們補習功課，假使我要中途不去的話

「我一定要賠償他們幾倍的損失。」

「那來這種請家庭教師的辦法呢？同教師還要訂合同。」秦璇懷疑的說。

「他們是做生意的人，什麼事都是以合同來解決的。」安蒂也不禁笑了，她想着這個謊實在扯得不圓滿，但是秦璇沒有再追問，她也就放心了。

「好吧！那就等你合同滿了以後再說吧！真是，把人也當作生意做起來了！」秦璇無可奈何的說。

「何嘗不是呢？現在靠女人吃飯的生意，曉得該有多多少！」安蒂不覺感慨的說。

「你說什麼？靠女人吃飯？」

「比方說：諾大的舞廳！要不是舞女怎麼能開得成。」她不自覺的又在發洩她的憎恨。

「安蒂，我真高興，妳還是和從前一樣，妳一點也沒有變，沒有墮落。」

「你所指的墮落是什麼呢？」安蒂提心吊胆地問。

「比方說吧！妳並有有到舞廳去過那種紙醉金迷的生活，我聽說現在的舞女有很多都是學生。」

「並不全是她們願意的，有許多不都是因為環境的逼迫嗎？」安蒂連忙解釋着。

「其實做舞女，我並不反對，只是她們的私生活太亂七八糟了。」

「也不見得，有些仍然是很好的，我知道。」她差點說出來，自己就是那些潔身自愛的一個，但她忽然又嚥住了。

「妳不懂，有些並不是自己情願的，妳想，舞廳該是一個多末醜惡的地方，舞女是在惡勢力中生活，怎麼能逃過那些色情的眼睛，他要一打了妳的主意，妳就休想逃出他的手掌了。」秦璇肯定而有把握的說，彷彿

佛他也是一個老闆舞廳的客人。

安蒂不信任的，然而又有一點畏懼的笑一笑。

秦璇靜靜的注視她，彷彿把失去的一切都要從她面上找回似的，安蒂仍是那麼韻致，年輕，而且她的眼睛多了一層同情人，了解人的光彩。他覺得他是比以前更愛她，更需要她了。

「璇：假使我做了舞女，你還愛不愛我？」安蒂已看見秦璇的心了，她知道秦璇心裏仍然祇有她一個人，她已從秦璇的眼睛裏看見了一切。假裝用開玩笑而心底却是極認真的態度問璇。

「妳永遠也不會做舞女的。」秦璇用精銳的眼光，在她身上打量一週以後說。

「現在還有誰來逼妳呢？妳的負擔僅僅是一個孩子，我知道我單純的安蒂永遠不會過那種墮落的生活；

……」

「假使……」

「不要再假使了，難道我們的重逢就爲了談這些空話嗎？妳這個可愛的小孩子。」秦璇打斷她的話又接着說：「安蒂，你餓了吧？我們一道出去吃點東西去，回頭我還要同叔父商量回家鄉的事情，勝利了，我們應當早點奠定自己的事業，我們更要早點把我們的小家庭在家鄉安置起來哩！」

「不，不要出去吃東西，今天我來做東西給你吃，算是慶賀我們的重逢，你還記得你從前曾經親手做過東西我吃的嗎？」安蒂高興的說。

「怎麼不記得呢？就是那天我們第一次接吻哩！」秦璇甜蜜而頑皮的說。

安蒂微紅着面頰，深情地看了他一眼，秦璇將她用力地摟住，一面顫抖地說：

「啊！安蒂，多幸福啊！妳終究是我的！我的可愛的人呀！」

「璇，好人，我的夢實現了，我的夢實現了。」安蒂含糊不清地說着，她閉着眼睛裏噙着的欲滴的悲喜交集的眼淚，她是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記憶了，祇知道自己在秦璇懷裏，秦璇的嘴在她的嘴上。

二十 理想的幻滅

五天在勝利聲中過去了，這幾天內，安蒂沒有一天離開秦璇，他們一塊兒做飯吃，一塊兒消磨白天的時光，晚上她仍藉了教書的理由，瞞着秦璇去應付她已訂的合同，雖然她極想把女兒路路接回來，但因為秦璇明天就要離開重慶，她只好暫時攔下接女兒的事，盡量的和秦璇享受這最愉快的生活，只有這一星期的生活，她才嚐到人是需要活着的，生命是可寶貴的。她現在才真正的愛惜生命，留戀人生了，而且還有那樣燦爛的未來，在張着翼等待她。

但是她却有一個隱衷，她怎麼能長久的瞞住秦璇呢？一個舞女，一個被人認為過着墮落生活的舞女，萬一，秦璇知道了她是在做舞女還會不會愛她呢？會不會認為她欺騙了他的愛情呢？會不會輕視她呢？他的家裏，他的叔父，容許他和一個舞女結婚嗎？

「我決定告訴他，他要是真的愛我，他會不顧一切的仍要和我結婚。否則，他要恨我曾經做過舞女，就是結婚後，他仍然會不愛我的，我不應該掩飾我的醜惡，我愛他，我應該把一切都坦白的陳現在他面前。」當第六天清晨，安蒂這樣在床上決定的時候，房門已經砰砰的響了，沒有別人，這一定是秦璇。

一聽見他的聲音，她的心就跳了，那是歡喜的跳。她揭開被，跳下床，還沒有來得及穿大褂，只穿着短衣短褲就為他去開門，高大的乳峰，同健美的大腿，從薄薄的衣褲裏，格外發出一種異樣的誘惑的馨味。

秦璇和前五天一樣，見面就是一個熱烈的擁抱同深甜的長吻，及至發現了她的裝束與她那誘惑的肉體以後，他立即將房門關好，順手將她抱到床上，把被子替她蓋好，自己也往被子裏攆了進去。

安蒂一翻身爬了起來，忙把床頭的藍大褂拿來披上，一面斥責他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隨便呢？我們還沒有到結婚的時候。」

「遲早總是要結婚的，那有什麼關係呢？」秦璇有些羞愧，但仍老着面皮說。

「你怎麼能不尊重我的意見呢？難道因為我是已經結過婚的女子，就能不尊重我的貞操嗎？」她仍是那樣嚴厲而且有些生氣的說。

「好，是我太粗魯了，對不起你，請原諒我。」秦璇嚇呆了似的，規規矩矩坐在床上，一動也不敢動，連連向安蒂道歉。

安蒂看見他的神色也不禁好笑了，重又可憐他起來，他到底是一個道地的正人君子，只一駭就被嚇住了。

「其實，璇，我的貞操是爲你保留的，本來我是一個結過婚已經被摧殘過的女人，不值得你來愛的，但是我已經把那不幸的一段埋葬了，而讓記憶復活到我在學校裏的時候，我願意仍然保留那一顆純潔真摯的心，同一個完整的身軀回到你的身邊。璇，讓我們結婚的時候，多享受一點快樂不是更好嗎？」

秦璇默默地沒有做聲，他深深地懊悔着剛才粗魯的舉動。

「璇，你還怪我嗎？」安蒂把秦璇低垂着的頭捧起來問。

「不，我不怪你，我是更敬重你了，安蒂，你真是一個使人愛而更使人敬仰的女子。」秦璇誠懇的說着，他的態度顯得是那樣的莊重。

安蒂感激地吻着他。

秦璇要坐飛機先到上海再乘輪轉北平，把校址覓好後，由叔父幫忙在教育部替他弄好關係，在家鄉開始創辦學校，首先創辦初中部同小學部，慢慢再辦高中部。飛機在今天下午一點半鐘起飛，所以秦璇今天比平日也要特別來得早，他和安蒂約好，在他的一切籌備就緒的時候，安蒂的合同滿了，立即乘機飛滬轉平，他預備着婚禮等待她。那婚禮當然不是隆重的典禮，不過是稍爲請幾個知己的親戚朋友慶賀的意思。孩子當然是和她一同去，他說過，她的孩子就是他的孩子。

「要不要告訴他呢？今天是最後的一天，要不告訴他，就再也沒有機會告訴他了。而且以後到北平去了，這件事情就永遠也不會發覺了。還是不告訴吧，只要他愛我，我愛他，這件事情不說又有什麼關係呢？」她的話到了唇邊又留住了。

「還是告訴他，我這樣的瞞住他，不是等於騙取他的愛情嗎？」

他倆一面談着話的時候，安蒂一面這樣想，忽然她停住了，一手拉着秦璇的手說：

「璇：告訴我老實話，你愛不愛一個舞女？一個被生活逼迫而靈魂高尚的舞女。」

「我怎麼會愛一個舞女呢？有了妳我誰都不愛了。」秦璇深情的望着她，他奇怪安蒂爲什麼會忽然生出這不許多空想。

「假使我是一個舞女呢？」安蒂追問一句，她面似開玩笑，心裏正盼望他熱誠的回答。

「那我就來和妳跳舞，並且把妳接回去做我的太太。」秦璇和她玩笑似的回答，而且吻着她的面頰。

「璇，告訴你老實話，我真的做了舞女。」安蒂昂起了頭，一股正經的說。

「小傻瓜，妳還想騙我嗎？要是連妳也做了舞女，世界上簡直沒有一個好女人了。」

「好女人！那末我不是好女人了！」安蒂自己忖量着，「這是多麼危險，多麼可怕的字！那末，我告訴了他，他一定會不愛我了。不能，不能，我愛他，我需要他，我要和他一塊兒走，我要偷跑，我要跑出這個惡勢力的範圍。」她考慮了好大一陣沒有做聲。

「安蒂，你在想些什麼？」秦璇又把她的頭托起來問。

「我，我想和你一塊兒走，你能不能帶我也到北平去呢？」她的眼裏閃出了熱情的希冀的光輝。

「你是說今天嗎？」

「今天！」她想了一下，「不，最好是明天，我還要把孩子接回來。」

「不行啊！還是叔父的面子，才替我買到一張飛機票，不過，我可以寫封介紹信給你，讓你去找我叔父幫忙買票，等我到了以後，你再來。」

「真的嗎？璇。」安蒂歡喜得跳起來，抱着他的頸項。

「當然是真的，我什麼時候騙過你的。不過，你有路費嗎？」

「我有，這到不要你耽心。」

「不過還有一層，航委會的飛機，不搭女客，中航公司的才能搭女客，我叔父能不能替你在中航公司想辦法還是問題，否則，我早就替你把飛機票弄好了。」

「不管它，我買黑市票去上海好了！」安蒂下着決心說。

「你再也不顧及合同了嗎？」

「我要顧及幸福哩！璇，你走了，我多寂寞啊！」

「哦是，我們不久又可以永恆在一起了，我們的事業，我們的家鄉，還有我們心愛的人！」他們又捲入熱情的狂潮了，只有呢喃的軟語，甜蜜的吻，熱情的擁抱，世界彷彿是爲他們倆的錦綉花園，一切的幸福，同美妙的名詞，專爲他們設立的，他們忘記去做他們合作的最後一餐飲食。

璇走了，她孤零零地從車站回來，這暫時的別離簡直和永別一樣的難受，彷彿璇走了，把她的夢想同幸福都帶走了似的，她將又去過那種孤獨的糜爛生活。而璇在這裏的時候，她彷彿將一切都忘掉了，她用和善的面孔去應付舞客，和他們假心假意的談着愛情，因此一些舞客又被她迷住了，尤其是老魏和小洪，更被她哄得天花亂墜，也不再白日黑夜的到她家裏來麻煩她了，因爲她同時答應了老魏的求婚，也答應了小洪的求婚，這樣他們才肯俯首貼耳的不關到她家裏來。

一般的舞女，同她比較有來往的舞客，差不多都有口頭的婚約，這婚約的效力就是能使對方在金錢上多爲她效勞，雖然有時候一些比較淳厚的人的身上，貪得一些便宜，但多數却因此而變爲淫亂，那一個逛舞場的不是爲着色情呢？

安蒂從沒有用這樣荒唐的誘惑，去騙取客人的金錢，然而她第一次運用的時候，就碰見壞蛋了。

這天晚上，安蒂照例換上妖豔的服裝到舞廳去，老魏和小洪今天却怎麼竟還沒有來，安蒂坐在她的座位上和謝爾馨低低的談着話，謝爾馨是比從前要富足了，而且還存着十幾兩黃金和一些金首飾，最近她的情人某銀行已經有了三位太太的經理，還預備送她一只鑽戒，她正津津有味地談着，而且還說安蒂的思想太封建了，這種社會，男人玩弄女人，女人還不是可以照樣玩弄男人嗎？

安蒂微笑着，她正預備告訴她，「我已經愛了一個真正愛我的人。也是我從懂得愛情的時候，就寄託愛

情給她的一個人，現在，他還是像從前一樣的愛我，突然她覺得有人在用銳利的眼注視她，她連忙回過頭去，可不是，聞祖培同聞家駒，天！他們的那兩位女伴也是她同班的好友。

『啊！我有幾個同學來了！』安蒂驚喜的向着謝蘭馨說，她忙起身含笑的向她們招着手，但是那兩位女同學不約而同的做了一個輕蔑的神氣，把祖培同家駒拉走了，她看見家駒似乎感嘆的在搖頭，而祖培却彷彿在說，她墮落了！

安蒂羞愧地，頹然的坐下來，她心裏交織着無名的憎惡，她恨不得跑上去質問他們一頓，妳們以爲舞女都是天生的淫盪嗎？都是心甘情願的來的嗎？舞女裏面就沒有一個有靈魂的人嗎？妳們不過是靠得有錢的父兄，才能做一個驕傲的偽君子，否則，妳們想要做一個有靈魂的人都做不成。但是，她並沒有去質問她們，因爲謝蘭馨把她的手緊緊的按住了，祇有她才能了解她，從她緊握的手中，她得到了友情的慰藉。

『何必在乎別人的意見呢？妳若因爲困難而被逼迫做了與妳本性相違的事，那就是別人認爲墮落的事，他就和一般假正人君子一般的唾棄妳，但是這些假正人君子什麼時候曾經在別人的困難裏救助過人呢？人都這樣的，妳何必對人太認真？』

謝蘭馨會盡量的勸慰她。但是，她的眼淚已不自主的流下來，她覺得她已被他們以及不公平的環境侮辱了，她的頭深深的垂着，這到底是誰的恥辱呢？

不一會，謝蘭馨陪着他的情人坐拾子去了，安蒂深深的沉在迷惘中。

『我太傻了！爲什麼要以別人的意見爲意見呢？我的人格遠在他們之上，而且我還要故意的氣氣他們，尤其是她們。』

於是，當老魏和小洪來的時候，他故意表現一股皇后般的驕傲，兩個色情狂者早已成爲他的俘虜，只有更爲他顛倒，而且他拒絕和別的舞客跳舞，專門和他們坐檯子，就像她也是他們帶來的舞伴一樣。

但是，他們就是在舞池裏和他舞到一塊兒來的時候，也沒有對他有一個微笑的點頭，而且露出了不屑的神氣。

第二天，她忙着去接孩子，在車站上等着汽車的時候，她向報販買了一張新民報看，現在是接收工作的開始，大標題上都是報導接收的消息，依照她看報的習慣，是先將所有標題看完，然後再看內容，這時有一個小標題：飛機一架失蹤的消息。

飛機失蹤！他用緊張的心情趕忙的接下去看，「昨午一時許，中航公司飛機一架，載復員工作人三十名，向上海飛去，起飛一小時後，即無消息，恐係中途發生變故，情況不明，正查詢中。」

「這不是璇坐的一架飛機嗎？」安蒂的心裏失掉了主宰，他變得麻木了。「大：希望這不是真的，希望飛機能平安的降落在別的地方，他不會死的，他不會死的。」她默默地重復地這樣禱告着。但是，他的神志却頹喪了，彷彿死神將降臨到他的身上似的。

在悲哀的幻想中，開往新橋的公共汽車已經到了，他在等候汽車的長蛇陣裏，像一架機器似的，隨着人們向購票處移動，拿到一張綠色的車票以後，又隨着人們走向那將要開行的汽車上，他只覺得這是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什麼事情？他已模糊不清，而且也不願意想起了，「他不會死的。」盤据了他整個的思潮。

車上已沒有坐位了，他被一些擁擠的人，擠得連氣也透不過來，拉着車門站的人都有，然而收票員在車將開行的時候，還硬塞了一個上來，自己把行車的口哨吹了以後，也跟着擠上來，因此安蒂險些被擠倒在別

人身上。

搖幌顛簸的汽車，終於把他載到了新橋，他開始悟及他是爲了孩子而來的。路路，活潑可愛的路路，現在不知怎麼樣了，他像一切的慈母一樣，他的心爲行將見面的孩子悸抖着，他或者長高了一點，至少她應該比以前更會說話了。

育嬰院在新橋是最好探尋的，因爲它是新橋最龐大，最華麗的建築物，而且處在新橋的正街上。

果然一幢外表華麗的三層樓，西式洋房，投到他的眼簾了，週圍有平廣的草坪，窗口有綠色樹蔭，矮的冬青樹圍繞着房子種着，另外還種有許多其他的花草，空氣與光線都極好，如果將它改爲一個肺病療養院，一定是最適宜的地方。大門做得像一個雕樓，兩邊粗壯的石柱上，還安着一對乳白色的電燈罩，裏面是裝的多少支光的燈泡不得而知，反正它能在夜晚供給半條街的光線。象重慶朝天門大指揮燈一樣明亮。

就在這雕樓下，設有傳達室，因爲安蒂是來領取小孩的，所以不需要填會客單，而由門房直接領到主任辦公室，於是安蒂就進了那座西式洋房的最下一層。

他踏着光滑的地板隨着門役前進，地板簡直和舞廳裏一樣鮮豔而明亮，他已不再爲孩子而擔憂，果然這真像人們說的那樣好，這樣舒適而愜意的環境，孩子在這裏一定是愉快的。

主任是一個矮胖的女人，紅紅的面頰上，架着一副眼鏡，對人極和藹，令人想像得到他是一個老於世故，豐於經驗的人。當安蒂把接孩子的條子取出後，他立即叫另一個工役去請張護士張小姐來。

不一刻，一個笨拙的，難看的護士小姐在門口出現了，他竟是一個噁舌的小姐。

「你就是路路的媽媽嗎？真好極了，你是來她領回去的吧！我勸你還是早些把他領回去，這孩子在這裏

住着不好。」

「是不是他太調皮了。」安蒂想起了那一個整日唱歌，講話，胡鬧的孩子，猜到他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一定要吵得更厲害。

「你跟我來，他現在正在外面坐着的。這孩子不知怎樣，他簡直不遊戲，一天到晚就呆呆的坐着。」安蒂急急地跟他走去，他們經過了孩子們的寢室，一張張紅木小牀，同潔白的帳褥從眼前閃過，又經過孩子們的飯廳，那矮的桌檯，也是整潔而規矩的擺着，到處看不見一點垃圾，像隨時都準備着別人來參觀似的。

安蒂無心看這些，他的心已飛向路路了，他急切的想抱他，吻他，讓他胖白的小手，再來摸着她的面頰。

據張護士告訴他，裏面的孩子一共有十八個，最大的不過五歲，最小的一歲，這時那些孩子已展現在他的面前了。

他們的服裝簡直使她好笑，孩子們像小兵似的，全身穿着草綠布的衣服，光着腳穿雙鞋子，鞋子也是草綠布做的，這些孩子都像呆子似的，坐着的就坐着，站着就站着，一動也不動。安蒂一心一意的在找尋自己的孩子。

張護士知道她的意思，指向一邊靠門角落坐着的孩子給安蒂看：「那不是路路嗎？」一面大聲喊着：「路路，你媽媽來了。」

安蒂連忙向門角落裏的孩子走去，孩子睜起遲鈍的眼睛，將安蒂狠狠的盯視以後，忽然哇的一聲大哭起

來。

安蒂抱起相別二月的孩子，孩子黃瘦了！圓臉頰扁了下去，烏黑而無神的眼睛深陷着，小鼻樑高高的突起，孩子並沒有長胖，反現得弱小了，只是頭髮長長了些。

孩子倒在她的肩上，沒有叫喊，只是哭泣，安蒂的眼淚不自主的滴下來：「我可愛的孩子，是媽媽害了你。」她拍着孩子瘦骨嶙嶙的肩頭，孩子仍不住的哭着。

張護士拿了一個小橈子給安蒂坐，安蒂將她疲乏的身子安放了，一面從皮包裏拿出預先買好的糖同餅乾。：「路路，別哭了，吃餅乾。」她拿了兩塊給路路。路路一手接了一塊就預備吃，但她望見張護士那白色的背影時，她又畏縮了，只將餅乾拿住，小眼睛像做賊似的，不時從餅乾上偷望到張護士的身上，而餅乾始終不敢送到口裏。

「好孩子！你吃吧！媽媽這裏還有。」安蒂看見孩子想吃又不敢吃的像，不禁又難過起來，便鼓勵他吃。孩子咬了一口，但一看到張護士回過頭來的時候，連咀嚼也不敢了，安蒂奇怪地望着張護士，護士極警覺地說了一句：「吃吧！路路。」孩子才貪饞的把餅乾吃了，安蒂又給兩塊他拿着。

旁邊的孩子像叫化子似的圍着，安蒂因爲沒有多帶餅乾，祇每人分了他們兩塊，他們也都像獲得至寶似的吃着，安蒂不禁想着：「這都是一羣無罪的可憐的小生命，被人從愛的圈外拋出的孩子！」

張護士告訴他，路路似乎有病，但飲食並不壞，只是一天比一天瘦弱呆板，也不知是什麼緣故，他終日

的坐着，不說話也不吵鬧。

安蒂奇怪他做護士的人，竟會不知道孩子的病因。

「恐怕要送到醫院裏去診治一下才好。」這是張護士向他的建議。

「謝謝妳，我一定會替他診治的。」安蒂冷淡的說。

「還是領回去的好。」護士嘮叨着。

「當然是領回去的，否則……」安蒂想說否則死了，你們還不知道孩子是生的什麼病死的。但他沒有說出來，那究竟太不禮貌了。

護士在送他出門的時候，一路不停的告訴他，他們院裏從主任一直到廚房共有三十二個人，有八個護士輪流的照護孩子，而且還預備引他去看一個最胖最活潑的專門訓練出來，向參觀者眩耀工作成績的孩子，但是安蒂拒絕了，因為他已看見了多數和路路一樣的孩子，不需要再去看那一個假標本。

孩子沒有一點歡笑，靜靜的像傀儡似的隨安蒂擺佈，他不再用肥胖的小手來摟着安蒂了，而是安蒂把他瘦弱的小手抓到自己的頸項下。

一路上，安蒂不停的和孩子說話，但孩子却像啞叭似的一聲也不響，安蒂疑心孩子已變成啞叭了，立刻他證明孩子或者不是啞叭，因為孩子的耳朵還是極靈敏，而且能够聽懂他的每一句話，當他問孩子：

「爸爸打過妳沒有。」育嬰院裏孩子們都喊護士小姐做爸爸。孩子立刻把小手伸了出來，而且眼裏露出了恐怖的眼光，安蒂把孩子的右手推開了，孩子又將左手伸了出來。

「可憐的孩子，媽媽不是要打你。」從這裏安蒂推想到孩子兩月來所受的罪了，他的眼光，因畏懼責罵

而變成遲鈍，兩頰瘦削，兩眼深陷，致使鼻樑高高地突起，除了手中的餅乾與糖而外，對於一切事物都不感到興趣，他貪饞的吃着。

「路路！你不記得媽媽了嗎？你喊一聲媽媽呀！」

孩子睜起遲鈍無神的小眼，懼怯地望了安蒂一下，沒有做聲。

「好孩子你喊一聲媽媽，媽媽給糖你吃。」安蒂拿糖引誘着孩子，孩子的糖已經吃完了。

孩子伸出了瘦弱的手來拿糖，仍舊是一聲不響。當安蒂把執着糖的手縮回去的時候，孩子也把伸着的手縮了回去。他是那樣的害怕與懼怯，他已不敢要糖了。

「好寶寶！好心肝！你拿去吃吧！我的孩子受了委屈了！」安蒂用掛着淚水的面孔，貼着孩子瘦削的雙頰，他的兩手緊緊將孩子抱着，好像說：媽媽再也不離開你了。

下了車以後，安蒂趕緊將孩子送到醫院裏去，醫生說：孩子日間看不出病來。但顯然他是有病的，而且很是嚴重，必須住院好詳細診查，於是孩子被放在醫院裏了，直到晚上六點鐘以後，孩子模糊地睡着了，他才擔憂地沒精打彩的出來。

「我此後真應該做一個好媽媽，爲什麼我連一個好媽媽都不能做呢？社會虐待我，有什麼理由也要虐待我的孩子呢？希望璇坐的飛機沒有失事，不應該失事的，他不應該有這種命運。那末，我便可以帶着孩子和她在一塊兒生活了，那麼簡單而理想的生活！再不看見這些邪惡的眼睛與猙獰的面孔了，再看不到育嬰院裏那個紅胖胖的主任與這樣病弱的孩子了！」

天空裏已在下着霏霏的細雨，已經是昏暗的薄暮，氣候是潮溼而悶熱，正像安蒂的心裏一樣，永遠結着

一個愁悶的結。孩子的病，璇的安全，雖然自己替自己虛構了一個理想的境地，但是誰知道那不可知的命運，又將怎樣地來捉弄這孤寂的女人呢？

她今天連晚飯也沒有吃，午飯僅僅是吃的一碗麵，但是他一點也不覺得餓，他根本就沒有想到吃東西。他回到家裏，換上了豔服，披上了雨衣，雨衣是紅色的，當他對着鏡面帶着雨帽的時候，鏡裏一個憂愁美麗的面孔使他驚住了，「天！假使我是一個麻癩的女人，或者還要比現在幸福吧！至少我不會穿上這些囚衣，帶上這樣的枷鎖吧。」他恨不能把帽子給撕破了，然而，他祇緊緊地抓了一把，却仍把它戴好了。

「別人說：舞女都是沒有靈魂的人，除了金錢以外，什麼都不認得。那麼，我就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舞女了，幸而還好，我並沒有做高等妓女，專門以結婚做要挾，迷取別人的金錢。但是，我終究是人們所唾棄的，沒有靈魂的人。」安蒂儘這樣神經質的想着，他的心在這熱燥，煩悶的空氣裏，開始變得瘋狂了。

「假使秦璇死了。」他恐怖的想着，「不，不會的，不會的，他不會死的，他不能死的。」她的感覺裏隨又這樣緊張的叫喚起來。「那末，我……我……我怎麼辦呢？」「難道我願意讓那些金錢的魔鬼來侮辱我的身體嗎？」「那末，同着孩子活下去。」「天！那寂寞的日子該是多麼長啊！我怎能有勇氣活下去呢？」「他死了！我的理想也跟着埋葬了，我那僅有的一點光明也熄滅了，這黑暗的世界，怎能讓我這受盡磨折的人，單獨生存呀！」

他愈想愈掉人恐怖的深淵了。

「假如孩子死了呢？」「他也不能死的，我沒有好好地做過一天母親，在媽媽照顧他的時候，他是一盞星眸而活潑的孩子，媽媽死了，我一天也沒有照顧他，就把他送走了，他沒有一點罪，但却在兩個月內受盡

了病與責罰的折磨，是我害了她，我一定要好好地培植她，她將是我的生命，我的希望，她是一生下來就幽着虐待的，爲什麼她要在踏進人間的第一天，就要做一個無父的孤兒呢？」

天色更昏暗下來，然而淡黃色的電燈光却粉飾了黑夜，安蒂因爲要避免在擁擠的人行道上走，經常都是走在寬大的馬路上。

佔據他腦海的，只有璇同孩子。此外，就是一個恐怖地死。她並沒有注意一些無聊的遊蕩者，是在如何的驚奇她的豔麗。

一輛淡綠色的新型別爾克小轎車，在她身旁停了下來，她本能地向旁邊人行道上閃了過去。

「喂！安蒂，好漂亮呀！你是到舞廳去的嗎？」汽車間裏伸出了一個穿西裝的年青人的頭，向她招呼

安蒂吃驚的回頭望着，那正是老魏，小洪在他的背後，正盡量的在伸長頸子。

安蒂微笑的點點頭，那笑，正和她昔日用在他們身上的一樣，痛苦而不自然。

「來吧！坐我們的汽車去，我們正是找你來的。」
就這樣，安蒂被擁上了汽車。

在舞廳裏，安蒂被痛苦麻木着。他們向她調笑，追問她結婚的日期，安蒂痛苦的敷衍着，他們在興高采烈中叫來了很多酒，香檳，白蘭地，啤酒，安蒂一杯一杯的喝着，「我是一個沒有靈魂的人，璇死了，孩子生着嚴重的病，然而我却在這裏和貪官，奸商們談婚姻買賣，這些社會的蠹蟲，這些黑暗世界的創造者。」

他們愈喧噪不休，她愈是一杯又一杯的喝着，企圖麻醉自己。最後，她拒絕他們的邀舞，她已經昏眩了。
老魏再也不瞞着小洪，她拉住安蒂的手站了起來：「小洪，你先在這裏坐一會，我先把她送回去，她喝醉了。」

滑頭的小洪，當然知道老魏的目的，她醉了，當然他可藉此機會達到佔有他的目的了。

「我來送他回去就是啦！你在此地多座一下，」

「不，還是讓我去的好。」老魏固執着。

「我去不也是一樣嗎？」

「告訴你老實話吧！他是我的未婚妻。哩！」老魏索興老着面皮說。

「他答應同我結婚的。」小洪不信任的對老魏說，他不相信安蒂會答應他，在金錢上競爭的話，老魏要比小洪遜色。

比小洪遜色。

「我相信她一定是騙你的，她剛才還在和我談結婚的計劃。」

「我們還預備到上海去度蜜月哩！」

「這傢伙，她怎麼能同時答應和兩個人結婚呢？」老魏的妒性上來了。

「媽的，我知道了，她完全用的手段，我們倆人都上了她的當，被姘騙了。」狡滑的小洪立刻洞悉了安蒂的計謀。

安蒂的計謀。

老魏由妒恨中恍然的大悟了：「無怪乎她堅持要我把婚約對你保守秘密！」

「對我何嘗又不是用的同樣的手段呢？」

「媽的，咱們走，讓她醉死算了。」老魏望着昏沉沉的安蒂說，她正毫無所覺的匍在桌上。

「錢用了這末一大堆，可不能這樣白花的，遊過多少碼頭的人還會上她的當嗎？」小洪陰險地，憤憤的說：「走，咱們送她回去。」隨向老魏丟了一個眼色，老魏立刻領悟的點了頭，會了鈔，便一邊一個的把安蒂夾進汽車裏。

他們的計劃是預備把她送到家裏的，但中途又改了主意，他們直向華安大旅館駛去，安蒂毫沒有感覺，她醉得像個死人。

雨下得正大，這是悶熱以後的暴風雨，淡綠色的小轎車，載着兩個社會上的惡魔，向黑暗的角落駛去，他們正預備去毀滅一個生活在掙扎線上，而始終都在被壓迫的女子。

旅館的茶房，是一切罪惡的庇護者，只要有錢，他能替安排世界上最污穢的事。於是這兩個製造罪惡的人，把安蒂帶到了一間房裏。

他倆會意地笑了笑，老魏的臉有點紅，他還是生平第一次幹這種事情。小洪說：「你不要害羞，讓我來幹給你看。」於是，安蒂被宰割了，她雪白的肌膚，毫無羞澀的陳在床上。

咀咒誰呢？一切罪惡都是在黑暗裏進行的，金錢與惡勢力操縱着一切，它為安蒂安排了這樣一個羞辱而殘酷的命運。

安蒂在他們倆過度的性慾震動下醒了過來，他們倆正在姿情的獠笑着，而安蒂正赤條條的睡在他們中間。「你們在乾些什麼？」她慌張的爬了起來，厲聲的責問他們。

「噢！她醒了！」他們輕鬆的談着，而且笑得是那樣的得意。

「你們是人麼？你們簡直是禽獸，他慌忙的摸索自己的衣服，但却怎樣也摸不到，忽然，他的手觸着床頭開關，他就將燈開了。這時，更使她憤恨得無地自容，因為他們也正是一絲不掛的睡着。

她穿上了自己的衣服。安蒂簡直要瘋狂了，她不曉得是哭，是罵，還是笑，她已經不是人了。她是一匹發了瘋的野獸。

「事情已經過去了，不等於沒有這回事一樣嗎？反正，妳們是不在乎這些事情的。」小洪慢吞吞地說，怡然的望着她，慢慢地穿着他的內衣褲。

「不要臉，無廉恥的東西，國家養你們這批人，就是讓你們多做一些壞事，多欺侮一些可憐的人嗎？放着公物不運，讓你們運私貨，就是要多賺錢，多造罪惡嗎？仗着勢力不顧國家的利害去盜劫金錢，到處玩弄女人，敲榨善良的老百姓，有了你們這一批腐敗的東西，中國怎麼能強？」

「不要這樣，中國就是這末一回事，大家都這樣，妳又何必認真呢？」老魏悠悠地說着，他從容的劃着火柴含了一根香烟在口裏。

「你們才是世界上最不講臉，最不知羞恥的人，不要以為我被你們欺侮了，就可以得意，等到你們的金錢不再能為你們支使的時候，你們的姐妹也同樣的要受着別人的蹂躪，因為還有許多像你們一樣的人在等你去侮辱他們。」安蒂像炸彈般瘋狂的暴發着，她已忘記了這是半夜。她的叫罵把鄰房的人都驚醒了，茶役在慌張的敷衍客人。哄着客人們，只說是兩口子在吵架。

「住嘴，妳這個賤婊子」。小洪不能再按住他粗暴的性子了，安蒂的叫罵正觸怒了他，他剛巧還有兩個

年輕的妹妹。

安蒂狂暴地衝了過去，照着小洪的嘴上猛烈的一掌，婊子！她的神經裏再也裝不下這兩個字了，她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同他們扭打起來。

房門口不知什麼時候圍滿了人，連窗子也被擁擠着的人推開了，黑壓壓的全是人頭，投着奇異的或者說是輕蔑的眼光。

茶房假意地把他們拉開了，安蒂疲弱的坐在地上。

「哦！原來是一個妓女！」看客們交換着說，她更從話語的後面聽見了輕蔑的不屑的笑聲。

「喂！小王，這又是你的好材料，明天又可以在報紙上大登了。」不知是誰在向一個小個子的青年建議，那小個子青年正是某報館的記者。

「妓女的皮肉是賤的，多挨兩下打有什麼關係。」這嘲笑的聲音，像海浪一樣的送到她耳朵裏來。

「她凶得很咧！是她先動手的。」另一個聲音又送過來，彷彿罪惡都是她造成的。

他爬了起來，連雨衣也沒有拿就衝着人羣出去了，她不覺得那是人，她只覺得那是狼，是狐狸，是同老魏和小洪一樣殘殺着人們，凌辱着女人的禽獸。

外面的雨下得正烈，她的頭髮被散着，臉孔是溼的，不知是淚水還是雨水週身透溼，她無目的地在雨裏狂奔着，時間是怎樣過去的，她也不知道，只知自己是一個被人姦辱過的女子，是一個被大家所公認的妓女。

他沒有想到回家，她忘記了她是還有家的，她沒有注意到警察對她的奇異的眼光，更沒有想到自己狼狽的形狀。

「璇！你還愛這樣一個女人嗎？一個不貞的舞女。」

「不，一個妓女！被那麼多黑厭厭的頭，那麼多輕蔑的眼睛所公認的妓女！」

「一個將在明天的報紙上，載着一切污點的妓女！」

「璇！你還愛她嗎？她是一個妓女呀！」

她又聽見了嘲笑的声音，「妓女的皮肉是賤的，多挨兩下打有什麼關係。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聲浪像萬馬奔騰的湧過來，他昏倒在雨地裏，在路上了。

等她醒來的時候，她發現自己被安放在一個白色潔淨的屋裏，這是一個醫院，當地詢問護士小姐的時候，知道這正是她孩子所住的醫院。這是重慶唯一的一設在鬧市中的一個醫院，但這護士不等她詢問完畢就匆匆地走了，因為是交班的時候，有另外一個護士來代替了她。

另外又有一個護士走來，她像找尋什麼似的，一邊向這一個代替的護士說：「昨晚死了一個嬰兒，怎麼通知去了這末久，他家裏還不見有人來呢？」

安蒂像觸電似的驚住了，她慌張的接着問：「誰？那嬰兒叫什麼名字？」

那看護不經意地看了她一眼，隨便地說：「叫羅路路。」

「羅路路！」安蒂一下從床上爬了起來，安蒂讓飄浮的身體帶着她昏惚的頭，伸出顫抖的手，神情緊張的拉着護士的手說：「羅路路在那裏？路路在那裏？」

護士奇怪地望着她說：「你認識她嗎？」

「她就是我的孩子呀！」安蒂聲淚俱下的說着。

兩個護士交換了一眼，似乎說：她太激動了，這對於她的病是不好的。隨後那護士用同情的口吻說：「那末，你跟我來吧！」

孩子已不在昨日的那間嬰兒病房了，她是被 生命令搬送到隔離遠遠地死人房裏去了。

安蒂隨着護士經過了病房，又通過一個廣場，雨是一夜都沒有停，天色陰沉得可怕，護士張着一柄大傘遮着她，但她的衣服仍又重新被雨水浸溼了。

護士將死人房的門用鑰匙開了，指着中間的一張冰鐵床說：「那就是你的孩子，再要沒有人來領去埋葬，醫院裏就預備把她埋了，天氣不好，不能久放。」

但是安蒂一句也沒有聽見，她瘋狂地撲將過去，掀開了那裏着孩子的白布，孩子灰色的小臉緊緊地綑着，嘴唇和臉色一樣的慘白，小眼緊閉成一條縫，孩子無聲無響的純綿的睡着，就像她在育嬰院時不聲不響的坐在門角落裏一樣，也像她睡在病床上的時候，靜靜的睜着兩隻深陷無神的眼睛一動也不動的一樣。不過，她現在的眼睛是閉上了。

安蒂瘋狂的抱起小孩親吻着，但是孩子是冰涼的。

「妳不要同她親吻，他已經死了」，護士謊張的說，她不知在什麼時候已帶上了白色的口罩，連鼻子都遮住了。

「她沒有死，我知道，妳告訴我，她是睡着了。她從育嬰院出來就是這樣的。」安蒂亂搖着頭，她的神經錯亂了。

「她是死了，昨天夜裏，熱度很高，她沒有來得及診察出是什麼病，她就死了。」

「不，不；她不會死的；她不會死的！」安蒂抱着孩子吼叫着往外跑，護士拚命地把她拖着，又來了兩個工友才幫忙把孩子從她手中奪了下來，剩下一塊包孩子的布，她當孩子似地抱着，往雨地裏，往醫院外面衝出去了。

「快追她，快追她。」護士叫喊着。

「算了，小姐，不要追她，她是個瘋子。」偷懶的工友，望着那傾盆的大雨，這樣推託着。

「她也是醫院裏新來的一個病人呀！」護士發急地說。

「已經去遠了，就是追也追不到了。」另外一個工友向雨地裏張望着，除了喧嘩的大雨以外，只看得見那靜靜的與院外隔離的一道圍牆。

安蒂抱着一塊白布，一直向外衝去。她想着：「我要回家。是的，我當然要同着孩子回家的。」於是，她向家裏奔去。

門是鎖着的，正和她昨天離開的時候一樣，她進去了，但是她又遲疑了。「不對，這不是我的家，爲什麼沒有看見忠厚的媽媽呢？還有奶奶和着那補不完的破襪子、破衣服，還有一天到晚咕咕呱呱訴說着學校事情的弟弟？」

巷外街頭的汽車喇叭聲使她驚覺了，「哦！這是重慶，我多糊塗，他們是住在南岸的。」她像一個頑皮的學生，拍着自己的腦袋，她笑了。

她彷彿走錯了屋子似的，懊惱的走出來。這次，她忘記拿白布了，她完全回復了少女的心情，她要回家去。

雨盡量的在摧殘她病熱的身軀，她也沒有注意，她一直到了輪渡碼頭，收票員看見她狼狽不堪的形像，也沒有找她要票就讓她上船了。

船是上水，要半點鐘才能到，她像昔日的習慣一樣，靜靜的倚着欄杆，俯視江水，在她旁邊正有兩夫婦在看着晚報，忽然女的叫起來：「看，又是飛機一架失事！」

「飛機失事！」安蒂的神經又被觸動了。

「這裏還有名單咧！」男的接下去說。

「有秦璇嗎？」安蒂突然地問。

「看看，嗯，有一個秦璇，是秦始皇的秦，璇轉的璇。」男的點點頭說，而且預備把報紙指給她看。

「他是不是還活着呢？」安蒂不知自己在說些什麼，她想秦璇是不應該死的，不能死的，昨日的觀念已深刻地映在她的腦筋裏了。

「不，這上面都是公佈的死人名單，連駕駛員都死了。」那男的仍忠實地報導着她的消息。

「看哪！這裏還有一則消息，昨天晚上華安旅館有一個妓女，據說就是某舞廳的皇后，半夜去敲詐客人的錢，還打那客人的嘴巴子……」那女的又大驚小怪地向着男的說。

「什麼皇后，舞女就是妓女，有了這些妓女，社會簡直不成樣子了！」

「妓女！妓女！」

「黑壓壓的人腦袋！」

「輕蔑，不屑的眼睛！」

「怎麼這些人全都望着她呢？」她又望着水面，「我是回家去的，那家是在遠遠的北平，我不是就要到了嗎？」

她呆呆地凝視着水，水裏，她的童年在跳躍着，爸爸正拉着她的手教她說英文 Good by！她的手快要給爸爸拉酸了。

奶奶在破衣服上打補釘，看見了安蒂取下了老光眼鏡，笑嗲嗲地說：「安蒂，妳今天又帶了饅頭給我吃嗎？」

媽媽正提了一大桶水回了：「不要妳幫忙，安蒂，我提得動，妳去歇一下吧！」

「姐姐！姐姐！秦先生來了，秦先生真好！」弟弟拉着她的手拮呱地說。

秦璇羞紅的面孔在水面出現了，他喘喘的伸開了手向她說：「安蒂！我愛妳！」

「但是我是一個舞女哩！」安蒂在心裏回答着。

「是舞女我也愛妳，我找妳多久了呀！」秦璇誠懇熱情的面貌在水中浮沉。

「但是，我是一個妓女，一個不貞潔，被人姦污過的女人！」

「妳的靈魂是一張潔白的紙呀！我愛妳的靈魂。」

「我還有一個孩子呀！我的孩子病了！」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她沒有病，她好好地活在這裏！」

水裏的孩子閃着潤的面頰，向她搖着小肥手拚命的喊着媽媽，於是安蒂大聲的笑了，她笑的聲音是那樣的淒涼可怕，以致全船的人都向她投着驚異的眼光。

「她是瘋子！她受了刺激！」

「我早就知道她是一個瘋子的！」

全船的人都在竊竊的私議着。那一對男女更因為她是瘋子，而向一邊閃避開去。

安蒂本能地回過頭來，她接觸了那末多奇異的眼光與黑壓壓的頭。

「你看，他們都在那樣看我，我是人們公認的妓女。」

「別理他們，安蒂，他們是狼，是狐狸，他們要宰割你的。」水裏秦璇的影子，突然變大了，「來吧！這裏多愜意！這裏有着溫暖的家，有你自小失去的爸爸，有你清潑的孩子，有你的愛人！有你想像的世界，有藍天，有花園，我們可以像魚兒一樣的適意，游到那遠遠地長江盡頭就是寬闊的海，再沒有什麼可以來騷擾你，欺侮你了！」

「啊！璇！你是真的，真的愛我嗎？」

「我是永恆地愛着你的，親愛的！我們再也不分離！」

水被沖破了，激起了一朵浪花，安蒂向水底深處去尋求她底美夢了，她永遠告別了人間。

船繼續地行駛着，只不過替人們又製造了一件新聞。

有個女人失足落水，無法援救。

無情的浪中多了幾個泡沫。

悲慘的人間少去一粒塵沙。

山城在爵士音樂聲裏狂奏着人生舞曲。

——完——



安蒂小 姐

基本定價六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陶 冰

發行人 陳 獨 舉

發行所 世界文化出版社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二〇六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付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國家圖書館



001708396



5

神州圖書公司3

Sun Chau Book Company
32, STANLEY ST., H.K. TEL. H-235404

原址丹利街三十二號

電話：二二三五

籍